

爲 了 愛

趙景深 著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我因為愛欲，所以創作。

——有島武郎

序

我也有創作集要出版麼？這真是一件誰都想不到的怪事。平時大都是做一點介紹的工作，所以某雜誌有人稱我爲『以翻譯安徒生童話而出名』，現在翻譯柴霍甫而成功的趙景深先生。』（這實在不敢當，後來Q雜誌以之爲嘲笑的資料，就更不敢當了。）現在又頗想專從文學原理和文學史方面努力，所以創作就更少了。在這五年以內（一九二三——二七）只做了二十篇左右的故事，能不能算作小說，連我自己都不敢說，就算是故事罷，我選出十三篇自己稍覺看得過去的，彙成這一本集子。我是一個笨伯，素來不會創作，只把自己的經歷或是眼見的事實敘述出來就是。本來想要題個總名，叫做真實的故事，恐

怕這書名要與內容一樣的笨，不願牠們內外媲美，所以便割捨了。

這十三篇東西，其中有五篇會在新文化書社出過單行小本，題爲失戀的故事，不過我不曾得過他們金錢上的酬報，只得過五十本書，因此可以收集在這裏。本來失戀的故事裏，還有一篇情書，因爲那一篇是我無中生有的幻想，不是實事，恐怕以假作真，魚目混珠，便把情書摒絕於真實的故事以外，不曾收了進去。原書出版後，曾承汪儷然先生在申報藝術界上賜以美評，並蒙過獎我的輕雲，我在這裏誠懇的感謝這位不相識的朋友。這五篇現在都收在失戀這一部分內，另外還加上一篇從未發表過的蒼蠅。我並不是有心要請看過失戀的故事的朋友們來破鈔，把這五篇重看一遍，實在因爲這本集子也許可說是我的小說全集，將來是否還能創作，連我也不知道，所以只得收進去了，與我一樣連買書都買不起的『窮人』(Biednye Ljudi)們，請原諒我

這自私者的一番微意！

霍威爾士 (W. D. Howells) 盼望他的作品能刊在有名的大西洋月刊上；我也很希望我的故事能刊在小說月報上，我想很光榮的像孩子般的驕傲着說，這本集子裏的紅腫的手槍聲梨花與海棠梔子花球都是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的。其中的紅腫的手並曾選入小說月報叢刊第六十種內。

失散有一節描寫紹興南鎮的市集和古蹟，本與全篇結構無關。我因為過於喜歡那地方色彩，便不會割去。有人說這篇小說前半像遊記，就算是遊記罷。行路難也似乎瑣碎一些，不大願到結構；不過自己經歷總是覺得有味的，雖然這滋味是恐怖和驚嚇。親愛的讀者，請再恕我這個自私者一次。

梔子花球是想以梔子花珠來象徵小母親的，也就是用環境來襯託

女主人公，作爲相似的對比。所以梔子花球由將萎謝而至於顛抖着，而至於披上夜神的黑紗；而小母親也由有病而至於傷心，而至於哭泣。因爲寫得太短太懶，所以在這兒添上幾句笨伯的解釋。

蒼蠅會構思三年，本想學小物件做一部大傻子此意並曾告訴過幾個朋友。終於因了自敘傳一類的東西沒有回旋的餘地，而我又過於老實，結果寫成很不起勁的畸形物，一點也不能感動人。蒼蠅只是上半部，（但却自爲起訖，首尾照應。）下半部寫初次當教員的笑話，也就沒有勇氣寫下去了。幾次想寫，幾次又把筆攔了下來，正不知何年何月，方能續作下去。小說寫長了，我真沒有那樣的忍耐力。這篇蒼蠅描寫上似乎不大用力，但將失業與失戀錯綜的寫着，結構上却是費了一些安排的。

寫小說最苦的是取材，我常因別人的作品引起我寫小說的靈感，

『是的，我也遇着相類的事！於是在看過郭沫若的橄欖以後，便接連的寫了漂泊部分四個連續而又各可獨立的短篇；（失散燒餅行路難梔子花球）又在看過周作人的西山小品以後，便哀憐到迷信的遠房的嬌嬌，寫了一篇嬌嬌的兒子。

這個集內以燒餅銅壺玉漏梨花與海棠文筆較爲輕鬆活潑，不愛看我嘮嘮叨叨老太婆腔的，我介紹這三篇給他。

戈斯（Edmund Gosse）的創作只有一卷詩和一卷自敘傳體的父與子；我的創作也只有一卷詩集荷花（開明書店出版）和這一卷小說梔子花球；這只是在量上相同罷了，在質上是不敢妄加比例的，請聰明的批評家不要又以爲我在『引證外國的文學家來裝潢「門面」』，說得像煞有介事。』

荷花是編年的；梔子花球如果也按年排列，應該是這樣：紅腫的

手靜穆槍聲（一九二三）
屨氣裡的婚禮（一九二四）
梨花與海棠輕雲
嬌嬌的兒子銅壺玉漏（一九二五）
失散燒餅（一九二六）
行路難蒼蠅
梳字花球（一九二七）
。現在爲便於閱覽起見，分爲漂泊失戀人間這
三個部分。

一九二八，八，一五。

目錄

失散	一
燒餅	二五
行路難	三九
梔子花球	六九
蒼蠅	七七
屋氣裏的婚禮	一四三
輕雲	一五九
靜穆	一七一

銅壺玉漏·····	一七九
梨花與海棠·····	一九七
紅腫的手·····	二一三
槍聲·····	二二七
嬉嬉的兒子·····	二三九

標

泊

失 散

『妹妹，明天遊南鎮去好不好？』達善問他的妻。他結婚兩三天後，立刻就和他的妻同到人地生疏的紹興來做事。現在正是他們度蜜月的時候。

『不去，』她似恨非恨的說；每每他問她要求一件事，她總照例有個不字說在前面；然而却不一定拒絕。

『我每天到學校裏去教書，妹妹總是獨自一個人在家裏，冷清清的。還是去玩吧，散散心吧。』

『不去，煩煞了！』她把眼恨恨的一瞥。

『南鎮好玩得很呢，這兩天頂熱鬧，燒香的人不曉得有多少，賣

東西的攤担也很多，還有打詩謎的，還有禹王陵，還有香爐峯。你要是願意去，可以同五中附小的教員一同去，沒有學生。有十幾個男教員，三個女教員。你藉此機會，也可以多認識幾個女朋友。此後熟了，還可以常常來往，解解寂寞，不很好麼？」

『路遠不遠？』她有點心動了。

『不遠，我們坐船去，半點多鐘就到了。現在正是市集的時候，過了這個時期就不好玩了呢。』

『和他們一同去，難爲情煞了。不去。』

『這有什麼難爲情！你又不是自己一個人去。』

『太費錢。』

『也不要我們出錢。就是自己出錢，也只是一次，又不是時常要去的。到了紹興，南鎮總該去玩一趟呀。』

忽然有敲門的聲音。達善跑去開門原來是五中附小裏的何先生。何先生在客廳裏坐着。他們家裏爲了節省的緣故，沒有用僕人。他自己倒了一杯茶敬客。她把點心盤子放了上來，又進去了。

『明天早晨七點半我們出發到南鎮。務請晏先生和晏師母早點去。我的妻也去。邢先生的夫人也去。』

他聽說又有兩個女眷去，高興極了，連忙跳到房中，像小孩一般的做着手勢說：『明天何師母也去，邢師母也去。七點半我們到學校裏去。今天早點睡，明天六點鐘起來。』

『我不識字，配不上。人家問起來，怎樣回答？我不去。』

『不要客氣了。去罷？』

『隨便你罷，』她這樣地說了。其實這「隨便你罷」四個就是答應的意思，達善早就明白了。他這時真非常高興。

南鎮真是個熱鬧的地方，最熱鬧的是禹王宮。渡頭一字兒排開許多船隻，都是遊人和朝山客僱的。從渡口順着一帶長堤走過去，再過一道小橋，人就擁擠起來了。這天天氣很好，又是星期，人更來得多了。這時達善不敢快步前進，只是慢慢的走在前面，時時回過頭來看。何先生和邢先生也各自看着他們的夫人。達善的妻和兩位師母以及三個女教員跟隨在後面。除了兩三個男教員同行以外，其餘的男教員早已走在前面，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們走下了橋，過了石牌坊，便擠到活動的街道的核心。達善走得更慢了，走兩步一定要回過頭來看一看他的夫人。他看見她正和新結識的一位蘇州同鄉，五中附小的女教師拉着手唧唧噥噥的講話，他的心也就安慰了。如果他離她遠了，他一定要站着等一會。這活動的市街是許多帳篷和粗竹棒支撐起來的，每一個帳篷賣一種貨物，有賣

點心的，有賣雜貨的，有賣玩具的，有賣書的，有賣甘蔗的。差不多人到了這裏，要疑惑自己到了西藏新疆的市會，或是回到二千年的猶太，想到耶穌用鞭子趕走賣牛羊的聖殿的情況。許多人影在達善眼前晃過。有的是鄉村的姑娘，有的是城裏的太太，有的是學校的學生，有的是燒香的客人。兒子喊着母親，商人叫賣着貨物，一陣塵囂的聲音浮在帳篷頂上，似乎有不可見的煙霧迷矇了我們達善的雙目。達善幾乎快暈了過去，但依舊『一步一回頭地瞟他的意中人。』

一家賣泥塑人物的鋪子吸引住了何師母，於是大家都停了下來。最做得好的是果品，那荸薺，桑椹，櫻桃都做得和真的一樣；其次是青蛙和金魚；再其次便是各種花盆了。高興起來，各人都隨意買了好幾件。何師母買得最多，滿滿的挑選了一大盒。

從這活動的街道，一直走過去，略轉一個灣，就看見巍巍的禹王

殿了。正中的廟門是關着的，游人都從偏門進出。一個很小的入口要容納幾千人進出，於是擁擠便不可免了。達善這一羣人都手牽着手走着走，跟着走；因為小門只能容兩人，一人進，一人出；因此進出都不能成雙行走，只好挨着走。大家都不敢抬頭，低着頭看着路，看着脚。進了門以後要走三四分鐘方纔下石階，雖然這小街並沒有多長。下石階又是一件爲難的事。因為上石階的人也很多。達善和幾個男子先跳了下來。達善立在那裏想接着女伴的手都攙扶下來，最要緊的自然是他的妻；拉別人的手不過是做個襯託，恐怕只拉妻子，被人嘲笑。如果這廟裏只有他們倆，他一定要抱着她的腰下來。終於，他拉着一位女教員的手下了石階，她則和蘇州同鄉以及別的女伴同牽着手下來的。過了石階，便到了大殿。他們在殿上瞻仰禹皇的豐儀，方正肥胖的面孔，和悅的容顏；穿着袍，捧着玉圭，覺得格外可親。達善

一抬頭看見左邊有一亭子，高高的聳出牆外，忙問：『那是什麼地方？』

有一個同去的人答道：『那叫窆石亭，可以求子。』

『去，去。』達善好奇的心驅使着自己發出熱情，大家便又向窆石亭走來。窆石亭的中心有一塊大石，削立着，蒼老古樸，自然的能引起人神祕之感，上端有一孔隙，約如茶碗大小。相傳拋擲石子，能穿過孔隙的便可得子。聰明的何家夫婦怕人家挪揄他們，要他們求子，早趁着人不知鬼不覺的當兒逃到山後去了。他們都圍在旁邊，懲惡着邢師母和達善夫人試一試石子。邢師母用力一丟，因為希望心太切，石子竟打着了實處，迸了回來，幾乎打着遊客的臉。達善夫人也同樣的失敗了。倒還是達善用拋籃球的方法「甯靜致遠」，穿了石子過去。他便自爲解釋，說是第一年不能得子，第二年定可得子，引得

大家都笑了起來。

後來他們又參謁禹王陵。從禹王陵回來，太陽已經在天中了。在渡口的小廟裏用過午飯，他們又預備再游南鎮的故宮，據說那是永興王的宅邸。香爐峯太高，時間又來不及，只好不去。

依舊是這樣的走，男的一羣在前面，女的一羣在後面。一路墳塚纍纍，野草叢生，頗是荒涼落寞，方纔遊過禹王殿，益顯得此地的孤另淒清，幸而是春天，小小的雛菊在草叢間點綴着，不知名的小花在墳頭上開着，倒可以稍破岑寂。加之英爽的少年鞭策着寶駒時在過道馳過，遠遠的籐轎又抬着遊客慢慢的踱過，愈加增添了一番顏色。沿路有所謂菩薩的化身乞丐老爺乞錢，有爛腿的，有爛額的。女先生們看看不過意，都丟了些銅子，達善夫人也丟了不少。

天氣漸漸的熱起來，達善午飯時喝了一點酒，隨着友伴前走，有

點力乏了，回頭看看女的一羣，竟看不見，他有點著急起來了。他是近視眼，雖戴了眼鏡，也不大行。仔細一看，方纔看見後面較小的幾個人影，他的妻也在裏面，他這纔把心放下。

困倦的一堆又向前移動了幾百步。等到達善再回過頭來，又使他吃了一驚，原來她又看不見了。一條很長的地帶單調的堆着灰綠的土色，冷冰冰的什麼也看不見，即使此外還有什麼小點綴也是看不見。他的心只希冀看看那大的黑點。

『她們呢？』達善驚慌的問。

『她們喝茶去了，聽說是走不動，在那裏略歇一歇，等一會就來的。』一個走得較後的而現在同行的人這樣不經心的回答。

達善想要回原路去找，又怕同伴嘲笑，說是這樣要好，竟和妻子一刻也不能分離。況且他如走回原路，她再走來，兩方錯過，沒有固

定的處所，不是愈加尋不着了麼？他只得自己寬慰自己：『不要緊的，等一等她就來了。』

香爐峯麓是一個土堆，土堆上有個茶篷，從這裏可以望得見香爐峯，達善等男的一羣都在這裏停下。何師母走得快，也同來了，其餘的女遊客都沒有來。邢先生也沒有來。喝了一口茶，達善又問：『她們呢？』他明知她們喝茶去了，却忍不住要問，却依舊要問，自然所得的答案也不過如此。

忽然有一位同伴坐不住了，慌張的立起身來，要下山坡。

『那裏去？』寂寞無聊的達善問。

『逛廟去。』

『我也去。』於是他便和那同伴一同到土堆旁的南鎮廟內走了一轉。不久達善獨自從永興王廟出來。因為他那同伴還戀戀不捨的在那

裏遊覽，他等得不耐煩了，心裏又記掛着他的妻，只好告辭了先行。

未走出廟門以前，就已不住的仰首望那土坡，但見茶篷中密密雜雜，吃茶的人很多，不知誰們是自己的一羣，又不知她來了沒有，誰是她。他的眼力本來太差，將眼鏡湊緊眼睛也不大看得清楚。只得快走幾步，出了廟門，上了山坡，進了茶篷。在茶篷內張了一張，不禁『呀』的一聲喊了出來：

『呀，她呢？』

『晏先生，』一個同伴從一個茶桌上起來招呼。

『她們呢，』達善慌忙改了口。

『不知道，我是後來的。』他也替達善張望了一下。

『後來女先生們來了沒有？』

『不知道，我是後來的。』

『她們到那裏去了呢。』達善自己問着自己。他著急了。

『大約回去了。』

『大約回到船上去了，時候也不早了。我們回船去罷。沿路也好找找。或者他們去得不久，能夠在半路上趕得着他們。』達善說。

『好的』，那位同伴無可無不可的應着。

這是春天，嚴寒的冬天方纔過去不久。天氣乍暖，添了達善熱悶的心，想念她的心，途中的急步，達善的臉上額上便有點油膩膩地出汗了。

睜大了眼看過路的人，可恨，誰也不變成她，雖然誰也彷彿是她。一直走過禹王陵，步到禹王宮，仍是不見她的蹤影。『半路趕得着』的希望現在已是不可望了，他便轉了念頭：『她大約已和女伴們先回到船上去了。』

於是經過禹王宮，再過小橋，再過長堤，他的心一步步地走近他猜測的坐着伊人的船上來。漸漸渡口的那隻包船已看見了，船頭一隻茶壺，一隻風爐是他認得的。但是船中靜悄悄的，不像是有人的樣子，他已有點心虛了。他還有點希望，設想他們都躲在船裏閒談，沒有人伸頭出來張望。待得他和那位同伴上得船來，除了吃醉了酒的張先生以外沒有看見別人。這時他真驚慌了！晏達善推醒了張先生，張先生連忙爬起身來招呼，因為達善到底是客。張先生從熱水瓶裏倒了一杯茶給達善，找了幾句話來談了一談。達善總覺得寂寞得很。他更覺熱悶了。推開窗來望了望，雖是隔岸的菜花，滿地黃金；渺遠的青山，遍灑翡翠，在他都漠然無所關心。望望這邊堤上沒有她，望望那邊堤上也沒有她。他急得好像火烙他的心，一方面却又寬慰自己，『她大約不至於遺失的，有這樣多的女朋友同行。』

他胆怯而羞慚的問張先生：『她們呢？那些女先生呢？』恐怕張先生不懂，所以重複了一句。

『不知道。』

『回船來過麼？』

『一個也沒有。』

脚步聲驚醒了他。他歡喜極了，以爲她們回來了。一看，只來了一個同伴，他在船上拿了一件東西，立刻又走了。於是，他又悵惘了。

『究竟她到那裏去了呢？怕不至於有什麼不測罷？鄉村地方是很危險的呀。』達善自言自語的說，他要不是爲了他自己身體疲乏，他一定要再跑到南鎮去；他要是多喝了幾杯酒，他一定要披髮狂吟，歌哭着去找他的愛人。

『她們呢？』他又無聊地問着張先生，問得張先生也笑起來了。他像這樣悶悶的過了幾分鐘。

『好了，好了。來了！』那同來的同伴手指着船頭向達善說道。

達善一看，見是一位女教員，心裏想：『倒霉，又只是一個人回船。怕又是拿了東西，就要走的吧？』但心仍未死，到底要看看來了沒有，便背轉身來，伏在船窗前，向那長堤上望，果然望不見她們，更望不見她。他更悵惘了。

忽聽得一陣愉快的笑聲，回身一看，原來她回來了，何先生陪着何師母回來了，邢先生陪着邢師母回來了，她們和他們都回來了，那位蘇州女教員一路走，一路說：『晏師母把晏先生記念煞了呢。』

『晏先生也在記念晏師母，連問了幾聲「她們」，「她們」呢。』張先生挺着肚子笑着說。

『我怎麼看不見你們來？』達善問來的人。

『我們是從那邊堤上回來的呀！』達善夫人回答，她的面色灰白，氣喘喘的，似乎方纔受過驚嚇的樣子。

蘇州女教員又笑着說：『呵呀，晏師母直頭（非常）想煞晏先商（生）哉，門（問）我好幾商（聲）哉。』

『晏先生也想晏師母的，他問「她們」其實是恐怕單問「她」不好意思，拿你們做做陪襯的。』張先生說。兩個人一吹一彈引得大家都笑了。

後來人陸續都回來了。船開時，男的一羣搶橘子吃，達善也搶着一個，女的一羣都沒有得着，也不會來搶。他羞澀的分了一半橘子給她。她不伸手來接，口裏却也羞澀的說：『不要！』他便將橘子放在她的桌上，他望見她趁着人家不覺時偷偷地拿了他給她的橘子吃了，

但她的眉梢終似乎含了一腔無可訴語的怨恨。

❀

❀

❀

倦遊的他倆回得家來，不多時倒牀便睡了。

天將明時，達善在牀上正睡得熟熟的，濃濃的，忽然一陣嚶嚶哭泣的聲音衝入他的夢鄉。他醒了！

『我方纔夢見我的母親，』她說了一句話以後，又哀哀的哭泣起來，翻了一個身，將背朝着達善。她哭得非常悲痛，傷心，可憐。

『妹妹，妹妹，』他的手撫着她的背，要她回過臉來。她哭得更傷心了！

她將他的手摔了下來。他又將手搭了上去。她重又將他的手摔了下來，並且怒着說：『勿要！』

『妹妹真是至情人，這樣的想念母親！』他柔婉地說，沒有再將

手搭上去。

『不要說了，我受不起你抬舉。』她一邊哭，一邊更怒了。

『我們今年暑假就可以回蘇州去，去看你的爹爹，媽媽。好麼？
妹妹，不要哭罷！』他更柔婉地說。

『我偏要哭，怎麼樣！』

『哭了傷身體呀。你不是說，我一不在家，就想念母親；我在家裏，你就不想念母親麼？爲什麼今天我在家裏，你也想念母親呢？是我待你有不好的地方麼？請你告訴我。』他圍着她的頸說。

『呃，是的，以前是這樣的，前二十多天都是這樣的，你在家裏我就不想念母親。但自從昨天以後，我就知道你的心了。你以前待我，都是假的，都是假花頭，沒有真心。我錯相信你了。我看錯人了！此後我再也不相信你了！』說時長嘆了一聲。

『爲什麼從昨天後你就不相信我了呢？』他也長嘆了一聲，圍着她的頸。他的心難過得很。

『呃，我不說。』

『說呀，說呀，』他急切的搖着她的臂膊。『悶煞我了！』

『我不說，不說。』

『你說我是假心，我真不服。我那一時那一刻不是想念你，顧念你。我的全生命差不多都交給你了。譬如前天，你隨意說了一句「菜刀切東西真不方便，能再有一柄小洋刀就好了，」我就記在心裏，午後立刻從大路將小洋刀買來；你喜歡吃橄欖，金柑，我又將這兩樣水果也買了來。這也是假心麼？』

『呃，是的。總之你對待我全是假花頭。』

『唉，說呀。你爲什麼不相信我呀。』

『我不說。』沈默了兩分鐘。她不哭泣了，已由哭泣變而爲愠怒，仍舊沒有平息。

『說呀。你爲什麼不相信我。』

『以後再也不和你一道出去了。』

『呵，原來你是爲了遊南鎮失散了生氣的。』他這時明白她所以不高興的原因了。

『是呀，』她似乎歡喜的音調說。『你看人家何先生總是看顧着何師母，邢先生總看顧着邢師母，一道回來。你呢？』她又有點氣了。

『我也看顧着你呀，不住的回頭——』

『是的，不要假花頭了。』她將身子移了一移，睡得和他更遠了。

『我沒有和你同走，是怕不好意思呀。早知會失散，那怕是任人家怎樣取笑我，我也要和你并肩攜手，一同走着的。』

『我也不是要你同我并肩攜手，何先生那先生又何嘗同他們的夫人並肩攜手呢？』

『妹妹，那末請你明白我，一個人的外表和內心有時爲了社會習慣的拘束，是不能充分表現出來的。』

她並不回答達善的話，自己說，也是向達善說：『唉，人家都取笑我。她們故意的嚇我。我真担心得很。我尋不着你，不知你怎樣了。我因爲你多喝了酒，恐怕你走迷了路，不得回來。男朋友說，別人都看見，只是沒有看見你。你知道我的心那時是怎樣的著急呵！我連臉都嚇白了。玩也沒有心思玩了。她們沿路安慰我，說是不會尋不着的，我纔稍放心點。』她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唉！男人家總

沒有女人家心好。倘若你尋不着我，你呢？——我總是永遠愛你的，無論你怎樣待我不真心。」

「我也想念你呀。你不是聽見張先生說，我常常問「她們」「她們」麼？」

「哼，那是人家說來開玩笑的。你會真的問「他們」「他們」呢！(?)」

「你怎麼連我說的話也不相信起來？」他的聲音顫抖了。

「那是自然。」

「妹妹，妹妹，相信我，相信我，我是永遠真心的愛你。」
「達善懇切的要求。」

「不相信。」她簡捷的回答。

「我起誓好罷，我要是不真心待你，我就是狗。」他實在沒有法

子想了。

『不相信，不相信，』這時朦朧的光照見她頻頻搖着頭。

『唉~~~~！我如何纔能使你相信我的心呢？』他仰首向着帳頂，苦悶而且悲切的說。他的心幾乎要裂了！

『無論你怎樣待我不真心，我終愛你，永遠愛你。』

『唉~~~~也罷，只要你永遠的愛我，我之愛你雖然你現在不相信，總有一天你會相信我的。我現在就是受些委屈也不要緊。』他含着一腔抑鬱說出這樣沈痛的話，放下圍她頸子的手來。

『呵，我相信你。好哥哥。』她忙回轉身來，胸貼着他的胸圍着他的頸子，狂烈地接了一個吻。這時黎明的光剛剛透過窗紗。

一九二六，三，二九。

燒餅

『老晏，吃燒餅去！』

『呵呵，就來就來。』於是晏達善立刻拋開他應做的工作，放好了洋錢鈔票在袋裏，戴正了帽子，隨着他的朋友們出去。每次都是如此，只要他的朋友一喊，他立刻其應如響，「蠻蠻豪燥。」

這種燒餅是骨頭做的，不大吃得動——不，簡直別想咬一口。說句實話，這就是麻雀牌的別名。因為他們稱一筒爲燒餅，便按照「修辭格」的方法，「以部分代全體」，以燒餅這一部分，作爲麻雀牌的全稱了。自然，「燒餅」之於「一筒」還是極好的「暗喻」呢。

晏達善在家裏又麻雀每又必輸，很難得贏上一兩回。人家一坐

定，早就曉得『這次又該老晏會鈔了！』而老晏自己呢？『會鈔就會鈔，不要緊！橫豎是消遣！』其實他自己也想贏的。誰又麻雀不想贏，一點也不想贏，那便真是呆子了。阿晏到底不算得呆！他自己覺得又的並不錯，但不知怎的，人家偏偏要和他作對，這個也說他又得不好，那個也說他又得不好，甚至於有人說他只配又五十銅板底的麻雀。他輸錢倒不氣，最氣的是人家說他又得壞；一面輸錢，一面還要落埋怨。「這倒也不在話下」，輸了錢送朋友出門，回到臥室，睡在牀上，他的妻一定要埋怨他一頓，他唯一抵制的方法，就是裝假睡，任她去嚙嚙。這是再好也沒有的法子。否則，妻子問他：『你下次還又不叉了？』好像母親問小孩似的。他心裏一想：『是呀，她說的不錯呀。又麻雀真沒有好處。又傷財，又傷精神，更其要緊的，還傷了夫妻間的情感。』於是他誠懇的答應妻說：『不叉了，一定不叉了。』

這一次談判又算終結了。但是，這還消說麼？你們猜都猜得到，第二天天亮，早晨的太陽光一洗，又把老晏一切都洗忘了。只要朋友們一喊，他的兩隻脚好像機器一般，又自動的開走了。不用說，中風白板又一個勁兒的弄起來了。

『戒賭，戒賭！再也不來了！』他曾經如此的發過誓。但這有什麼用呢？發過誓不久就拋在腦後了。他的妻也會勸過他許多次。如此的發過誓再又，又過再在妻面前認錯，認過錯再又，又過再發誓……這樣輪環，似乎成了例文。這便是近幾天來晏達善的生活。

不知怎樣財星高照，他在家裏又十塊底的麻雀，有一天竟贏了二十幾塊，第二天又贏了十多塊，老穆還欠他二十塊。他高興得了不得，將一束鈔票在他的妻子面前一揚一揚的說：『你瞧，你瞧！一共三十幾塊！你要不要？給你一張！』這時他的嘴裂開了很大的縫，脚

兒一跳一跳的給他的妻。

『勿要輕骨頭哉！贏仔介一眼眼銅鈔，就快活得骨頭才酥脫哉！耐忙（忘）記耐輸脫幾化銅鈔呵？毛疑（二）百塊勒噠！……呢勿要耐捨個斷命銅鈔！』他的蘇州妻子輕輕舉起手來，將他的鈔票一撥。他覺得沒趣，將那張鈔票藏了起來，自言自語的說：『不要就拉倒，我留來自己用。』真的，他是輸得贏不得的。他這一來，真有點坐立不安了！他想：『有了三十塊錢，買什麼好呢？買點工藝書講到製造粉筆的方法的罷？但這類書已經有了不少，勉強可以敷衍了。添點衣服罷！談不到。穿衣服有什麼意思！買點零食罷？這倒不錯。……但是，我如今要「做人家」了！應該節省用度纔是！』所以他把錢存了起來，一個大也不會花。

但是這只保了一天的險。隔了一天，他的公事辦完，照例應該回

家了；但他坐在公司裏，對着熊熊的爐火，心思却又在大海裏翻起浪花來，大大的轉了一個舵。他想：又麻雀有「牌風」，這句話是不錯的。以前我老是輸，這怪我的牌風不好。如今我的牌風來了，自然也就是一直贏下去了。——我第一天贏，第二天又贏，那裏有這樣巧的事！——但是，安知我以後幾次不大贏而特贏呢！如此，我把以前輸掉的一百幾十塊錢都搬了回來，從此我可以安心樂意的做事了，真的戒賭了！好！』默默的沈思了一下，『好！機會不可錯過。』於是他跑去找同事老穆。平常總是人家約他，這一次因為他覺得如有神靈暗中默佑，事屬必勝，所以他破例自己出馬去「湊搭子。」

『怎麼樣？』晏達善跨到老穆的房裏，只這樣微微的一笑，說了三個字。

『吃燒餅去罷？』穆先生早已會意，也微微一笑。『只是，他們

又大的；小的不大願意來；他們要又二十塊底的。還有，他們不大願意到你家裏來，你們家裏太遠。他們要到公會裏去。」

「地方倒沒有什麼。二十塊底太大了罷？」這時他想起他的妻子囑他要又在自己家裏又，不要到外面又的話來。但是他的心裏實在想又，彷彿手很癢似的，沈吟了一會又說：「我們兩個拼一脚罷！」

「可以，可以！但是——這樣一來，洪先生一個，吳先生一個，還差一個人，怎麼辦呢？別的人公事辦完，早已出街去了。」

「好！不要緊！獨又就獨又！」晏達善心裏想，橫豎腰包裏有三十塊錢，老穆處還有二十塊錢的帳，總可以來一下，是的，不要緊。

於是，大局定妥。老穆又約好了洪吳兩位一同向公會行去。這時正是冬天，太陽早已藏匿起熱的光，西北風很大，似乎還吹不透晏達善狂熱的心。

搬了莊以後，他們就坐下又起來。起初，晏達善和了好幾牌，不覺從心裏笑出來，又嘖到肚裏，暗想：『真有鬼！牌風好起來擋也擋不住！』誰知後來漸漸不對了，接連有一兩圈不和牌了！他依舊是「宰相肚裏好撐船」的想：『不要緊！等一會風頭就會好起來的！』四圈完結，計算一下，他只輸了一兩塊錢。

於是又搬莊。又是好幾牌不和。他這時心裏有點戰兢兢的了。他想：『妻要我不要到外面去叉，爲什麼我偏要到外面去叉呢？如果這四圈完結，我無論輸贏，一定不要叉了！她在家裏一定殷殷的盼望着我回家呢。』況且，他從來不曾打過二十塊底的麻雀，所以他愈加戰兢兢的了。不好，他打了一張中風，吳先生和了一個三槓，是他的莊。四十和起翻。早已滿貫，他須付出十二塊錢。這時他眉頭一縐，遲疑了一下，又不好意思不拿出錢來，面孔紅得烈火一般，終於狠了

狠心，慢慢的挖出了十二塊錢鈔票給了吳先生。這時他彷彿看見他的妻眉頭蹙着，一半憂愁，一半微愠，低頭望着他……

他的身體雖是在又麻雀，但他的心情早已無所屬的樣子，昏沈沈的，虛飄飄的。他又彷彿眼前有一重霧，迷濛着，迷濛着，以致連牌都看不清。……

八圈早又完了。晏達善計算了一下：輸了三十五塊。除老穆二十元的欠帳退清外，還輸十五塊。他本來是想不來的了，他想託詞說身體不大舒服，或者說還有些小事，但聽人家說：『搬位，搬位！』他的心又動了。『管他的，來就來！』他又想：『一個人何必聽聽老婆的話！明天又是星期，粉筆製造公司放假，還是多叉幾圈罷！』於是，又是四圈。

這時，他輸到四十幾塊了。他雖想回家安慰他久待的妻子，然而

想撈本的心勝過了回家的心了；所以他依舊打下去。這時格外的胆小，幾乎中，發，白都不敢打。他差不多『動輒得咎』，『擋住在家裏的偏偏是人家不要的；偶爾大胆打了一張，人家一定要。他彷彿是一個屢次失敗的英雄，現在差不多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了。

四圈完了，又是四圈，一共十六圈牌，一直打到十二點半。這時大家都有些倦意，他們便停止了。晏達善總結起來，輸去將近六十塊。除去欠帳退清，現錢輸完以外，還倒欠人家幾塊錢。當時他似乎有點麻木，也不悲哀，也不痛苦，自然更談不到快樂。不自然的笑著，說着話。他的三個朋友預備一同回公司。他想回家，這是不成的了；敲門一定敲不開，所以他也預備一同回公司去睡。路上黑漆漆的，街燈也沒有，月光也沒有，星光也沒有。他們摸着回來。好在路邊近，不久就走到了。他們摸到公司門口，敲開了門，恐怕被總經理

知道有點難爲情。從總經理門口過時，他們是躡着脚步的，彷彿做竊賊的一樣。

他已經回到自己的房間，房裏冷冰冰的，爐火早已熄了。同事們也早已熟睡。靜悄悄的沒有一些聲息。他無聊地脫去衣服，鑽進被窩裏去，同時悔恨，慚愧和痛苦也鑽進他的心裏。愈使他痛苦的，偏偏這一次還是他去約人家叉的。這時他又想起平時妻向他說的話：

『你要做人家一點，你比不得別人。別人是有產業的，你的家沒有一點東西遺留給你，全靠你自己一雙手去做。你在粉筆製造公司做職員，事情也不算小，也該積一點錢起來。可以省的就省。將來沒有錢用的時候好用。你要曉得，你的父母和我全靠你一個人，你的責任很大呢！』

他又像發狂一般的咬着牙齒罵着自己說：『我這個人簡直不能算

人，不配做我父母的兒子，做我妻子的丈夫。遠在故鄉的親愛的父母呵！客居的我的妻呵！請你們饒恕我——不，請你們責罰我！唉！我爲什麼像被鬼迷住一樣，要去又麻雀呢？我爲什麼手這樣的癢呢？靜靜地坐在房裏練習一下粉筆的製法或是改良的方法不好麼？看看書不好麼？回家和妻子談談話不好麼？偏要來，偏要來！……好罷，一個月的薪水，都完了，而且，每晚都回家的，今晚不回去，不知妻是如何的想念我呢。』

他又想起現在他的身上，只穿了一件破棉袍，棉絮都漏了出來。他不禁更淒然了！

但是，他是最會做夢的人，最會自己安慰自己，自己欺騙自己。他不久又放寬了心：『不要緊，以後戒賭好了。這幾十塊錢輸出，就算前兩次沒有贏好了。那末，我這一次也不過輸幾塊錢呀！幾塊錢算

得什麼！』再一轉念，愈加「不要緊」了。『不要緊！一個月的薪水算什麼！就當我沒有賺錢』，賦閑在家好了。』這樣一想，果然效驗如神，他立刻沈沈入睡。

晨光洒透了窗紗，他朦朧的聽見僕人喊着他：『晏先生醒了麼？昨天府上晏師母派人到公司來，請晏先生回去。人來了好幾趟，我又不知晏先生在那裏。今天早晨晏師母又來請了，請晏先生立刻回家。』他匆匆的披衣下牀，已是十點二十分了。

他連忙回到家裏，知道他的妻曾爲他一夜不睡，又知道他的妻昨晚在半夜裏曾經忽然好像發痴一樣的將身子豎了起來，眼睛瞪着不動，如此的許久許久，又知道他的妻記念着他等待他到十一點鐘才睡，又恐怕他受了意外的危險，又知道他的妻曾爲他哭得眼睛腫了起來。自然，他將輸去六十多塊錢的話瞞過，只說他到公會裏又麻雀，

運氣還好，只輸了三塊錢。他確曾爲了妻的悲哀而受很大的感動。但過了不久，又把一切都忘記了。

隔了兩天，他又在公會裏吃燒餅了。

一九二七，一，三。

行路難

這真是一件難於解決的問題，當晏達善接到他朋友約他到D省去當國文教師接二連三的信的時候。

『我還是不去呢，還是不去呢？』他問他的妻。

『自然是去的好。眼看這裏S縣是不能開學了，你不用在這裏等着當教師了。許多兵佔據了學校做了他們的大本營，誰還敢請這些太爺們出去！即使能開學，損失恐怕也很大罷？』

『是的，紅木椅子他們拿來當做柴燒；二三百人踢球，在一個操場上亂踢，打破了許多玻璃窗和儀器！商會裏每天要供給他們三千塊錢的柴，米，稻草……之類。還有——』

『是呀，學校裏鬧成這個樣子，那裏還開得成？你想想，現在你沒有錢。你苦心苦力的做稿子，一千字一兩塊錢的賣給人家，所得的二十幾塊錢難道能維持一年半載麼？恐怕一個月也用不到。你只有二十幾塊錢呀，怎麼能維持下去！』

『這倒沒有什麼，我還可以做稿子。大約每天作工半日，可得四千字，以最低的價格每千字一元來算，也可以得到四元。』這時他不斷說下去了，他沉思起來，他的妻呆着神望着他。『十個四得四十，三四一百二，一個月也有一百二十塊錢呀。——呀，不對，不對！稿子果真能篇篇賣得出去麼？人家用得着這樣多的稿子麼？我能做出這樣多的東西，肚子裏的貨永遠不會完麼？果真天天有這樣好的興趣，能夠提筆作文麼？』他不禁終於重重的嘆了一聲：『唉，不行！』

他的妻不覺嚇了一跳，忙用手輕拍着胸口說：『ㄅㄨㄣˊ，ㄅㄨㄣˊ

！』定了定心，她又說：『你想，我現在不比平日了，我的肚皮裏已經有了七個足月的小弟弟！將來生產時要替小孩做小衣裳，還要到醫院裏去住那價值昂貴的房間，還要收生費……極省極省，恐怕沒有五，六十元不行罷？你作稿子莫說沒有這樣許多材料，就是有，——』說時望了望四圍有沒有人，『我又怎捨得你這樣辛苦，晚上一直做到十二點鐘才睡！你還是到D省去罷！』停了一會她又說：『况且我們如不走，S縣亂了起來又怎樣呢！你父母又在上海，分在兩處，誰也不能照顧誰。就是要死也要看見親人纔好！我們還是一同回上海罷！你還是由上海到D省去罷！即使你不到D省去做事，也應該回上海與父母團聚的！父母不知怎樣的記念着我們呢。S縣既無事可做，又無親戚朋友，住在這裏有什麼趣味？你還是到D省去罷！』

『好！決定到D省去！眼看S縣的飯碗有一大半靠不住了！像我

們這樣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人，怎能歇半年沒有事呢？好，我們一同先回上海！但是，到了上海，再到D省你還跟我到D省去麼？」

『說得出，我還要跟你去呢！好了，好了，我是再也不要跟你出去了！你想，我們到S縣一年，你到學校裏去教書另外在這裏租了這兩間房子，置備了許多非買不可的東西，什麼桌子，凳子，籐椅，腳桶，水桶，馬桶……那一樣是能夠帶去的？住一處糟蹋許多錢，換一處又糟蹋許多錢，那裏有這樣多錢花？』

『好，就這樣決定，我們一同到上海，然後你和我的父母同留在上海，我到D省去。到上海的路徑你知道麼？從這裏S縣到C江只有八九十里路，再由C江過渡坐火車到N縣，再由N縣坐輪船方到上海。大約C江稍微危險一點，別處都還好。但是，行李帶不帶呢？』

『噫——』她也感到困難了，『其實我們又有什麼好東西，不過是些破衣服，破書，分文不值的，但人家那裏知道？房東和鄰舍家都以爲我們有錢得很呢。人家不曉得你葫蘆裏賣的什麼藥，看你行李這樣多，還以爲有什麼珍珠瑪瑙在裏面呢。現在在外面亂得這樣利害，時常聽見拉夫，搶掠的事，我們的東西不會被人家搶去麼？倘連這一點點命根也拔了去，可就活不成了！你放在學校裏的衣服，都被大爺們拿了去，恐怕他們不見得不搶行李罷！』

『老實說罷，莫說東西要被人家搶去，就連挑夫都不大容易找呢。——現在也顧不得這樣許多了，橫豎是條死路；與其讓他們在S縣搶我們的東西，不如讓他們在旅途中搶我們的東西，遲早總要被搶的，僥倖能逃出虎口，豈不比在S縣守株待兔好得多麼？……好，去，去！我們一同去！冒一冒險罷！明天早晨就走！』說完，拿起帽

子揪在頭上，拔開了腳，就想去打聽輪船。

他的妻連忙拉住他的手臂，頭仰着天，面容悽慘的說：『慢，慢一點！』她又用手指着腹說：『這個討厭的東西怎麼樣呢？路上不會出毛病麼？』他不由的不坐下來了，眉頭也縐起來了，癡癡的不響，一瞬間起了這樣生理的變化。他拖長了聲音說：『怎麼樣呢？還是不到上海去罷！你的身體這樣單薄，虛弱，一定受不了火車和輪船的顛動。說不定還要墮胎——』這時他想起了妻初有孕的時候不時嘔吐。人家最多只嘔吐一個月，她竟嘔吐了三、四個月，後來還是吃三溴藥片治好了的。但臀部又時時疼痛起來，眼又腫了起來。這還沒有到臨產的時候，尙且不時有病，臨產時那前兆陣痛和間歇痛，不知她怎樣忍受得住呵！

『是呀！大人和小人的命都難保！』妻說。

『那麼，怎麼樣呢？決定不去罷，我還可以替人家標點古書，這是一件很時髦而又賺錢的事！』

『不，——這是我同你去罷，危險也顧不得許多了！也許叨天之幸，能够平安？橫豎只要你好，我的性命你是可以用不着管的！』

『那又怎麼能够呢？不去——准定不去！』

『我是說得玩玩的，你不要害怕，』她忽然把面孔板着，做出怒容來，『怎麼一個男人家決不定主意？決定去，決定去！我都不怕，你還怕什麼？』

他看見她話中所藏的血淚——那盈紅得如瑪瑙一般的血淚！於是他只好硬着心腸迷惘的走了出去。他的運氣還算好，遇着一個以前替他拉黃包車的，現在爲了怕拉夫不做這行當了！他便約他明天早晨四點半來挑行李到輪船碼頭，並且要他再約一個人來挑，又要那車夫

領他到他的家認明了車夫的住屋，以備臨動身時去喊他。他問車夫：

『輪船開不開？』

車夫看他是外路人，便打着杭州腔說：『開的，開的，不爲（會）得不開的！』

他的心定下了，一件事總算做完了，挑夫的事不成問題了。於是他又到S縣學校會計先生處去籌錢。會計先生家住得很遠，路上又沒有黃包車，達善只好走路。幸好這時是冬天，路上愈走愈暖，這總算老晏穿無溫的破棉袍的幸運，他要是穿新皮袍就要走得滿頭大汗了！他身體雖不感到寒冷，兩腿可真走軟了，要想歇脚又怕耽誤時候不得回來；只得一步拖一步的向前走！沿路凋零萎落的樹木，都彷彿在嘆掉他的命運，容易被他走到了會計家裏，所得的結果是使他失望，校裏的錢早就用完了，連公款也都墊完了。還算會計先生人

好，親自挖腰包，借給了晏達善六塊錢，晏達善真是感激得痛哭流涕，會計先生的家境並不好，大家都是窮鬼，以窮鬼而幫助窮鬼，怎能不使他感激！他捧了六塊大洋回家。

到了家裏，他很高興的向妻說：『挑夫已經僱好了，還借來六塊錢！』

妻問：『輪船打聽了麼，開不開？』

他也仿着車夫的杭州腔說：『開的，開的，不爲得不開的。』

於是兩人忙着整理行李，又請房東家裏的人幫忙。真麻煩，一共理成兩個鋪蓋，三個網籃，四口箱子。亂亂吵吵的忙了大半天。

明天的輪船是早晨六點鐘開，冬天天亮得遲，非半夜起來不能趕得上輪船。這一夜兩個小夫妻那裏睡得熟，頂多只打了一會盹。清清楚楚的聽那鐘聲一點兩點的敲了過去。等到沈沈入睡，不多時又被早

寒警醒，一看鐘已四點了，他們倆連忙倦眼惺忪的爬了起來！

突然，晏達善說：『哎呀，今天輪船不知道有沒有！』

妻責備的神氣說：『你昨天不是說有船麼？怎麼不問問清楚？』

『說有船是挑夫說的，誰曉得挑夫的話可靠不可靠？他或者想賺兩個力錢纔這樣說的罷？』

『那麼怎樣辦呢？倘若我們將行李挑到輪船碼頭，不是又要挑回來麼？』

『是的，這是我親自到輪船碼頭去問問罷！』

我怎捨得你在黑夜裏走路呢！現在又是亂世，萬一有個不測，怎麼得了？』妻憐惜的神情說，這時她自己因為受冷空氣的襲擊，也打了一個寒噤。

『笑話，走長路尚且不怕，誰還怕走短路，今天走不成，恐怕沒

有走的機會了！趁現在兩軍還未在S縣接觸的時候，正是出走的機會呢！只要一出C江就好了！我親自去打聽船，親自去！』

於是他向房東借了一個燈籠，獨自開了門出去。路上是黑漆漆的，在平時或者還有幾個趕夜路的人，現在因為亂事，街上便靜悄悄的聽不見第二個人的腳步聲了。那一盞燈籠裏的火，熒熒的發出青光，懶懶的移動着——而晏達善也夢一般的走着。偶爾有一兩條黑狗，聽見有人的腳步聲，便汪汪的對着這位生客狂吠起來。晏達善生性胆小，心裏想躲避狗的追襲，又不敢跑得快；因為他聽人家說，你如遇着狗，愈跑得快，狗是愈要追得起勁的。也許狗看他還穿了一件破棉袍，認他是斯文人罷，追了幾步居然不追了，可是他的心已經別別的跳個不住。走了一截路，從街燈隱約的光中，忽然看見幾隻灰老鼠，帶着懷疑而且叵測的目光注視着他，此刻他的心又別別的跳了起來，

和方纔受了狗的驚嚇一樣。他想：『他們總該不會對我有什麼舉動罷？』幸虧兵們也揚長的摩肩而過，毫沒有同他爲難。他心裏彷彿在做諷刺文般的說：『誰說大爺們不好，大爺們够多麼好，你看！』

這時他已走到河沿了。河水像受了夢魘一般的仰臥着，不舒展的喘着氣。河畔的樹，遙遠的橋，一切都彷彿在睡眠，打不起精神來。從河沿畔的一家民房裏透出燈光，門半掩着，他很迅速的偷看了一眼，看見的是許多頭顱，許多帶紫膛色簡單的面龐，還有兩三盞油燈顯出熱鬧的氣韻，還有熱氣騰騰中不住轉動着麵團的手。大約是在做大餅罷，晏達善屏息着氣滑了過去。走了幾步，離那民房已遠，方纔敢透出氣來，他嘆了一聲，心裏想：『唉，我們的學校被你們霸佔了不算數，還要到各公共機關去住，現在竟占據民屋了！這都是你們給我們的恩惠！』

天漸漸的有點溟溟的微光，他也到了輪船碼頭。票房正關着。裏面的辦事人彷彿還沒有起來，但已在那裏談講了。他便不管冒失不冒失，隔着門板問：『今天有船麼？』

『客人！我打電話去問問看。』

『好！謝謝你！』

等他打完電話後，回話是：『船有八隻，已被縣衙門扣住裝兵，今天沒有船。』

『明天有沒有呢？』

『不敢說。』

他在失望之餘，却也帶點歡喜。心想：『還好，幸虧沒有冒冒失失的把行李喊車夫挑了來。不然又要多費一番手脚，多花幾個冤枉錢。這還是小事，最要緊的，我的妻身體如此虛弱，在這樣嚴寒的空

氣裏來回走兩趟，約摸六里的路程，她如何受得住？弄不好又要得急病呢！」

晏達善向回路走去，天也漸漸的亮了起來，一切的樹木，流水和小橋也彷彿睡醒了，活潑起來；雖然都帶一點淒其的况味。他走到家裏，看見妻正襟危坐般的坐着不動，臉上顯出焦躁的神情，恨不得即刻動身。妻看見他回來，立刻歡喜了，問他輪船有沒有，所得的回話自然是使妻也失望。

「那麼，怎麼辦呢？」妻鎖着眉峯問。

「怎麼辦！不好辦！白等！看這樣子，隨便多少天也不會有輪船。」

「那麼，還是你一個人坐小船去罷！」妻遲疑了一會，咬了咬牙齒說。

『你呢？』

『我麼？——我不要緊。我住在這裏好了。等你到了D省，平定了以後，好請你父親來接我回上海的。』

『我怎能捨得和你分開呢！我獨自去，又怎能不記念你呢。你是個弱女子，遠客異鄉，說不定有人會欺侮你，說不定豺狼們要搶你的東西，蹂躪你的潔白，甚至殺害你的性命！說不定你分娩時要遭逢難產！那時你舉目無親，該是何等的淒涼，何等的悲楚！說句不吉利的話，你死了誰也不知道。我又不是木石，又不是沒有心肝的人，安忍拋撇你呢，安忍讓你獨自一個人在S縣呢？』他有些悽然了。

『有什麼法子想呢？誰叫我們生得命苦？不做事就沒有飯吃，沒有飯吃，就要餓死。什麼也管不得了！好在這裏房東很好，待我和親生女兒一樣，你也可以放心了！上帝保護着我們，大約你在路上，我

在家裏，都可以平安罷？你——去——罷！祝你前途勝利！……」她的聲音有些哽咽了，眼睛裏瑩瑩的轉着眼淚，終於忍不住滾了下來。他們倆恨不得抱着頭痛哭一場。

『我——去，我——去！』晏達善簡直不知道他自己回答的是什麼話。

『行李還是不要多帶的好，最好只帶一個手提箱，橫豎我留在S縣，我將來回到上海，行李一定也一同帶到上海的。被褥也不用帶，只帶被面去好了。到了上海再買新棉花，好在也要不了多少錢。』妻說。

『是的，是的。行李多了，小船上也經不起重量。』晏達善一面點頭，一面他的心也彷彿是一隻船，經不起憂愁的重量。他除去書外是什麼也沒有的，於是他便檢理起書籍來。真是這樣也愛，那樣也愛，

好像金石錄後序中所說，李清照對着一大堆金石書畫，有戀戀不捨的情況。已經檢滿一手提箱了，看看分量太重，恐怕將來走到半路，僱不着挑夫時自己提不動，要受累不淺，只好又割肉一般的取出幾本自己心愛的書來不帶去。但箱子依舊很重，心裏轉念一想：『D省那邊大概總有圖書館，我可以去借的，何必多帶書呢？』於是又忍痛取出一些來。

等到手提箱檢理得很輕，他的腕力能夠受得住的時候，天已快黑了。他和妻胡亂的吃過晚飯，因為昨晚一夜未十分大睡熟，今晚很早的便睡了。

在被窩裏晏達善看見他的妻眼睛向上眨呀眨的，好像在想什麼心思，又好像有歇司迭里亞病一般，停了一會，只聽她自言自語的說：『唉！我還是同去呢，還是不同去呢？』

『還是回去罷！』

『又來了！我的身體怎樣呢？小弟弟在我懷裏呀！』

『那麼隨便你。你說我沒有決定，怎麼你也是一樣的沒有主意呢？』

『是的，我也決不定主意了！你想，就是我又何嘗真捨得你獨自冒險呢？也出於無法呀！就是冒險也應該我們倆，不該讓你獨自一個火去。所以我想，又想同去了！但是，我的身體又不讓我去。我不跟你去罷，我不放心獨自走；我跟你去罷，我或者要遇着墮胎的危險。真叫我兩難了！』

達善想了一想說：『這樣罷，去仍舊同去，不過行李都不帶，存在房東處，等平定後再來拿。』

他的妻也想了一想說：『這樣也不好。房東固然可靠，他們不會

做出卑鄙的事來，焉知灰老鼠們不來搶奪呢！倘若我們走後，S縣亂了起來，房東也棄家逃走了，那又怎樣呢？我們的東西雖不值錢，買起來的時候也都還值兩文，再也不容易置辦這許多呀。」

他們談了許久，仍是無結果；倘若夫或夫妻不到上海就要失業餓死；倘若夫妻連行李同去，妻有墮胎之虞，路上還要受丘八的驚嚇，小船載不動這許多行李，或者行李還要被逃兵或船夫搶去；倘若夫妻同去不帶行李，又恐怕將來S縣要有搶劫，行李仍不能保留；倘若夫去妻不去，兩邊又都不放心。

他們最後的決定，還是後天夫妻連同行李一同坐小船去冒一次險。他們只好閉了眼睛去冒險，什麼也不管，好在小百姓的生命價值是比麻雀還要低的。這樣他們便漸漸熟睡了。

在接到信的第三天，也就是決定後的第二天，忽然天又落起雨

來。達善便冒雨去尋車夫，說是不用他們挑行李了，給了他們四角錢；又冒着雨去找小船，一直找到輪船碼頭，方纔找着一隻，從S縣到C江不過八、九十里路，那船老大要的代價是四塊錢。達善心想：『只要有船就是好的，他們拿性命去換錢，也該多給他們幾個。』又看看船很新，油漆過未久，又很牢，能夠經得起重行李，船夫也是個年輕人，有力氣撐船，於是便答應了，叫船夫明天早晨撐船到他家附近來。達善雖是僱好船，總有疑心，恐怕要遇見阮小二一流人物，要他吃餛飩或是板刀麵，但也顧不得許多了，依舊帶着朦朦朧朧的心鑽進朦朦朧朧的雨陣裏去。

一隻小船載着九件重行李和兩個忐忑不定的心慢慢的在河裏搖看。一面搖着，一面四圍的景物也逐漸清晰起來，天也逐漸明亮起來，雨也逐漸細小起來。終於雨散雲開，晴光大放！這隻船真小，還

沒有小牀寬，兩個人兩頭睡在船艙裏便沒有餘剩的地位了。長倒還長，船頭和船尾都放着行李，他們脫了鞋子睡在船的中部。這年輕的船夫搖着船向前走。路上遇着一隻糞船，船裏人對他們的船夫說：『阿水，你父親在找你呢！』再搖了一點路，又遇着同樣的事，也是說阿水的父親在尋阿水。

他們的船快要出S縣城，只聽後面又有一隻小船很急迫的搖着追來。達善回頭一看，原來是個老翁搖着一隻空船，一面搖着，一面喊他的兒子：『兒呀，兒呀，快回來罷！莫說是四塊錢要我到C江，就是八塊、十塊我也不願去。』

『勿要有趣哉！』阿水只顧搖着我們的船，連頭也不回，滿不在乎似的打着S縣白，曳着話聲從水上過去，與他父親的船逐漸遠隔。遠遠的還聽見阿水的父親帶咳的顫抖着，竭力擴大喉音呼喊著：

『兒呀，你搖空船回S縣的時候要小心一點呀！天黑了就用不着回來，停在無人處好了！外面捉船捉得很利……』漸漸那顫抖的聲音迷糊了，稀疏了，消滅了。

達善心裏胡亂的想：『這倒有趣，這很有詩意，可以寫成一首小敘事詩！——不對，或者這是他們的圈套罷？糞船裏的人們同阿水的問答，都是他們預定好的巧計，我真進入水滸傳裏來了！糊裏糊塗的他無意的扳了扳船舷，忽然船側了，傾欹了，幾乎要翻到河裏。達善愈加害怕，以爲真的那話兒要來了。——其實是自己扳船舷的緣故。

妻也嚇得面色灰白了，忙着喊：『不要動！船要翻了！』不一會船依舊平穩的搖去。

『喝！那裏去？』一聲T省音的大喝，嚇得夫妻倆在船中都呆了起來。他們定睛一看，原來已到了城門口，有二十幾個兵負着槍，插

上刺刀，站在城門邊的岸上，惡狠狠的對他們望着。

『行李拿出來看看！』

達善夫妻想：『不好，漂了！行李送終了！』只得一隻箱子一隻箱子的搬上來，連網籃鋪蓋也都統統搬了上來。

『上來，你們也上來，拿鑰匙上來！我們好開箱看看！一樣東西也不要你們的，我們只查煙土手槍，犯禁的東西。』

驚慌的達善聽了這話，心裏略定了定，從船裏立起身來，船夫忙把鞋子放在船邊的埠石上，他雖假裝着鎮定，腳踏在鞋上，沒有踏牢，一隻鞋子掉到水裏去了。幸好船夫眼快，替他撈了起來。他不管鞋子是乾是濕，胡亂穿着就到兵們的身邊，回頭又來攙扶他的妻上岸。他狼狽的忙亂的顫抖的開了箱子，全是些書，還有點零星什物。

他們一翻翻到一把刀：『這是嗎？』

『切菜刀。』

『切菜刀不要緊，』說完又翻了起來。

一個兵看達善狼狽的樣子，彷彿安慰他的口氣說：『公事公辦，咱們也梅（沒有）法呀。誰願意大冷天站在這哈兒。』

另一個兵帶着滿臉希望的神情問，『有犯禁的東西麼？』

這個兵失望的搖了搖手，『沒有，』又轉過來問達善，『你幹嗎的？』

『在中學堂裏。』

『好哇！』這兩個字說得頗爲得意，格外響亮，『是學堂裏的。我說呢，這麼多書！』

又有一個兵很聰明的解釋說：『大學堂裏畢業回家的！』

『好罷，你們上船罷！』

達善夫妻巴不得這一句，阿水也巴不得這一句，他好早些搖空船回家，於是忙亂着又把行李搬上船。達善的濕鞋，阿水很誠實而且小心的拿來曬在船篷上。沿途又遇見一船一船的兵，總有二三十船，他們只好躲在船篷裏，閉着眼睛，聽天由命。

一路所見的兩岸灰色的樹木，在達善眼裏看來，都彷彿是那些大爺們的精靈。阿水人雖誠實，達善却疑心他是假裝出來的。怕大爺和怕船夫的恐怖在達善的心裏交錯的起落着。

好容易一對受驚的鳥總算棲息在密樹中了！達善踏着一隻乾鞋，一隻還有三分潮濕的鞋帶着妻從C江旅館後門上樓，看他們所住的房間，是沿街的，電燈也沒有，只有一張桌子，幾張椅子和一個床鋪，簡直和貧民窟一樣，但也只好住，有什麼法想？這個旅館裏冷清清的，一個客人也沒有，他們倆便是客人的全數。茶房早逃了，由一個鄰居

充當。那位臨時茶房拿着茶壺泡茶一點也不圓活，羞澀澀的說：『我不是茶房，』說時頭低了下來。旅館裏的小老板上來說：『時局不好，我們旅館裏沒有生意，已經有好幾天不開門了。我們這裏兵也佔據過。』

『給了房錢沒有呢？』

『還敢向他們要錢！他們不向我們打攪就是好事！今晚你要小心呀：說不定還有什麼變動。』

到了晚間，他們恐怕被過路的兵看見樓上窗前透出來的燈光，只好把洋油燈的火擰小，從桌上移過來放到凳子上，這樣便可有牆壁遮住。

數小時平靜的過去，他們心裏想：『現在總算好了！船老大良心很好，沒有害我們！兵們也還好！』他們正在快樂，忽然聽見敲門的

然，你一個人要到東就到東，要到西就到西，何等的自由呀！——你摸摸我的腿看，又腫起來了！肚皮裏的小弟弟動得利害呢。我彷彿覺得他的小腳在踢呢！怕不會有什麼危險罷？」隔壁敲門聲依舊不斷的響着。

達善安慰她說：『不會的，上帝保佑我們！』到這時候，除了上帝他又說什麼合式呢！

彷彿那幾個兵看看敲不開門便走了，『不開門，行李老子自己挑！媽的×！』

隔壁敲門聲依舊不斷的響着！……
達善夫妻這纔迷糊的睡去。

從C江到N縣的火車，和從N縣到上海的輪船這兩截路，他們都走得還平安。因為兵們已不在這兩個地方了。但是，他們雖已到了

上海，妻却已得了重病倒在牀上，一連幾天起不來；達善因爲幾日來吃盡辛苦，得了不眠症，且因了時局不好，輪船不通，依舊不能到D省去做事，一天到晚總是愁眉哭臉的！他的神經質的腦子，使得他從此以後凡看見灰色的東西，就要恐怖，同時並發。

一九二七，二，二四。

梔子花球

是寂靜的夏午。窗幔低垂着，好像一個默禱的少女，盤香篆盒裏透出催眠的香縷，裊裊地蠕動。牀頂的一個用篾和鐵絲穿成的梔子花球已經快要萎謝了！在這樣的雰圍氣中，牀上睡着一個久病的小母親。她的面色枯黃，彷彿秋天的落葉；她呀，她是爲了擔負人類最大的使命而犧牲快樂的呀。

只聽得嬰兒的爸爸拿湯匙攪和着藥的聲音。

『我的易兒呢？』小母親迷糊地譫語着。

他手裏拿着湯匙和藥杯，輕輕的脚步走向牀邊，微微的撫了撫她的身子說：『安靜地養養神罷，你的易兒也在他祖母的懷裏睡熟了，

我在替你調藥呢。』

歇了一會，她勉強支着左肘，無力地從他拿着的藥杯裏啜了一口，便即躺下，後來又照樣的起來啜了一口。第三次支撐着起來時，擡起一雙天真的，失神的眼，睜得很大很大，右手急急的拉着他的臂膊說：

『恐怕終是個爲難罷？』

『且吃藥，莫爲別的煩惱，』他低着頭，竭力掩飾他的悲苦。

『你叫我怎麼吃得下呢？我的生命就是易兒，易兒有什麼長短，我是不願再活在這世上的。我們總得替易兒僱個乳娘纔好。』她蹙着眉說。

『且吃藥，乳娘我自方法去僱，』他這樣哄着她吃了藥。

她靠在高高墊着被褥的枕上苦笑着說：『說呀，你有什麼法子？』

那裏來的錢呢？」

『……』坐在牀沿的他只是低着頭。

『媽媽呢，年紀這樣大了。養大了兒子，還要她撫養孫兒，真是罪過！我們做小輩的，心裏不安得很呀！況且我們家裏又不曾僱娘姨，媽媽又要領易兒，又要做粗事，那裏忙得過來？我又偏偏產後得了重病，纏綿了兩個多月，一直到如今不曾痊愈。奶呢，易兒吃了兩天就乾了；人呢，是爬不起來。不然，真要自己來領易兒，一切事都讓媽媽做真是太不過意了呢。』

他想起他母親的狼狽情形來，剛剛把鍋放在洋風爐上，油放好了，鯽魚也放下了，預備拿着鏟子去炸的時候，忽然睡熟在牀上的易兒醒了，哇哇的哭個不了，他爲了要賣文爲活不能放下筆來抱兒子，她又倒在牀上爬不起來，這真可把做祖母的窘壞了；有時吹熄了

火，有時只好聽憑易兒去哭，她只有兩隻手，丟下這個也不行，放下那個也不行。

『是呀，他真狠狠極了，大約乳娘無論如何是不能不僱的了。』

『錢呢？那里來的錢呢？我聽人家說，上海乳娘不容易僱，要先付三個月的工資，上工以後，還要做衣裳給她穿，好吃好用的。』她說。

他沈吟了一會。『那麼僱個娘罷。易兒只好暫且仍由他的祖母看護，這樣或者媽媽不至於過分忙碌了。』

『要僱自然是僱乳娘好。易兒成天吃牛奶總不及人奶來得滋養。鄰家的阿歡不是幾個月就長得白白胖胖的麼？只有我們的易兒是這樣的瘦弱！唉！僱娘姨也好罷，總比現在的情形好一點。媽媽也夠勞苦了，半夜裏總是被易兒哭醒，睡眠朦朧的起來替易兒沖牛奶。可是，

僱娘姨的錢你有麼？」

『這倒還容易，好在試工三日以後，她纔要錢。』

是黃昏的時候，被綠紗罩着的電燈發出幽寂的光。小母親仍睡在牀上，他坐在牀沿看書，祖母抱着易兒坐在窗前，頭兒一點一點的，嘴裏雖仍模糊的哼着催眠歌，而被催眠的倒快要是她自己了。

一切都在夢幻的靜境裏。

突然轟的一聲，衝破了靜境，使得他拋開了書，瞪呆了眼，又聽得窒塞着的，哭不出來的小兒啼聲，嚇得帶病的她很快的爬起來抱緊了他的腰顫着，原來疲倦了的祖母睡熟了，不自覺的易兒便從她的臂上滑到地板上去了。

她哭泣了；不是他阻止着她，她一定要下牀來看看她唯一的生命

易兒究竟是怎樣了。

好心的鄰人聚了攏來，擠滿了一間本已堆滿箱籠什物的小房間。

『啊呀，眼睛是閉着的呢。』一個驚詫的聲音。

『讓我去看看呀，不要拉牢我的臂膊，』那邊牀上的小母親哭嚷着。

『啊呀，跌得這樣重，他失去了知覺呢。』又一個冒失的聲音。

『讓我去看看呀，讓我去看看呀！』小母親越發哭泣了。

梘子花球搖搖欲墮的顫抖着。

易兒幸虧得沒有什麼意外。

『天可憐見着呢，』她說。

他不得不立刻到薦頭店請娘娘姨了。但他的衣衫先就使娘娘姨看不

起。娘姨穿得齊齊整整，一身灰色的紡綢衫褲。

『先說好了，飯我是不做的，』說時把嘴一撇，頭兒一偏，『針線倒可以做。』

『好，好，飯就不要你煮罷，』急於用人的他只好答應，心想多少總可以替媽媽分一點勞。

於是娘姨隨他到了家，立在房門口。

『飯不煮，小孩的尿布是要洗的。』她急急的說。

『尿布我可不洗，』娘姨連連的搖着手。還沒有站得穩，看看這箱籠什物亂堆着的小房間，彷彿有什麼豺狼追趕她似的，很快的，很快的一瞬間就跑了！

他和她默默相對無言，良久良久，彼此的眼睛模糊得看不見彼此。怕不是窗幔低垂着的緣故，遮蔽了光罷？怕不是香縷繚繞着的緣

故，薰迷了眼罷？

梔子花球披上夜神的黑紗了！

一九二七，九，八。

失

戀

蒼蠅

一

他從他所寄寓的親戚家裏出來，坐在黃包車上，兩腿夾着一個網籃，背後放落的車篷上安了一個鋪蓋；這便是他的行李，也就是他完全的財產。黃包車在無盡的大道上一步一步的走着，他覺得也一步一步的與幸福接近。今天他的心裏特別的高興，因為今天是他第一次腳踏到社會上來做事。

他心裏想：『家裏人常說我不會應酬，是個大傻子，現在大傻子也居然要做個自立的人了！昨天我到新民報館，婁經理向我說編副刊洋十元，校對五元，錢的多少倒不要緊，自己願意做的事，興趣總是

很好的。」

一到報館，婁經理便出來見他，看他是個青年，心裏似乎很歡喜，要他在經理室裏住，因為經理自己是不常在報館裏住夜的。又指定了一個桌子，和一把椅子給他。他看經理一臉的白麻子，圓而且黑的面孔，人倒是很和藹的。

他忙着把網籃打開，要用的東西都拿了出來。又把鋪蓋打開，鋪在幾塊硬木板搭成的牀上，這是他在做學生時代就看慣了的，倒也不覺得什麼。

忽然門呀的一響，走進一個女子。她是剪了頭髮的，一身黑衣裙，扁扁的臉；但皮色的枯黃而無血色，却表示出她是飽經風塵的。

「晏先生，真好極了，你也到報館裏來了，我可以免得寂寞了，報館裏的人，我和他們都談不來，雖說是腦筋也不十分舊……好好，

你理東西。』

她默默的坐在椅上，晏先生看見鄭女士進來，依舊繼續整理被褥，同時便想起他第一次和女性交際的情景：

愛智女學的幾個教員爲了教育廳通令童女穿裙的問題，起了懷疑，便在新民報上登了一個啓事，定期在校內討論這個問題，請T埠關心此問題的人共同的參加，公開的討論。晏先生同着他的朋友李鳴聲同去參加。是春天的時候，庭院裏的紫丁香送過陣陣柔和的香氣來。在座的有三個女子，其餘都是男性，大家都介紹過了，跟着便是一陣沈默。晏先生起初是低着頭的，很感到跼促，簡直不敢抬頭看她們。後來因了鄭女士問他，便抬起頭來。

『晏先生有什麼意見？』

『我的……意思以爲……』他不轉睛的看着她們，那位唐女士穿

了一件白花緞的夾襖，不受束縛的幾莖美髮擱在額前，顯出不假修飾的天然風致。牙齒微微有點暴露，於是她便不時的狂笑，以遮掩她的白璧微瑕。『以爲……主張童女穿裙的人是完全不懂得兒童學的，兒童並不是……』他又看那位余女士豐潤的面貌，和悅的容顏，似乎是個樂天主義者，什麼愁悶都不知道的。一雙肥胖的，白嫩的手，簡直和三歲小孩子的一樣。『是的，並不是，並不是縮小的成人。她們有她們的世界，她們的世界……要她們學做大人，穿起裙子，簡直把她們的天真活潑完全戕賊了，……埋沒了。難道教育廳要使得每一個小女孩都變成人家的小媳婦麼？否則他便是印度人，看慣了女子八九歲便嫁人的。……』

這時大家都笑了起來，余女士的笑聲最高；或者是因爲他的話還有一點幽默，也許看他那種神不守舍的樣子，覺得好笑罷？

他想到自己以前偷看她們的神情，禁不住笑了起來。

『晏先生，怎麼忽然笑了起來？』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他又陷入了冥想：

討論的結果，不用說，都是主張童女穿裙應該廢止的。後來又隨意談了一些文學，社會問題和婦女問題。他覺得唐女士的談鋒極銳，並且顯有旁若無人的驕氣；鄭女士也還不弱，但總有一些令人願意親近之感；至於余女士呢，似乎無論對於什麼都不堅持她自己的意見，謙懷若谷，首先給了他一個很好的印象。

『余女士以前在什麼學校畢業的？』晏先生很想和她更接近一點。

『一女師，她們兩個也是一女師畢業的。』

『呵呵，』他想起他自己的姑母也是一女師畢業的，想來她們一定認識，告訴不告訴她們呢？他有一個弱點，只要一看見一個女性，不管是誰，面貌和學問都還可以將就的，便想到將來能不能夠做他的情人。倘若告訴了她們罷？在他可笑的倫理觀念中便會感到這是不大合適的，姑母的朋友是與姑母平輩的，將來怎能嫁給姪兒呢？不告訴她們罷？又怕失去了很好的接近的，或者說恰當一點，親近的，機會。但是他生性胆小，又恐怕戀愛有什麼危險，終於他便以不向她們起野心的決定告訴了她們。差不多這都是很快的一瞬間的事。『晏秀慧你們認識麼？她就是我的姑母。』

『認識的，認識的，她和我很要好。』鄭女士搶着回答。

『我也認識，原來你就是她的姪兒，我說呢，容貌很相像的。她也是和晏先生一樣，圓圓的臉，戴一副近視眼鏡。』唐女士彷彿五十歲

老太婆的口吻對着小輩這樣的說。

『晏秀慧還是與我同班的，我們倆的座位是並排着的。』余女士笑着說。

『她如今在一女師附小服務，……』

他一邊想着以前的事，一邊也已將被褥鋪好了。

『對不起得很，怠慢了！』他將自己的回憶打斷，對着鄒女士說。

『沒有什麼。……我本來是在樓上一個人用飯的，很覺得寂寞。』

我想同晏先生一起在樓下用飯。』

『好的，好的，』晏先生覺得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但他又有一個癖性，凡是女子有了戀人的，他便自動的把他的妄想打斷。比方，唐女士在三年前就有了一個戀人，到法國留學去了；鄒女士的愛人就在本埠一家洋行裏辦事。他知道了這些，對於唐，鄒兩女士便和平常

「一見女人便愛」的主張不同，很歉惶的退避了。他不想搶奪別人的愛，使別人多受痛苦！說老實話呢，怯懦的他就沒有本領能夠牢籠一個女子在他的籠下。所以他雖然感到與鄭女士一同用飯是幸福，也不過是使生活多一點綴罷了。

談了幾句，鄭女士便跑到樓上做剪報的工作去了。

晏先生跑到新工作的桌子上，將原有的信插貼上幾張條子，分成「文藝評論」「小說」「詩歌」……以及私人通信等項，放在桌子前面的牆上。又提起筆來，做了一個廣告，自己介紹自己，然而却用「本館」的名目：

『本館特別啓事』

本館現聘晏達善先生担任文藝副刊編輯，以調節現代人的枯燥生活。內容分文藝評論，小說，詩歌……等欄，自八月

一日起創刊，請拭目以待。」

寫完，屈指算了一下，今天是七月念三，還有一個星期可以預備籌畫呢。『好，不要緊！』說着便把這廣告交給黑手黑臉的排字工人，要他排在論前，用四號字，題用木圖。

過了兩天，他接到友人汪衡一篇小說，是投給文藝副刊的，還附了一封信，裏面有幾句話說：

『婁先生真有識力，他聘請你來擔任文藝副刊的編輯。將來T埠的文藝的前途，一定很可樂觀。』

汪衡不知道廣告是他自己做的，更不知這個工作是晏達善自己請求來作的。

『戀愛……社交公開……余女士……這個……戀愛大約應該是青年尋求的罷？……我要找一個愛人纔好……最好是研究文學，同我有同一嗜好的……法國浪漫詩人繆塞（Musset）不是和女小說家喬治·桑特（George Sand）戀愛麼？英國白浪寧夫婦（Mr. and Mrs. Browning）不都會做詩的麼？我國趙明誠和李清照不都是會做詞的麼？……倘若我和理想的她將來成了名，那麼我們的戀愛也就成了文壇的韻事了。鄭女士和唐女士都有了主，……余女士還沒有愛人，又很喜歡文學，前兩天做了幾首詩給我看，倒還不錯，我還是向她進行罷！……但是，這是不大好的，難道男女社交一定非戀愛不可麼？社交公開並不是戀愛，這是誰都知道的。我既然是個有點新思想的人，還是不要妄動，給人家做個榜樣纔好。……唉，天曉得！戀愛不是勉強的，是自然而

然的，社交公開固然不是戀愛，然而却是可以由社交達到戀愛，想來想去，我還是進行的好。」

他拿了一支筆，本來預備寫文章的，忽然想起自己的事，便沈思起來。

轉了一念，把筆一丟，嘆了一口氣說：『怎樣進行呢？她究竟對於我意思沒有呢？……』他困惑住了。

『是喲，我曾看過許多討論戀愛的書報，說是戀愛必須經過長期間的友誼。我和余女士相識雖已半年，究竟是很短促的。我也不會問她有什麼表示。談話的時候總是很客氣的，很嚴肅的，差不多我把她當作和我姑母一樣的看法。我不會對着她起過什麼不好的意思。是的，第一步我還是依舊把他當作個朋友纔好。』正在想時，忽然門聲一响，幾個青年踱了進來。他舉目一看，一個很胖的是戚揚左，一個

面色黧黑而好修飾的是汪衡，一個戴着近視眼鏡而有女性美的是曹居仁。

一進門揚左便哈哈的笑了起來，接着臉上的筋肉也就起了顫動，彷彿攪動得很快的漿糊，『老婆，你知道麼？阿曹有了戀人了！』

居仁低下頭，面紅紅的說：『你總是這樣造謠言，誰跟你說的？』

『你自己跟我說的。』

『老實說，是有一個女子在愛我，但我却不愛她。』：：：我們的友誼差不多已經保持到三年之久了。』居仁翻了翻白眼，略抬了頭，帶點矜持的說。

『坐下談罷，』達善說，大家就了座，達善帶着羨慕和可惜的神情說：『阿曹，你也未免太辜負了人家一片好心。』心裏想，『可惜』

我沒有這樣好的機會，人家自己找上門來。」

『未必罷！那有「柳下惠坐懷不亂」的道理！』汪衡是最喜歡拋書袋的。

『你不要說人家，』這時居仁昂起頭來，面孔依舊是紅紅的，自己以為說得很激烈，但聲音中總帶着溫柔，誰也不覺得畏懼，『你自己呢？華西女學的女學生鄭學韞和汪蘭茜不是時常同你來往麼？』

『她們是我妹妹的同學，不過常到我家來玩罷了。我們只是朋友的關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你不要瞎說。』汪衡莊嚴的說。

『唉！可惜我沒有戀人，否則我一定要承認或是說給人家聽的。這有什麼可隱瞞的呢？況且，這不是一件可以驕傲的事麼？』達善這樣的想。

揚左問：『老晏，你呢？』

達善帶着鬱悶的神情，簡單的答道：『我麼？還沒有。』

居仁歪着頭，帶着開玩笑的神情說：『余女士，不好麼？』他是不大看得起余女士的，一來爲了她比他年紀大，二來爲了她長得不纖瘦。

達善說：『我也是這樣想，不過……』

汪衡說：『她時常向我妹妹說起，你爲人很老實的；可見首先你已得着她的信仰了。』

『是的，』達善聽了很歡喜，竭力要想搜尋她對於他友誼深厚的證據，『她時常到報館裏來，她替婁經理編輯小學生半月刊，因爲我喜歡兒童文學，她不時的徵求我的意見，她很謙虛，和悅，彷彿從來不會發脾氣一樣。像她這樣的人，將來一定可以有成就的。我到她

家，也走過幾次，有時她還打電話約我到她家去玩。』末一句聲音說得格外的響亮，沈重，好像這時他已得到光華燦爛的一等勳章。這時他的眼向上翻着，立刻余女士胖笑的幻影顯現在他的眼前。

大家便揶揄着說：『你很可以毛遂自薦，在婁經理面前，要個小學生半月刊編輯做做了。這樣豈不是更可以有接近的機會了麼？』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達善一面說着，一面心跳。

『沒有什麼！唐伯虎爲了秋香寧肯做奴僕；韓偓爲了一個帶有金錢的姑娘寧肯做她家的門館先生：你比他們高明得多呀！這有什麼呢？……』

他們談笑了一陣青年所最高興談的戀愛問題，也就告辭而去；所留下的沒有什麼，只是使得晏達善多一番煩惱，愈加激動起來。

『他們都是幸福的，』他想『像居仁這樣的面孔，找女朋友自然

容易。像我這樣的醜小鴨，誰來睬我呢？汪衡雖然是和我一樣的黑炭頭，他可以因他的妹妹而得着女朋友，我的姑母比我大一輩，自然一切都不同了。她也不介紹女朋友給我，余女士她們還是我自己認識的。他們是可以驕傲的，惟有我只好被拋棄在污泥裏。……」

「喂，你在想什麼，」達善的肩著了一下，回頭一看，是那戴草帽，穿白夏布衫，舉動伶俐的李鴻聲。

「我說，我有一個朋友，名叫吳凌雲，他在北京窮得無聊，想找一點事做做，你可以在婁經理面前推薦一下，讓他做個校對麼？」鴻聲繼續的說。

「很好，很好，」達善說。他柔和而無抵抗的性情，只要一件事於他人有益，於己不大有害的，總喜歡這樣答應。於是，這「很好，很好」便成了他的口號。

正在這時婁經理也莽莽撞撞，邁着大步進來了。一進門便把他那頂硬白帽向他自己的桌上一擱。提着長衫的中縫不住的甩，喊着『熱呀！熱呀！』抓起一把扇子就扇，又拿手揩着汗說：『外面的太陽大得很！』

『好了！婁先生來得真巧，我們正談着要想介紹一個人到這裏來當校對。』達善說。

『好呀！這裏的校對不行得很，錯字很多，我久已想換一兩個了。他叫什麼名字？你就寫信給他罷！請他就來。』

三

天氣漸漸的涼爽起來，轉瞬便到了秋天。許多在文藝副刊投稿的朋友，商量着在中秋的那一晚，一同坐船到喜沽去賞月。

達善眼看着余女士和汪衡的妹妹上了一隻綠色的小船，而汪衡也跟了上去。他這時也不知是怯懦呢，也不知是恐怕被人察覺他的心裏是在想着余女士，雖是也願意腳踏在綠船上，不由的却踏到灰色船上去了。雖說是社交公開，奇怪得很，自然而然的，鄭學韞和汪蘭茜因為看見余女士是在綠色的船上，她們提着食物，也上了綠色的船。跟着李鴻聲，曹居仁和戚揚左帶着水菓和點心以及樂器上了灰色的船，船便開了。唐女士也是被約請的，因事不能同去賞月。鄭女士這時已不在新民報社，跑到P城學戲劇去了；但却時常來信給達善，稱她是她的弟弟。

槳聲呀啞的蕩了起來。大家開始把帶來的東西打開來吃一點。城市囂雜的聲音漸漸的遠了，風送過一陣涼爽的河水的氣息。起初灰色船成了「時代的落伍者」，總是在後面「老趕」，大家不服氣得很，

尤其是揚左氣得漲臉的：『難道真是女性做了中心麼？船夫！趕上去！』鴻聲和着說：『好！』

不到幾分鐘，兩邊船上的笑語聲都可以聽到。漸漸兩船並排着走了。灰色船上的人，拍着手掌，拍得很響很響。揚左開始擲了一個梨子過去，如果學韞不躲閃得快，幾乎要打在她的臉上；那邊又擲了一個沙果回來。漸漸兩邊船上亂丟起來。綠船上面的女子們笑作一團了！達善件件事都是落後的，摹仿別人的，本來他不敢擲果，雖然他想擲；現在看見大家都拋，於是他也拋了一個過去，想打中余女士；誰知因為用力過小，竟落到水裏。一陣譁笑。船仍不停的進行。

太陽漸漸隱在山後去了，船已到了喜沽。九個人提着食物上了岸，停了一個亭子裏。大家散亂的在欄杆旁就了座，便把麵包，牛肉，菓子醬，牛油一類的東西拿了出來。汪衡顯出很能幹的樣子，從

懷裏取出一把小洋刀，將菓子醬的罐子打開，趁余女士取麵包的時候，雙手捧着打開了的罐子，遞給余女士。達善看了，引起無名的忌妒，覺得汪衛是很卑鄙的，而自己又不曾想到這是一個在女王面前獻殷勤的機會，心裏想：『失去了，失去了，可惜得很。』

喜沾除去春天可以看桃花以外，實在沒有什麼景色。從亭子裏望出去，一面是亭子的出路，一帶長堤，堤外是小小的溪河，其餘三面都是荒榛蔓草。尤其是這秋天，一切都顯出頹敗的灰色。這時大家唯一盼望着的，便是月亮快些從東方出來。

汪衛隨着她的妹妹以及學韞散步去了。余女士和蘭茜到附近P Y大學觀光去了。亭子裏只剩了四個人——鴻聲，居仁，揚左和達善。不知怎的達善心裏覺得鬱悶得很，恨不得借着 Hercules 的大力將亭子擊碎，恨不得放一把野火將整個的喜沾燒掉。但他究竟是個弱者罷？

他的氣忽然平息了許多，獨自踱出亭外幾步，不過仍不能完全消去塊壘。在亭畔一株樹旁呆立了一會，有意無意的望着PY大學的燈火。天色漸漸的黑暗下來，遍野都是蔚藍，河水是藍的，荒草是藍的，枯樹也是藍的，人的面孔也是藍的。不一會，月亮上升了，朦朧的上升了，在亭子裏的居仁喊着說：『呵，月亮！看呀！』

達善以他遲鈍的眼睛看看月亮，身子倚在亭畔秃不著葉的枯樹上，以妨傾跌。他覺得余女士是無意於他的，而他也沒有力量向前進攻。他的心也和月光一樣的朦朧。忽然間他想起他自己的遠離了的父母，『我真是一個糊塗人！經濟問題還沒有解決，難道就能解決戀愛問題麼？家裏的房產是早已賣掉了，父親寄居在親戚家裏，替人作書傭，寫經一本，只能得到一角錢，母親住在娘家，我還有心緒追求渺茫的戀愛麼？我沒有能力，不能夠瞻養父母，使父母流離失所，我真

是自己慚愧呵！我應該專心研究文學，我應該重興家業呀！」他對着月亮滴了幾點思親之淚，然而性的煩悶依舊不能除去，立刻又侵襲到他身上來了。

『唉！愛情與麵包！』他心裏想。

遊倦歸來，依舊各人坐着原船。在船上揚左吹着笙，胖的臉孔更加漲得胖了。居仁吹着橫笛。達善遙遙聽得綠船上汪衡迷人的簫聲。又聽見余女士拍着手稱讚。雖然達善知道汪衡另有愛人，並不愛余女士，但他總有點擔心。大家都是說有笑，只有達善保守着沈默。

四

達善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只有十五塊錢一個月。除去六塊錢的伙食，再用去四塊錢，每月還可以節省五塊錢下來，他便寄給父親；雖

然爲數甚微，總算盡了他一點心意。現在他正填匯票，誰知却被婁經理發現了。

『你還有錢寄給你父親麼？像我們賺得比你多，反存不下錢來。』
婁經理驚奇的說。

『沒有法子。我父親找不到事做，如今還寄居在親戚家裏賦閒。我寄錢給他，明知也是不夠他用的，但總比不寄好一點。』達善憂愁的說。

『是的，我知道。你是很誠實的。我看你應該多得一點錢纔好：……』經理沈吟了一下說：『你幫余女士的忙，辦小學生雜誌好麼？每月七塊錢，她也是一樣。將來你們兩個的工作是：你選稿，她修改，她按照你所選出的去修改。你看如何？』

『很好很好。』達善面上顯出喜悅的光輝，這正是他求之不得

的；朋友間一時的戲語，不料竟成了事實。『就這樣辦。』

忽然一個瘦削的青年顯現在面前。達善向他看看，見他兩額凹入得很深，下頷很尖，愈現得瘦削，雙目炯炯有光，頭髮是豎了起來的，彷彿很英明精幹的樣子。

他慢慢的立定了脚，脫下帽子，自己介紹說：『我——就是——吳凌雲。』

『呵呵，原來是你來了，歡迎，歡迎！』達善說，一面又介紹給經理，『這位就是李鴻聲託我介紹的新同事吳凌雲，這位就是經理，我就是晏達善。請坐。』達善一一介紹了。凌雲說了聲『好，』但却依舊立着。

『你可以編輯國民之友，一個月十元，另外校對費十元。因為國民之友篇幅大一點，所以你比達善可以多拿一點校對費。不過篇幅

雖大，翦稿子也是可以的，不比文藝副刊全用新稿子，所以你們的編輯費是一樣的。」經理很公正的說，接着又道：『你的行李搬來了麼？』

『搬來了，在外面。』

『你可以在樓上住，你隨我來。』說着經理便領着吳凌雲出去了。

五

『你這樣早，匆匆忙忙的到那裏去？』

『我麼？：我：送小學生半月刊的稿子給：余女士去修改。』

『她每天下午到婦女補習學校去教書，我是那裏的校長，今天我就要到那裏去。我看稿子還是我交去好了；你這樣一天一天的送稿子

去，走七八里路，未免太辛苦了。况且，今天天氣很冷，外面在下雪呢。』經理說時望了望窗前，一片寒冷的白色映到他們的眼簾裏來。

『不要緊，我可以坐洋車。』達善說過，便挾着一捲稿子很快的走出了門。

經理眼望着他出去，不免嘆了一口氣：『可憐得很，這個小孩子，他迷戀着余女士了！』

一輛黃包車衝着雪風前進。達善在車裏想：『昨天我告訴她，今天我還要送稿子去，要她等我。我應該不失約的。這一次我到她家，一定更能得到她的信仰。』

『我應該怎樣進行呢？據平常戀愛的方式，是應該約她遊公園的；但以前李鴻聲曾約她三次，她都不曾去。難道我也去碰這個釘子

麼？去得人多了，太沒意思！只是我們兩個人去，她那裏肯？我還是穩重一點的好，不要讓她看不起。」

這時他抬了一抬頭，看見雪花在空中亂舞，彷彿梅林的落英。街上行走的人都滿披着雪。白河就橫在前面，河裏的水已經結成了冰——很厚的冰。還有零碎的冰凌疊在近岸的地方，也就是河的兩旁。一種用稻草與竹片編成的輕便筏子密佈在冰上，有幾隻在河上穿梭一般的行着，行法是用竹竿撐着水，一撐便能撐得很遠。有時激起兩旁的冰彷彿擊碎了童話中的琉璃山一樣，尖細的，亮晶晶的碎冰塊都飛了起來：這是北方特有的景色。

夾道的槐樹和柳樹已綴着雪的白花了！

「我聽人家說，」他又低着頭想，在車兒顛簸，「最好是約意中人到旅館裏去開房間……笑話，那簡直是性慾了。我所夢想着的是

柏拉圖式的愛，靈魂的戀愛，對於這樣一個自己崇拜的人而起一種污濁的念頭，未免是褻瀆她了！

『况且，以前我是性慾很難抑制的。現在有了個光明的對象，却把我的性慾淨化了。每逢要起不淨的念頭時，一想起余女士，不是便悚然止住了麼？』

過了十幾分鐘，他已看見自己所熟悉的門，他便下了車，任雪在身上洒着，很熟悉的拉着門鈴，裏面便叮叮噹噹的響了起來。即刻便有僕人開門。僕人早已認識他，知道他是余女士的朋友。他抖了抖身上的雪，一逕的進去，一面上了熟悉的樓梯，一面高聲的喊道：

『余女士起來了麼？』

接着便聽見溫和的一聲：『呵，晏先生！……』門打開了。達善看見余女士依舊是睡眼惺忪的，頭髮散亂的披着，他愈加被她吸引住

了。

『對不起得很！吵醒了你的清夢。』達善站在門外抱歉的說。

『那裏！請進來坐。我本來也要起來了！』她推開了窗子，回頭微笑的說：『今天下這樣的雪，晏先生還來，真是太辛苦了！』

『不！我是爲了送小學生半月刊的稿子來給你修改的。』

達善進了門，坐在坐慣了的椅子上；這把椅子他差不多至少也坐了六七十次！余女士倒上一杯茶來，他照例的慢慢啜飲，冥想着這茶是她那肥嫩的手遞給他的。

余女士盪好被褥，洗了一個面，便也坐在她常坐的椅子上。於是他們倆便談起來。一切都不變，死板板的，這就是達善關於戀愛進攻的方式。在余女士一方面也許比上幾點鐘課還要難受而且拘束；而我們的達善呢，自然囉，是感到有無窮的樂趣的。他非坐到了十一點半

不肯走，有時也吃一頓午餐，但他總覺得不好意思多打攪。現在不過是談話的開始。

『晏先生吃梨子麼？』余女士拿出幾隻梨子，用銀刀削着皮，將皮削成不斷的一長條。達善覺得這是很本領的，一邊又說：『多謝，多謝！』他眼不轉睛的看着她將小孩般的胖手轉動着。

他能夠吃着余女士親手削皮的梨子，確是他的好成績，將來可以在朋友面前誇耀的。他不愛說謊話，但却愛在話裏加一點感情進去，於是他所誇示於人的便變成很有意思的了。說實在話，余女士無論什麼舉動，他都很容易的可以推測或是誤會成很深的意思。比方說罷，一張桌子是有四方的，倘若余女士坐在他的對面，他的心裏會想：『你看余女士對我是有意思的，她故意坐在我的對面。』倘若坐在他的左邊或右邊，他的心裏會想：『你看余女士和我多要好，她恰恰坐

在我的身旁。』所以余女士無論坐在那方，在他看來，都是有深不可測的涵意的。

現在他也是這樣的想：『余女士待我多要好！除了我，她恐怕不會親自削梨子給別的一切男朋友吃過。這是難得的無上光榮。再說，別的一切男朋友坐椅子的工夫就沒有我大，次數也沒有我多。』

他是拙於言談的。每到話的線索斷了，余女士爲了使客人快樂，不致受那相對無言之寂寞的緣故，很巧妙的就將線接上。但是如果她倦於應對，把話切斷的時候，他便很惶恐的另外找一句不相干的話脫穎而出，一時找不出話來，他也寧肯靜默的坐着，不願告辭。不管怎樣，能够多在這溫暖的房裏多坐一會，他便多感到一些幸福。他們已經談過了好幾點鐘，兩人都不會離開椅子，現在是余女士倦怠的時候了！他很惶恐，加之，他看着太陽慢慢的升了上來，鄰家屋頂的殘雪

漸漸的消融了，他又恐怕過了十二點，時候太遲，回去趕不上中飯，他又捨不得離開這裏。

『今天天氣真冷！』他勉強的說了一句極無味的話。

『是的，很冷！』

『中秋那一天游喜沽賞月有趣麼？』達善奮勇的再湊上一句。

『還好！』

『不好，又斷了！』他想着，於是又說了一句，『你的那首詩金手錶很不錯。』他覺得這首詩含滿了深情，是爲他作的。雖然他不會送她什麼金手錶，（況且他也送不起）但他却想像着所謂金手錶不過是熱情的象徵。自然他爲了鄭重身分的緣故，不願意問個確實，那首詩是否爲他作的。

『她謙虛的說：『我胡亂作的！作得不好呀！』』

『很好，很好！』他順便說了一句愛說的口號，又沒有話講了。太陽快要曬到中天，他便恨恨的告辭而去。

六

『我們辦這小學生半月刊的三個人預備合照一張相，留作紀念，你說好麼？』經理說。

『很好，很好。』達善歡喜不勝，口號又脫口而出，他想這是他與余女士接近的一個機會。

『余女士不久就要來，我約她一點鐘來的，現在已經半點多了！』經理說時看了一眼手錶。『你有好衣服，也可以換一件。』

『我沒有。一件罩衫已經拿去洗了，我只有兩件藍竹布罩衫，一件破棉袍。』

『唉！……』經理回過頭來，看見了余女士微笑的立着，便說：『我剛說你要來，你就來了。好罷，一同去，一同去！』於是三個人便到了照相館。

登樓以後，三個人互相推讓着，不肯坐中間。達善心裏自然是希望余女士或是他自己坐在中間的；因為這樣他便可以和余女士並肩而坐了。這時經理說：『達善，你坐中間。』

達善心裏別別的跳着，恨不得余女士也要他坐在中間，但面孔却紅紅的，口裏含糊的說：『不敢當！不敢當！那裏！那裏！』

經理又說：『那麼，余女士坐中間罷？』

達善心裏又別別的跳着，恨不得余女士答應，便慫恿着說：『是的，還是余女士坐中間的好。』

『那裏！我們小孩子那敢坐中間？婁先生年長，還是婁先生坐在

中間的好。』余女士說。

這自然是達善心裏所竭力反對的，但在外表上，却又矯枉過正的，也請婁先生坐在中間，雖然是出於勉強的請求。

誰知婁經理竟說：『既然是你們這樣謙讓，我也就不好意思再推辭了。』這對於達善差不多是當頭霹靂。他懊悔得很：

『唉，唉！我何必要這樣請求呢？傻子，傻子！』但再轉而一想，却又坦然了：『只要在一張照片上，就是遠離一點，又有什麼！別人未必有我這樣的幸福罷！』

過了一些天，他又得着一個很好的機會。經理送給他兩張劇票，說是今晚N K學校演新劇，要他約朋友去看。他想：『我約誰呢？居仁麼？汪衡麼？……無疑的，這應該約余女士。雖則從報館到她家有七八里路，但這有什麼要緊呢？去，去！一定去！』

到了她家送給余女士一張劇票，爲了矜持的緣故，他一句話也不說，便學着英雄，立刻邁開大步離開了，雖然他的心裏是像被火箭中傷了一般的痛苦。

他走到樓梯口了，她喊着說：『晏先生，不要走，我們一同去。』

這簡直同天使的聲音一樣，很快的他就立定了腳，很快的他又踏到她的房裏。

他聽見一個老太婆的聲音叱着說：『不要去，這樣冷的天氣！』他又聽見一個年紀較輕的婦人，大約是她的嫂嫂，的聲音：『不要緊的，他是小孩子！』

余女士鼻子嗤了一嗤，『笑話！』便打開箱子取出大氅來。相形之下，他是愈加見拙了。但他相信余女士是不愛虛榮的，所以也不怕

她笑他的破棉袍，一點也不慚愧。

匆匆忙忙的他們便一同上了黑暗的市街，在微弱的街燈光下走着。他看見地下並行的兩個黑影，心裏頓時清明了許多，這是他一年來第一次一同和她同行，他覺得這比他在棉業專門學校領文憑時還要來得榮耀。

朦朧的月光是這樣的迷人呀！

『以余女士這樣的家境，又何必辛辛苦苦的自謀生活呢？』他想知道她更詳細一點。

『唉！不要說起，一說我便懊惱！我的父親在外面娶了好幾個姨太太，永遠不回家來，將我母親拋撇了！我們雖然住着大房子，衣食不缺，但零用錢我父親一個也不給我，就是給我，我也不稀罕。女子是應該謀經濟獨立的，不然，更要受男子壓迫，沒有生存的地位了。』

所以，我要做一點事，我連教書，編半月刊，合共也不過只賺二十元。」

『我也是一樣的，月薪只多了兩塊錢。錢真經不起用！』

『不怕的！天是不會苦待我們的！』她像童貞女一般的聖潔說了這樣的話，鼓舞他重上戰士的征途。

她又說：『不久我預備到C島去旅行。』

『你還是不要去罷！我們許多朋友在一起不是很熱鬧麼？』

『C島的風景實在太引誘人了！但是，我也不一定去，就是去，我一定留個地址給你，我們可以時常通信。』

他們慢慢的行到電車站了，他們又並肩的坐着。好幾個鄉裏人驚疑的望着他們倆，他異常得意。電車每逢經過電線的交接處，便發出一個四射的火光，不時的發着，正如他心中愉快一樣，也是一個一

個的火花，光明，輝煌而且閃耀。

他心裏想：『我如果失去這個機會，恐怕很難了。我們可以肩並着肩走進去。就座以後，我應該略微露出一點我對她的深情。次之，我便伸出手來。是的，勇敢一點，大膽一點，伸出手來，握着她那肥胖白嫩的手。今晚能够做到這一步就好了。』

他們到了NK學校的劇場，達善便隨着余女士選擇一個較近的地方坐了下來。他在幻想着他的幸運的開始，躊躇着究竟要不要握她的手。

『喂！先生，坐到那邊去。這裏是女賓席。』一個童子軍說。

達善進門時不曾注意，抬起頭來一看，果然是男的一邊，女的一邊；只好氣憤憤的坐開了。

達善只有這兩次機會是很好的，而他的結果却很壞。他和余女士

納交已將一年了，從來不曾摸過她的手，不用說是親吻，更其談不到擁抱！

七

近來達善除去追求渺茫的戀愛以外，還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苦悶：凌雲曾帶着一種莊嚴而又彷彿懇切的樣子向達善說過：『喂，老晏，你編的文藝副刊，我看對於社會是不生什麼影響的。如今社會上有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那有閒工夫談文學。你看，許多貧民苦工都待我們拯救，你還是多看一點主義和問題的書罷！最好文藝副刊能够減少一點篇幅。我是你介紹來的，當然我是站在你一方面的；你的副刊如果能合併到我的國民之友來，那麼，你的位置就可以更牢靠一點了。人家在說你的閒話呢！』

凌雲的話是真的，新報的一個股東曾向經理說過他的壞話，而經理又轉達給他：『晏達善編文藝副刊真是太笑話了！老虎外婆這個故事連我們家裏的老媽子都會說，他居然好意思堂哉皇哉的登在報上。沒有稿子的時候，又登了許多新詩，一行只有七八個字，空白很多。太偷懶了！報館的生意怎麼會發達？唉！營業前途，不堪設想，不堪設想！』

達善獨自一人在房裏，想起他們的話，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忽然在他的眼前顯現他的姑母。

他因為近來迷戀着余女士，便把她慈愛的，年輕的姑母忘記了。秀慧微蹙的望着他，愁慘的說：『唉！達善呀，你這幾天消瘦得多了！』說時便溫和的撫着他的肩。

他感激得幾乎落淚：『我的好姑母！我真感謝你來看我。我是被

社會遺棄的人，我心裏煩悶得很！」他不好意思將他對於余女士的愛慕以及凌雲想排擠他，股東不滿意他的話告訴他的姑母。

「達善呵，你應該好好的保重你的身體。你的父母沒有別的兒女，只有你一個，全靠你重興家業。做事本來是機械的，但你要忍耐些！我很覺得你可憐！你如果悶了，可以常到我那裏去玩。我有一個女同事，也是以前同班的女同學，同我要好的，她名叫胡美玉，她很想在你面前學英文，託我介紹，而我自己也想學。每逢星期三、六就到我那裏來罷。一女師附小有一個學校園，空氣很好的。」

達善覺得她的話字字都是珍珠，他不住的點頭，最後說：「很好，很好！我一定常到姑母那裏去！」

秀慧說：「這裏有兩塊錢是我從薪俸內省下來的，我知道你的生活很困難，錢少得狠，你拿去看罷。」

達善謝了，接了過來。他的姑母是時常給他零用錢的，而她自己每月的收入，也只有三十元；所以達善看這兩元，比數百元還要可貴；難得的是他姑母慈愛的心。

此後他便每逢星期三，六到一女師附小去教英文。但因為他已迷戀着余女士，所以對於胡美玉，又是將她當作長輩的朋友看待。他不知道他的姑母是特意介紹美玉給他，含有深意的。

有一次達善病了。美玉來看他，送了他一本粉紅色的信箋，又說：『你的姑母事忙，她託我來看看你，不想你却病了。』她很憂鬱的坐在那裏，默然不響。達善不大願意談話，也是不響，大家都做啞子，不久美玉也走了。

後來他的姑母和美玉忽然不願意學英文了，也許是看他過於迷戀了余女士罷？而他也就彷彿卸了一個責任似的，把這事丟開。

他的朋友偶爾拿起那本粉紅色的信箋，嘲笑的說：『呵！你有了愛人了！這是「她」……送給你的呀！』

他必定惶恐的說：『不，不！……這是我姑母的朋友送我的！我姑母的朋友也就是我的長輩，怎能說是愛人呢？』

八

達善正在很出神的看一封女學生寫給他的信：

達善先生：

我一向未曾和先生謀面，冒昧的寫信給你，請你恕罪。我很願意做你一個學生，因為我知道先生對於文學是夙有研究的。在這封信以外，同時奉上的是一卷詩，請你細心的批改，有可用的便請發表在貴刊上。我的通信處是一女師。

下面的署名是『婁秀芳』。看過信又將那本詩集拿來隨意的翻看，看到『倘若我是一隻蝴蝶』一類的詩，便愈加注意。他覺得她的詩寫得極其旖旎纏綿，溫柔婉婉。

便在他欣賞詩稿的當兒，經理進門來了。他拍着達善的肩說：

『你不要看詩了，我有話向你說，』又加重了聲音，『你知道麼，余女士到G島去了？』

達善只得放下婁秀芳的詩稿，但却毫不驚奇的說：『是的，我知道的。她會向我說起她要到G島去。說是到G島去旅行的。』

經理拍着桌子說：『她不但瞞了你，還瞞了我呢！現在我纔明白了，她是到G島去會她的未婚夫饒英士去的。』

『呵，』這真不得不叫達善驚訝了，『有這等事！我從來不知道她有這樣要好的一個男朋友呀。』

『有什麼要好不要好，』經理似乎在怪達善太不通世故，『現在那裏有什麼真正的戀愛！她本來也到了年紀，也應該找一個對手！這位饒英士是C島交涉司的司長，每月有四百元的月薪，是她哥哥介紹給她的。他的年齡將近四十，而她不過二十三歲。但這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一個人只要有錢！聽說不久他們要從C島同來T埠正式結婚，然後再回C島呢！』言下頗有替達善不平之意。

『余女士素來談戀愛自由的。她與饒英士是幾時認識的呢？』達善有些疑惑起來。

『她麼？去年冬天饒英士匆匆由P城路過T埠，和余女士談了不上十句話，一切便都定妥，而饒英士也到C島赴任去了。臨行時他送了她一隻金手錶，作爲紀念。』

『怪道呢，她做過一首新詩，名爲金手錶，就在此時了。』心裏

却想：『那時我上了她的當，還誤解金手錶是什麼熱情的象徵呢！』這時他的心是如何的懊惱呵！他覺得心裏空虛得很，腦子漲悶得很，不是經理在身旁，他一定支持不住身體的重量了！後來連經理已經出了門，他都不知道了，他的兩隻手冰一般的冷，精神簡直麻木了！他想他一年間對於她的傾慕和崇拜，她不會感覺到的，對他不會有過表示；而饒某不過數分鐘的工夫便獲得了她的赤紅的心願。他回想起來，在雪地裏奔走，不過同一條狗一樣，倒斃在路上也不值得什麼的；照相和觀劇的心情，她也是不會領略到的。他現在方纔覺得她是羨慕虛榮的人。但他平心靜氣的一想，又覺得他自己太不行了，『這只怪我自己，怪我自己不好！我不掙氣，不能賺四百大洋一月！再說，我對於戀愛，進行得太慢了！這都是講戀愛的書不好，說什麼要經過長期間的友誼，彼此了解之後，才能戀愛，相信了書上的話，』

上了當！但無論余女士是怎樣，我始終是傾慕她的，崇拜她的。我要俯在她的脚下，她是我的女王！我不敢說她一句不好，說她不好是褻瀆了她！況且她本來沒有向我說過，她是愛我的；我對於她只是「啞愛」，她同我連握手也沒有，這又怎能怪得她呢？『但他無論怎樣寬解，總禁不住他心靈的痛苦，他伏在桌上嗚咽的哭了起來。

朋友們知道這事的，便索性做起數學中的比例來：

『四百與二十之比！一年與數分鐘之比！』

汪衡在達善的日記簿上替達善大書特書的寫了兩行：

『美人已歸沙叱利，

義士今無古押衙。』

大家都以為達善今天一定不來赴婚宴的，不料他竟來了。他看見新旅社門口插着松枝和紙花，樓上和樓下都紮了彩，廚子和夫役飛一般的跑着。真是熱鬧呵！他的心裏只是空洞洞的，什麼也沒有；也不快樂，也不悲哀。有人和他攀談，他便回答一兩句，否則便是默默的坐着。

舉行婚禮的時候還不會到，這間房裏，那間房裏，處處都可以看到客人在談着。每聽見汽車鳴鳴的響，僕人的吆喝，以及細碎的脚步聲，便可以看見花枝招展的女子上了樓梯。有的老太婆還搽滿了胭脂，塗滿了粉。面上有了皺紋，也穿着旗袍學時髦。

時候到了！賓客們都在禮堂裏等待着。晏達善疑惑衆人的目光都

在注射他，又在竊竊的議論他說：『你看這就是單戀着余女士的晏達善！他如今失望了！』

他彷彿覺得人們又都對着他諷刺一般的笑着，他只是呆然木然，無動於中。

一陣響亮的拍掌。饒英士挽着新娘的手臂進來了。他戴着高禮帽，穿着黑禮服，兩撇仁丹鬍子，很像個日本人。但身材却是很高的。她笑得很利害，連連的向着男女賓得意的點頭。達善在旁看了，也曾一度憤慨起來，振作起來，想用手槍將英士打死；但他想起柴霍甫的復讎者，生怕殺人抵命，立刻就緩和下來，依舊呆然木然，悵然惘然，聽他們伊演說戀愛的經過。他一句也不會聽見，只幻想着聽見的是：『幾分鐘……金手錶……四百元月薪。』

但他終於是最榮幸的，新娘親口悄悄的向他說，留他用晚餐。在

座三百多人，只有二十多人是曾受這種光榮的允許的；他是其中的一個。

這晚他飲酒飲得最多，他哈哈的笑着，說着笑話，高唱着古劇，差不多在座的朋友中他最興高采烈，高高的舉起杯子來，慶祝他們夫婦愛情的不朽。

第二天早晨，凌雲發見達善的枕頭濕了一大片。

十

北方是看不見春的，只在那柳樹梢頭，著了新芽，春便偷偷的跑來了。這時已是春深時候。一般喜歡文藝的朋友們遊興又勃發了！他們想趁這春光明媚之際，重到喜沽，去看桃花。達善也想藉此散一散胸中的鬱悶，便也加入。

這一次比去年秋天賞月時差得多了，寥寥的幾個人，坐在僅僅一隻船上。活潑的余女士隨着她的丈夫到C島任上去了，李鴻聲到P城去了，戚揚左，汪衡的妹妹和鄭學韞因事不能來。同船的只是達善，汪衡，居仁和蘭茜女士。還有一個初次會面的，也就是寄新詩給達善修改的婁秀芳女士。蘭茜坐在秀芳身後，秀芳恰坐在達善對面，達善帶着性的煩悶的眼睛無聊的看着秀芳。見她戴了一副眼鏡，有一隻眼帶了一點白斑，大約這就是她所以要戴眼鏡之故。頸子上有一個大疤，低下頭來是不大看得出的。她的臉上塗滿了粉，穿了一身花格的綠旗袍。達善覺得她可敬的地方便是詩做得比余女士好，雖然打扮得太浮豔了，不及余女士樸素。但他又疑惑他自己，這是在失了余女士以後的心情。

達善平時是不大注意蘭茜的，這時他也留心起來。她是一個活潑

的女孩，完全是將近成熟的風度。她穿了一身樸素的灰色旗袍，頭髮向後掠着，非常的素雅。似乎是癡呆，而又天真得可愛。她在船開行時，將一雙不大不小的脚伸出船緣，故意作出煩悶的樣子說：『我要下水，我要下水！』

秀芳以爲她真的要投河，急得回過身來拉着她的袖口說：『不要，不要！』

大家都笑了起來，蘭茜自己更是笑得彎起腰來，小手連連的指着秀芳，眼睛注視着秀芳說：『哈哈！你受了我的騙了！』

秀芳重重的打着她的背，嬌聲的罵說：『小鬼，該打的！』
蘭茜愈加笑得利害了。秀芳又立起身來想要再打她幾下。這時船身側了一側，秀芳方纔重坐在原位。

只有達善不笑，他在聽見蘭茜說要投河時，便想起他以前所不會

注意的一切；以前他的心裏只有余女士，如今却像迷途之鳥，四處亂闖了！

他又覺得蘭茜說要投河，雖是一句玩笑話，却也未始無因。她會寫信給他說她死了父親，她常在夜靜更深的時候，獨自跑到父親的墳頭去痛哭。

他又想起蘭茜時常寄詩稿給他刊在文藝副刊上，在出詩人惠特曼專號時，她會從她華西女學的圖書館裏借出許多關於惠特曼的原文書籍給他，還在大考百忙之際，替他在圖書館裏抄那不能出借的書籍裏的重要文章給他。他們二人之間在本年以內，通過二十幾封信，打過許多次電話。

最使他現在迷離的，便是她要他以後寫她時，不要署真名；她起初稱他爲「達善先生」，以後便親熱的只稱他「達善」；「總之一句

話，他現在覺得蘭茜在他受了創傷以後，可以安慰他。在失去余女士以後，他想要在蘭茜面前得一點人生的趣味。同時，自然，倘若婁女士能和他接近，他也未始不喜歡，雖然比較起來，他還是喜歡蘭茜一些。

「呀！今天余女士不在這裏了！老晏，你還想念余女士麼？」
居仁問。

達善勉強搖了一搖頭。

船到了喜沽，達善看見現在的喜沽完全和去年秋天不同了。萎黃的荒草已經變成可愛的綠油油的顏色。但在達善愁苦的心裏，對比着美麗的景色，便更加難堪了。慢慢的他們走向桃林。

桃花開得如何的茂盛呵！東邊的樹枝與西邊的相接，連成龜背一般的變形，在很直的長堤末端，一眼望下去，盡是粉紅色的斑點，彷彿

佛是婚宴時搭的彩篷。有許多愛智女學的小女孩們在芳草上，彩篷下，跳着跑着，爬着樹，採着桃花，亂撒着桃花片，你丟到我身上，我拋到你頭頂，哈哈的笑個不住。一會兒又連結着圈圍着桃樹跳舞，似乎是童話裏的小 Fairy 圍着仙菌跳舞一樣。

『你們是幸福的，我祝福你們！』他走過她們身邊時，悲哀沈鬱的對着她們說。她們不懂，只是睜大了滾滾圓的眼睛望着他。

夕陽返映得桃花更紅了，達善想像着那是他自己的血。

一隻船靜靜的在薄暮的黃昏裏搖過，船上沒有樂聲，也沒有歌聲。雖然秀芳和蘭茜可以將他的枯燥人生點綴一下，他總是念念不忘於遠在濱海的 O 島的余女士。他默默的祝她在途上平安。他模糊的淚眼淒涼的看着無畫的畫帖第十六夜，哀不成聲的念着：

At her wedding he was the merriest among the guests, but in the stillness

of night, he wept!

（在她結婚時，他是賓客中最快樂的一個，但在夜深人靜時，他却哭了！）

而歡喜拋書袋的汪衡又即時應景的對着達善低吟起崔護的詩來：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夜幕漸漸的閉了攏來，一陣愁慘的晚風，猶帶着冬天的餘勢，吹得他們都戰慄了！

在看桃花以後的第三天，達善死葉一般的心似乎也隨着春天略有一點生意。他的朋友介紹他一個家館，讓他去教英文，每月二十元。他想跑到一女師附小去告訴他的姑母。同時，他又仔細的將婁秀芳的詩看了兩遍，把他的意見，或者也可說是批評，寫在給她的信裏，預備趁便自己拿着信給她，還同她談幾句話。他對她並不懷什麼野心，正如王爾德詩中所說：『只是歡喜，並非戀愛。』因為他自己得不着戀愛，他便以為所謂甜蜜的戀愛，不過是小說家造出來哄騙人，實際上是不會有這件事的。

到了一女師附小，他欣喜的向着他的姑母說：『姑母！我又多了二十元的收入，每月一起有四十二元了！我的一個朋友介紹我一個英

文家館呢！」

姑母也歡喜得很：『好的！此後你可以多寄點錢給你的父母！』

他又跑到一女師去看秀芳。剛剛腳踏進門，便被一個校役攔住了：『先生，你找那個？先生還是學生？』

『學生，婁秀芳。』

『校長說過，凡是來會學生的，須先填寫會客單，由訓育主任蓋章，方能接見。』

『好利害的防範！』達善心裏想，即刻回答校役說：『很好，很好！我寫，我寫！』

他將單子填好了大半，但是，有一欄「來訪者與被訪者之關係」，是最重要的，這使他躊躇了。倘若寫作「朋友」，是不能得着訓育主任許可的，他就隨便寫上「表弟」兩字遞給校役。

等了好久，校役方纔讓他進去。他會見秀芳時，喊了一聲：『表姊！』兩個人都笑了好一陣，同時又咀咒着校長的頭腦冬烘。

此後達善的朋友一看見達善便高聲的喊叫：『婁秀芳的表弟！婁秀芳的表弟！』

一二

天氣又漸漸的熱了起來，達善在新民報館，轉瞬又快一年了。

有一天中午，達善和凌雲從一個小牛肉館裏吃飯回來。途中凌雲向達善說：『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唉，不便說。』

『什麼事？你說，你說！不要緊的！我不會生氣的。』

『好！我就說罷……：你知道麼？經理要辭退你的職務呢！今天是月底，最好你今天自己提出辭職，免得他辭你，難爲情！我是你介

紹來的，和你很要好，所以好意告訴你。要是別人，誰肯做這傻事，說不定人家還要疑心是我從中作祟呢。」

『不會的，不會的！謝謝你的好意。但是經理待我很好，爲什麼要辭退我呢？』達善面色灰白，顫抖着說。

『我也不知道。大約因爲館中經濟困難，要想裁員罷？算來算去，只有文學比較不重要一點，所以決計將國民之友和文藝副刊合併爲一個副刊，由我編輯，而薪金依舊不加。我真是不上算呢。』凌雲淡淡的說。

晏達善想起莫泊桑所作的一個失業的人沒有房子住，餐風宿露，飢餓貧乏……可怕呀，可怕！』接着達善懇求凌雲說：『你可以替我在經理面前說說麼？權當我是一個客人，在館中借住幾天，一找到事，即將行李搬出報館。因爲我是一個窮光蛋，什麼都沒有，房子租

不起。即使可以租沒有桌椅牀鋪，也還是要花錢買，我那裏有這樣多的錢呢！求求你，在經理面前通融一下。」

凌雲昂着頭，像煞有介事的說：『那恐怕不行罷？新民報館辭退人從來沒有這個規矩！』

達善也不願苦苦哀求，過於做出卑鄙的樣子，他只得鬱悶的回到自己的房裏，寫了一封辭職書，連小學生半月刊的事一併辭去。

不久，只聽得樓上丁丁東東，響個不了。原來是凌雲叫工人拿牀鋪到達善房裏來了。同時凌雲又將達善在信插上的分類條如「文藝評論」「小說」「詩歌」……之類撕去，換上他自己的「研究」，「討論」，「講演」之類。

更其使達善難堪的，凌雲用一根竹竿駕在達善的牀上，晾起凌雲自己的衣服和褲子來，使得達善不能假寐。

達善心裏想：『等我不在這裏，你這樣做也好。』

他只得急忙跑出門去，抱着一腔熱烈的希望，看他一個朋友，求這位朋友讓一間房子給他住。因為他這位朋友是富商的兒子，家裏的空屋很多。這位朋友却冰般冷的回答他說：『我是小孩子家，不能作主，須稟過父親。恐怕有點不大方便！』

他又向另外一個朋友借幾角錢，那位朋友眉頭一縐說：『對不起！我現在不大方便，連銅板都沒有！』

至於真心和他要好的朋友呢，又都是些窮鬼。

那位介紹他家館的朋友拿了二十元給他：『這是你一個月的薪金，你明天可以不用去了！』

『我教得不好麼？』

『很好，只是拼音差一點。』說着便匆匆的走了。

一切都不如意，第二天早上，他只得理好行李，雇了一輛黃包車，依舊是兩腿夾着一個網籃，背後放落的車篷上安了一個鋪蓋。他硬着頭皮重又跑到以前住過的親戚家裏來。

過了幾天，他得着蘭茜一封安慰他，鼓勵他的信，他便抽起筆來，寫了一封回信，其中有幾句說：

『自從我辭職以後，所得到的信，你的是第一封。你給了我許多生命的力，使我感到友情的溫暖。』

但他恐怕自己重又陷入情網，便把這信撕了。他覺得他已失掉余女士，不願對於鄭女士，胡美玉，婁秀芳，汪蘭茜……再上第二次十字架。說什麼重興家業，說什麼追求戀愛，他現在覺得一切都完了，在他眼前的，只有黑暗，無邊際的黑暗。

這時他抬起頭來，看見一隻小小的蒼蠅，在玻璃窗上繞來繞去的

飛，嗡的一聲，東撞了一頭；嗡的一聲，西又撞了一頭。牠向光明跑，却不能飛到光明的窗外，飛了一會，飛倦了，便暈倒在窗上。

他遲鈍的目光注視着蒼蠅，深長的嘆了一口氣！

蜃氣裏的婚禮

一

在一個極清淡而素潔的禮堂裏，壁上四處掛滿了歐美名畫家的戀愛畫片，台上放着一個薇娜絲的石膏像，還有兩瓶白的玫瑰，屋子裏擠滿了賓客，聽台上新婚夫婦的演說，一壁還看着這新的一對合作的詩集，那裝訂的澹雅和禮堂裏的布置是諧合的。這本詩集是他們的戀歌。賓客一個個都含着春光也似的笑，爲這同往藝術之宮的旅客祝福。他們自己更是陶醉了似的，從他們的心坎裏發出微笑！——微笑！

——忽然——忽然，這微笑移到一個孤獨的青年作家的

臉上來，那時一切的幻象很快的旋繞，在他眼前像黑雲一般的糾結，忽然便散了，似那霧氣迷濛時遇着初放的朝霞，立刻便化爲烏有，仍是廓清的天宇彎着他的腰覆在地上；又似那春夏間的蜃氣，倏時消滅，仍只剩了波平浪靜的海面塗了幾點墨一般的帆船，一切清淡而素潔的布置合宜於青年作家的婚禮的現在改作一間小小的編輯室了。陽光從窗隙射進來，在他的臉上跳躍，他沈思的面容彷彿在咀嚼那樣的趣味，手裏拿着筆，而那待寫他文學論文的紙上還是原來的素白的原質。他想：『倘若我和伊能夠有這樣的一天呵！戀愛不含佔有性，這話太高超了，我不願崇奉。我願伊永遠是我的人，更願我也永遠是伊的人。雖然戀愛時需要藝術的繼續，但我總希望能夠不被拋棄。因爲，我實在太孤寂，乾燥得像酒泉裏的鮒魚一樣，熱烈的盼望着無盡期的住在活潑的水流裏。愛原是含妒忌性的呢！』

他像這樣的解釋了他對於和伊結婚的希望之合乎情理，於是他又微笑了。索性放下了筆，左手弄着下頷，無意識的摸着，去想伊對於他感情的濃厚。

他想到伊時常幫助他編輯文藝副刊，遇着稿子缺乏時伊總很心急的代他張羅，將伊的女朋友的稿子寄給他刊登，伊自己更是努力的做。並且他也常從別的女朋友處聽到，說伊是怎樣的在別人面前說他誠實而且勤奮。他又想起伊對於他一點顧忌也沒有，常將伊家裏的事告訴他。最使他歡喜的，便是伊肯聽從他的勸勉。以前伊是愛看半月一類的雜誌的，以後伊居然因了他的解釋，棄去不看，而去看嘗試集，少年維特之煩惱和別的新書。以前伊是反對童話的，後來也因了他的解釋，而知道鑒賞超自然的故事。他覺得他們的性情是這樣的能够融洽，將來伊也必能對於文學上有可驚的進步，如果他們能够結成永

久的伴侶，他必能得到伊許多幫助。他想起白朗甯和他的夫人感情的融洽和生活調諧，因了互助的緣故都成了英國偉大的詩人；他雖不敢比擬白翁，但他深信共同生活的基礎必須建築在同道上。他曾讀過史特林堡的小說天然的障礙，那上面說一家夫婦的生活不和諧，因為丈夫是學森林的，而妻子却是學簿記的，於是他對於這一些更加相信，如果他現在需要安慰，那麼在他的女友中間除伊外沒有更合宜的了。

像這樣想念着，他的幻想又開始起來：彷彿在那裏作稿，伊替他膽寫清楚。一會兒伊在燈下讀着小說，他在後邊站着，伏在伊身上，和伊共讀。像夢一般的朦朧的影片一張張的瞥過。

二

『還早呢！是時候了麼？』他像希冀判斷的神氣說，因為他的心

確實是攪亂得像蒲公英飛飄的種子了。

他的朋友很鄭重的說：『我看你們確實已經到了成熟的地步了！』

『不罷？真的麼？』他雖是像這樣懷疑的問，其實他是很願意想像，以爲他們實在是曇曇的可摘下的葡萄。

『怎麼不真？你想想，你們交友的期間已經一年多了，而伊對於你又是時常表示比別個朋友不同的情感。』

那時黑雲散開，灰白色的月光從槐樹葉的縫隙射到地上。淒厲的北風撲面吹來。這僻靜的街上只有一盞黯暗的路燈像鬼一般的矗立在路上。此外可以聽見的便是他和他的朋友兩個人的談話聲和懶惰的足音。他默念着他朋友所說的「一年多」，仰頭看那欲墮的月光，心旌裏不免搖盪到一年多以前他和伊最初相識那時的情況。沈默了一會，

他說：

『是的。我是很愛伊的。』他所答的却不是他朋友所問的，這時他神經的聚集力早已散去，說話也只是繽紛的落花，凌亂得看不清楚。『想起一年多以前，我初認識伊是在一個問題的討論會中，那時我覺得伊是極溫和的一個，而伊不自誇大，總以為伊的學識不夠，更是我所少見的。從那時起，我稚弱的腦子裏便有了伊的印象，直到現在，那印象一天天的逼真起來。朋友，伊真愛我麼？請你告訴我，不要隱瞞。……』

他的朋友只得又重複的告訴他，說是據他的推測，伊實是愛他。『唉！也許是的，但願是的！我想起一件事來，或者這便是伊愛的表現麼？有一晚我約伊一同去看新劇，伊的母親不許，但伊一定要去，後來終於伊和我一同出去了。』

『這自然也應當是一件。我看伊近來忽然努力從事文學，改變伊向來的態度，這却是最可使我相信你倆可以成功的一點。』

『但是，我終覺得早了一點。伊並沒有對我說過一個愛字，雖然是友誼極好，而伊僅在一次賀年片裏用英文稱我親愛的朋友，平時通信給我，僅僅把可厭的「先生」的頭銜除去，直呼我的名字。』說時他抖顫了，呼吸急促的嘆息了長長的一聲。這時他的神經是怎樣的受猛烈的刺激呵！

『你不要忘了，戀愛的歷程是從友誼漸漸進步的。我很勸你試一試！』

『我又覺得伊愛我，又覺得伊對於我只是特別深厚的友誼。我害怕，我不敢這樣做！如果——如果，唉！那時不是連友誼也失去了麼？現在我和伊相處，雖是暫時的，但在我的寂寞的心上實在已經

開放了玫瑰的芬芳了。我願意永遠留在夢幻的戀愛裏，以不解決來解決，還可以免得像待決的死囚那樣難過。』說時，很堅毅的，不像以前那樣的垂頭喪氣。

『但是，在事實上這辦不到，伊不能永遠的不嫁，你也不能永遠的孤獨。』說時，他們已經走到這條短街的盡頭，於是又折回來走。他們像這樣來回的走這是第三遍了。

他堅毅的志向忽然又像阿米巴般蠕動起來，很苦惱的惘然的說：『我應當怎麼辦？』他覺得他的腦子這時嗡嗡的在響了。他緊緊的握住了他朋友的手，恐怕跌倒。

他的朋友又只好重複着說：『我勸你試一試。求婚並不是一件不正當的事，允許與否，權在於伊，有什麼可怕的呢！』

『只是，我覺得我實在配不上伊。我這樣的不愛修飾，而伊却是

清淡的可愛，我的面貌也不及伊十一。伊是這樣的一個像朝陽的豐潤的臉呵！」

「朋友，你平素對於婚姻主張重學問的，怎麼現在談起這些事來了呢？不成問題！不成問題！」

「不過，還有，我現在的經濟也只能使我作戀愛的幻夢，不能踏在現實上。」

「這更不成問題了！」他的朋友笑着高聲說，「你們每月不是都能得到二十元麼？以後伊還是當伊的小學教員。你還是當你的編輯，又有什麼妨礙？房飯開支，簡省用，有四十元也就夠了，何況你們的薪俸未必是一定不變的呢！」

「是的，伊也和我說過，伊沒有要家裏錢，伊自己供給自己。我自己的生活每月二十元也己能維持，當然可以不成問題。其實，愈是

這樣的生活，我愈歡喜過。」

『還有什麼問題沒有？』他的朋友問。

他沈默了一會沒有回答，他也不知怎樣回答，腦子又震動起來。

從空氣裏很鏗鏘吐出下面一個個的字：『那麼？鼓起，你的，勇氣，去試一試！』

『這個麼？——』唉，好，『他大聲的說，『去試一試！』這時他的勇氣好似穿着鐵鎧的騎士，很堅決的上了情的戰場，以前的迷惘一時興奮起來，月色的灰白，也彷彿漸漸的褪去，只剩着一線可希冀的光明，仍從槐葉的隙縫灑到地上；路燈的火焰，向上跳着，也催他去倣。

他總算是在電燈下把一封重要的信顫抖的寫成，幾度裝到信封裏，幾度又抽出來，終於將信封封上。拿着信想親自付郵，不覺又縮回來。猶豫不決，不知怎樣是好。到底輕輕的說了一聲去，拿着信跨出了報館門。這封信有幾千斤的重量，他不自然的拿在手裏，踏着月色走近郵筒，愈走近，他的步子愈慢，到了郵筒安置的地方，他忽然癡癡的停住了，信仍是拿在他的手裏。

他無意識的仰起頭來，看看那如盤的月，不禁便想到伊的豐潤的臉。他又覺得月是他的神，唯一之神，他祈求伊，問伊這封信究竟可否放在郵筒裏。但伊只是微笑，並不回答。寒風嗚嗚的吹襲，似乎代月兒答話說：『寄起去！寄起去！噫！——噫！——噫！——噫！』他又

默祝了一回，但信仍是拿在他的手裏。

他又祝禱綠衣的天使，給他帶來一個好的覆信，圓滿得像今夜的月色一樣，但信仍是拿在他的手裏。

他這樣不定的有好幾次，後來他咬了一咬牙，哼了一聲，凝結起他渙散的冰思，鼓起他火焰般的熱情，汎濫了他不整的斷片，說一聲：『看運命罷！』很嚴肅的立正，撲篤一聲，將信放到郵筒裏去了。

四

他自從那晚發出信後，無有一時不念着伊的回信。一天，兩天霧一般的生活過去了，自己編輯的副刊是些什麼都弄不清楚。他計算着，總該可以來回信了，怎麼還不來信呢？每逢郵差來的時候，他總

跑去看看有沒有伊的信。但所得到的不是不通的濫調的新詩投稿，便是朋友們無聊的寒暄！——在這時他覺得這是極無意味的事！——總沒有伊的信。

他想：『莫非信遺失了麼？遺失了倒也好。我這番實在太孟浪了呢！』

從這一點須彌子般的懊悔，竟蔓延了他的全心。他又喃喃的自語：『真不該！真不該去信！』

一會兒他又自己說：『唉，恐怕連友誼都要失掉！』更狂一般的唱着安徒生在牧童裏的歌：

我的奧古斯丁！

啊，失掉，一切都失掉！

第三天午後他忽然得着伊的回信，他竭力鎮定着從郵差手裏接了

過來，揣在懷裏，好像做賊似的，怕被人看見。

到了無人的時候，他戰戰兢兢的將信拆開！看信時他的臉色起初很高興，像紅玫瑰一般，後來漸漸的變白，像那天他幻想的禮堂中台上的白玫瑰，像那晚槐葉縫隙透出的灰白的月色。信上的大略是這樣：

我很敬重你，是因為你很誠實，所以我對於你一切都不願意。所以對你友誼獨厚的緣故由於你一來是我文學的指導者，二來你的學問很好。我只是敬你，你不要誤會了。我願我們的友誼仍和以前一樣的濃密，不為這點小小的事破壞了彼此間的感情。更希望你也不要將這點小小的事放在心上，自己苦惱自己。祝你安適。

他看完似乎不信的樣子，重看一遍仍是一字不錯。於是，他的頭

垂下了，心兒冷了。他更懊悔起來，不該去信，但是，他如果那時不去信，這熱烈的心又那能制住；而寂寞的他，處在這正有性的要求的時候，又那能顧得着理智？雖然他明白時期未到，但苦悶的心卻非遣他這樣做不可。他知道伊不愛他不爲別的，只爲了沒有愛。愛是自然流露而沒有條件的，是最容易給與也是最難給與的。他現在也不怪伊，也不怪他自己，只覺得爲自己傷心，得不着伊的愛！他好似失掉了什麼似的，伸着兩手悵惘着，茫茫的人海中更從何處再找像伊那樣的溫和的人兒而且又是得力於文學的呢？

他的那個朋友聽見這個消息，初起很詫異，後來也很替他歎惜，常時寫信安慰他。

在他失望的希望中覺得這也許是伊故意這樣寫的，果然事有出人意料之外的，他幻想的結婚居然在第二年和暖的春天實現了。不過詩

集上又添了表現戀愛的畫片，每一張上面題着新郎的詩，和着新婦的詩。禮堂裏的賓客確實是含着春光也似的笑，爲他們祝福。新郎挽着新婦笑盈盈的到了禮堂。新婦是她，但是，新郎却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

一九二四，一，一七。

輕雲

蘭犀：

數月來我沒有給你寫信，而你也沒有寫信給我，這是再好也沒有的了。今天我又無端的想起來要寫信給你。開明在生活的藝術上說飲酒要一口一口的啜：我以爲飲這友誼之酒也不妨淺斟低酌，淡淡的飲幾口，留些酒以備將來慢慢的飲。有人說，「結婚是戀愛的葬禮」，我却以爲「戀愛是濃摯友誼的葬禮」。我們都是世界上的飄泊者，又何必拘牽於形跡？一朵美豔的花既是由上帝撒下種子，種在人間，我們又何須斤斤較量誰是護花主人？我想，我們應該不爲了什麼，應該不要一切希冀。似這般淡淡的輕雲般的浮動，任他飄來飄去，聚合離散，

都可以不必煩憂，不必歡喜，免得有了喜悅，又要去忍受那過分喜悅以後的悲愁，那從高高的山崖上突然跌下來的悲愁。我這些話似乎在慰解你，但是覆看一遍，却又有些像是自慰呵！

我這苦命人兒的歷史，你是曉得的。感謝上帝，在我失戀以後，能夠得着你這樣一個知己。或者在當時你要怪我太驕傲，或是太落寞，但是，朋友呵，倘你知道我當時的心境你一定能夠原諒我的。當時，這當時呀，我的心像火一般的燃燒，油一般的沸騰，舉止失措，喪魂失魄，幾乎要爲那重大的打擊而發狂了！等到稍爲清醒的時候，方纔明白我是自尋苦惱，無端牽掛，那時確實未曾懂得生活的藝術。我想一手攬盡天下的珍寶鑽石般的幸運，終於手陷在橄欖瓶裏。沒有攬出一粒。現在我把玄機參悟了！我這小人兒，從此便抑住了野馬般奔放不羈的情感，要在月下花間低徊徐步，因此每逢你寫信給我，我總要，

想我愛讀，把玩數四，不忍釋手，細心的顛來倒去的讀。本來想寫覆信的心已是弓上弦般的迫切，却偏要在把玩以後，硬着心腸將信放在抽屜裏，睬也不去睬他，寧願我脆弱的心多忍受着痛苦，把那想即刻寫回信的心撕成碎片；不願失去這樣一個好機會，使我在幻夢裏不能多所延貯，我覺得愈忍受，愈感快樂。好像小孩吃糖果一樣，總歡喜留着慢慢的吃，如果趕快的吃完，以後便沒得吃了，尤其是我這樣一個弱小的羔羊，我父母的獨生子，既沒有親兄弟，又沒有親弟妹，更沒有一個給我一些兒憐恤，安慰，在接到不期望的溫柔的話語以後，更不能不好好的享受了。朋友，我真是對不住你。唉，我要說矛盾的話了！我寧願很快的覆你的信，實在不願忍受這三四天被壓迫的心情。但是，明知是痛苦，却偏要這樣做，大約這總有一些兒甜味罷！

我們很少在一處談話，尤其是爲要達到某需要似的約會的談話。

我們只是和平常的朋友一樣。我不願意露出我是歡喜你，但不自覺的和你談話時總顯出一種特異的神情，有時且無聊的故意把所談的話延長；我在男朋友面前也不會露出一點口風，說是我歡喜你，但不自覺的總要稱讚你的詩作得比別人好，是如何的清纖，如何的美麗，如何如何的天真爛漫，似出水的芙蓉。這真是一件奇事。他們和伊們都彷彿是先知，能夠窺到我的心底，總拿打趣的話來嘲笑我，我却依舊不說，不露點口風，我只是將甜蜜的汁向自己肚子裏流，在暗無人處咀嚼尋思。呵，呵，這甜蜜而又痛苦，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呵！

我真不知應當怎樣感激，凡我向你請求的事，你沒有不允許的，而且很快的爲我辦到。你會寫了許多詩幫助我們出版文學週刊。當文學週刊要出美國詩人惠特曼號的時候，我要你替我借參考書，你居然很快的爲我向美國羅蔓女士借來一本詳細的評傳，兩本全集，那時你正

在忙月考，還肯犧牲時間替我在你們的圖書館裏抄錄了一篇重要的長篇論文。還有，我托你代售文學週刊，你每次都賣完了。把錢交給我。中國人的保守性向來是牢不可破，覺得凡古的都是好的，於是我們這些不通的詩文便不值得你的大多數女友一顧，甚或你要伊們買報，伊們還要嘲笑你幾句，奚落你幾下。在這一點上，我不但感激你，還要向你道歉！你，你爲了我，我們的友誼，竟受你女友言詞的侮辱。那時你不知是如何的氣憤，便將這種情形向我伸吐。我真不知應當怎樣感激你呵！

我每次寫信給你總是寫上我的姓名魯賓生。我覺得我們的友誼光明磊落，無不可對人言者，誰知你後來寫信給我，要我不要在信面上寫姓名。呵，我明白了，大約你的女友們又有了誤會了！我真不明白閒散的人竟會這樣的多。唉，「吹縵一池春水，千卿底事？」

說老實話，我不會時常想到你，因為現在我事情很忙。但我每逢煩悶或是遐逸的時候，便刻苦的想念着你，恨不得即刻和你在一處，雖然明知我離隔了幾千里迢迢的路途，長江大河將我們隔斷。昨天我和幾個朋友到五洲遊玩。那裏有綠油油的芳草，有新鮮氣息的樹枝，有明媚的山光，有澄清的水色。一切都籠罩在春光裏。我們竟被這美景的魔力噤住，許久相對無言，靜靜的欣賞。我的腦被那溫暖的太陽曬得迷醉了，彷彿從樹隙看出你探出頭來，漸漸的又露出身子來。那平時一般的癡愁的微笑，玉杯一般的兩個笑渦，那豐潤的面龐兒，那樸素的淺綠色長袍，那……一切都映到我的眼前。是的，你紅暈了臉，倚在你乘來的腳踏車旁，不住的喘氣。你那光滑的頭髮，被微風一陣陣的吹起，越顯得美麗。你將你的手巾揩你頭上的汗，你走乏了，我忙請你到我房裏坐，斟了一杯熱茶給你喝，你纔稍稍靜住

氣，不十分喘，但說話仍有些急促。你告訴我報已賣完了，我們又談了些別的，談到易卜生的娜拉和海上夫人，談到文學和社會的關係，還談了許多文學上的問題，我的談興正豪，忽然我的肩上海被拍了一下，眼睛瞪了一瞪，忽的你便不見了，我仍是注目看着那株樹，不禁自己失笑起來，不知怎的忽然會想到我們的往事！

前些天我和幾個友人泛舟S江，那時夜統治了四圍，月亮還沒有出來，烏雲反籠蓋了天穹。小船裏坐着我們幾個生的悶脫者，看那岸上依稀如螢的燈火，彷彿了解宇宙的神祕，但又似不大明白。他們都急切的等待月亮出來，我的耳朵聽着款乃的催眠的櫓聲，我的心却是漸漸的搖晃，好像坐的船忽的變大了，朋友也多了，彷彿我們正從巫鄉看桃花回來，大家都瘋狂了，有的手裏拿着詩集，有的拿着三五枝桃花，有的橫在船頭吹簫，有的仰首望着天高嘯，還有我們那胖朋

友鼓着嘴用力吹那笙管，兩頰好似灌足了氣的皮球一般。我不會音樂，只好坐在一旁看着，有時也信口唱幾句歌詞。唱得個不成腔調，你便吃吃的笑了起來。那時你也高興極了，你本是坐在船邊的，忽的你把一雙腳伸出船外，離水只有一二分。你一邊哈哈的笑着，一邊喊道：『我要跳河，我要跳河！』引得我們都笑了。你又說：『你們快來拉我呀！』我們越發笑得利害了，L姊竟笑出了眼淚，斷斷續續的說：『那那有自己又要跳河又要人拉拉的呀！』你似乎是氣了，憤憤的說：『不拉呀？不拉我也不跳河啦！』忙把腳縮了回來，但已被浪花把襪子溼透了。你是這般的天真爛漫的，我真感謝上帝，使我在失去一個愉快的Y姊以後，又得着愉快的朋友。忽的我吃了一驚，只聽一個聲音：『看哪，月亮從東山上徐徐的上升了。好一個白玉的圓盤呀！』我搖晃的心漸漸的鎮定起來，船小了，人少了，我仍是坐

在S江的小船裏，不覺驚異起來，不知怎的忽然又會想到我們的往事！

如輕雲一般的飄忽，我現在忽的又想念到你了。我差不多是個飄泊者，無家可歸。我的父親忙於生活，自顧不暇，那能再供給我自來。從我那二十塊錢一個月的薪被辭退以後，似乎誰的感情也和我異樣起來。總算經理顧全我的面子，要我自己辭職。離開的那一天，孑然一身，帶了幾本破書，一牀爛鋪蓋，沒有一個朋友送我。我暫且住在親戚H家裏，誰知不過不兩天，即得你信，百般的譬喻說明來安慰我，勸我不要灰心。我那時的感激你，真要涕零呵！想不到茫茫的天涯，還有一個覺得我是個世界的被遺棄者，拿那涼的檉樹葉，輕輕的拂我頰激之心！

我曾經看過許多羅曼司，講那騎士怎樣愛那美麗的少女，他們的

情感是怎樣的熱烈，甚至有願以身殉情的。我也曾看過許多近代小說，講到如何兩個人爲了爭奪一個女子，竟至決鬪起來。我相信我無論如何，決不會爲你而殉情，爲你而決鬪。因爲我本不會戀着你，不過只是朋友的關係；但是論其實呢，我又沒有更多的希冀對於別的女子，只有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唉！我應當怎樣說呢？你不笑我懦弱麼？那戀了幾天，卽行分開，一若陌路之人。那纔好笑呵！我並沒有想把你佔爲己有，像你這樣美麗溫柔的仙子，決不是我或任何人所能佔有的。卽使有人強奪了你去，總奪不去你那顆美麗的心，我是說，你那顆博大的喜悅的心。你不但愛我，你也愛世界上一切的人。我是世界的，不是個人的，你是宇宙的光，花，愛。我之愛你幾乎是柏拉圖的愛了！有人說我失戀實在是不曾了解我。他們只嘗過熱烈的戀愛味，却沒有嘗過這似無味又有味的淡遠的味兒。我要怎樣說呢？我

並不是得不着葡萄，便說葡萄是酸的。現在我已把玄機參悟了！我當始終和你只保持純潔的友情，我當始終抑止我那熱烈的情感。爲了免除那過分喜悅以後的悲愁，那從高高的山崖上突然跌下來的悲愁，我只讓我對你的一片柔絲像輕雲般的飄動，一任他若卽若離，永久的，永久的飲着不會枯竭的青春之酒！

蘭犀呵蘭犀，你以爲我的話是麼？

你的誠實的，賓生。

一九二五，四，九。

靜穆

從我朋友那裏看到琴韻女士的信。伊所用的信紙是粉紅色的。伊寫的字很娟秀，很活潑，充滿了喜氣。更使我見着爲伊歡喜的，便是伊告訴我朋友一個可喜的消息。我很清楚的看見信上寫着：『我和冰將要訂婚了。你怎麼知道的？』這一行字。從這兩句話裏我彷彿看見伊執着筆很高興的神情，還幻想伊寫完這兩句一定要攔下筆來拍着手歡呼，或者至少在心之田園裏要散播些麥之成熟的黃色。我將『你怎麼知道的』重又念了一兩遍，便又覺得伊寫時一定是微微的含笑，面孔一定也要微微的發出歡喜的紅暈，我又想起伊的態度：伊每次到我朋友家裏，總是一跳一躍的走進來，好似一隻快樂而聖潔的小鳥。

實在的，伊現在更要歡喜得什麼似的，到處飛翔了。我默默的爲伊和伊的他禱告着，祝他們的愛情一天比一天堅固，好似不可磨滅的磐石；任那怒濤狂風怎樣吹打，只是愈加使磐石圓潤而已。我的肺葉開張，爲伊和伊的他歡喜，獻上我的祝福之杯，遙遙的祝他們快樂無窮。

✽

✽

✽

我見着琴韻女士的機會很少，有一天正是春日，或者這可以值得敘述。我剛從天津公園內直隸第一圖書館挾着所借的書回來，沿路看到公園籬笆裏的春色，黃的薔薇開遍了滿園。我很歡喜的一跳一跳的走。那時天上的蔚藍也現出一片春之笑，好鳥在樹枝上只是啾啾的啼着，我走出鐘樓，看那兩旁的洋槐，也都綠葉扶疎，楚楚可愛。我仍是向前走着，挾着書，口裏噓噓的吹着不成聲的調子。忽在前面的

槐樹蔭下看見兩個人肩並着肩，手攜着手漸漸的走近來。他穿得很齊整，頭髮也梳得極其光亮，手裏拿了一根手杖。伊穿了一件綠色的衫子，繫着黑裙。他們唱唱的談着話。漸漸的我們走近。他們本是低着頭的，幾乎要數清街道上的石子或是槐樹上落下的絮兒。我看見他們，一個是琴韻女士，一個便是繼冰先生。

我脫下帽喊道：『密司琴韻！』

伊才覺察了，擡起頭來，一看是我，連忙向我點頭。伊和他同我說了幾句話也就分別了。

我在心裏思念着，他們的熱度一定又增高了，竟這樣的有興致一同來遊公園。我大踏着步在街上走，昂着頭頸，口裏微吟着，彷彿要爲他們唱歡樂之歌，或是奏凱旋之曲，我真爲他們一百二十分的歡喜。

後來常在朋友處得知伊的消息，都是像鮮花麗果一般的消息，我自然要爲我的朋友琴韻女士慶幸，因伊而爲伊設想安慰。後來我也常見伊和他偕行，知道他們的感情非常濃密，我更爲伊歡喜得以至於
吳可名狀。

✽

✽

✽

再說後來呵！唉，這不可說的後來呵！我恨不能不續寫下去，使這篇小說便是這樣的和平靜寂如木槿香氣一般的結束；但是，這事只終免不掉是一幕悲劇。因爲，從伊近來在報紙上披露的詩裏，我總萬髣覺得伊有些沈鬱，伊有些悲意，更彷彿那哀哀無侶淡霞一般的哀心，充塞在伊詩中的精髓裏。我很驚訝的讀着伊的詩。心想：『伊這
你的快樂，伊和伊的情人度着這樣甜蜜的生活，在愛之河游泳：伊的

詩的煩悶的對象，總該不至於牽涉到伊和伊的他罷！『我這樣的疑慮着，心兒裏忐忑的爲伊而不安了！我也禱着上天，但願這不幸的失戀的悲哀，不要臨到我的朋友琴韻女士身上。

＊

＊

＊

但是，唉，但是有一天玉門先生告訴了我一個使我不肯相信的事。他很直截的說：『伊已經失戀了！』

我很不以爲然，還以爲玉門先生是和我說着玩的，隨着緊緊的問：『是真的麼？』

很清晰的空氣裏傳出來：『怎麼不是？』後來他又略說了說經過，這一來可把我弄呆了。我悶悶的出神，仍是痴痴的說：『不至於罷！總該不至於罷，像他們那樣的親密！』不過，從伊的詩和玉門先生的話却如鐵一般的證實了這事的不幸。

晚間我爲伊這事總覺得有一樣東西梗在心頭一樣。我想，人事的變遷，真也希奇極了！當初琴韻和繼冰是怎樣的親熱，而今呢，而今如何呢？人生難道就是這樣的不幸麼？這真好似朗弗落說的潮落一樣，沙灘的足印，隨起隨滅，本是一場春夢呵！我在伊快樂的時候，只想到伊快樂，將悲哀盡都隱藏在我記憶的寶匣裏了。現在，我又想起伊的苦況來。伊沒有父母，父母早就去世了；伊家庭的慘史，實在不堪重提，我也不願多說來傷讀者的心。伊只有一個弱弟，要伊看護着。伊是一個小學校當教員的。茫茫的塵園，就沒有一個人是伊的知己。現在連伊所摯愛的人，也棄伊而去；伊坐在失望的草地上盡着伊的喉音喊他。而他，那忍心的他，竟連回顧也不回顧。伊只有失望了，只有孤寂了，只有終日流淚了，只有終日的彈着悲哀的乙弦了！可憐的伊呵！

或者這便是伊的戀愛的結束，也便是我這篇小說的結束。有一天伊來看我，還帶了幾個學生。那時是冬天，窗外的狂風怒吼，沙塵很大。伊穿着黑色的大衣，戴着黝暗的帽子，使我感到嚴肅的神情。我覺得伊和往日的神情，大大的變易了。伊那番歡笑，那番喜氣，那番一跳一躍的步子，都絕跡了，都不現在我眼簾的前面了；伊這樣，使我非常的詫異。伊也不愛多說笑了，只是很冷的像那石像一般的嚴肅，一般的靜穆。到是伊的幾個學生一個個穿着花花綠綠的衣服，像小麻雀一般的跳躍，天真爛漫的只是歡笑。伊們望着伊們的先生，似乎也知道伊們的先生神情有些不對，仰着頭只是看伊。伊見了伊們在看伊，不覺也微微的露出笑容——這在現今很不輕易露出的笑容。

伊將伊的新作給我看。我看那詩上的字跡非常潦草，回想起我在

*

*

*

朋友家所見的那封信上的娟秀而活潑的字，真有天淵之別。唉，這不可想的回想呵！戀愛的幻滅呵！我不禁要爲伊嘆息。但一看到伊身旁幾個小學生啾啾的和伊說着話，便也將一千二百分的不高興轉爲欣喜。我撫摩着小女孩們的頭，如教士一般的嚴肅，彷彿說：『這些小學生便是伊唯一的慰安了！』

一九二三，二，一〇。

銅壺玉漏

吳國璋左手揮着芭蕉扇，右手拿了一本洋紙抄本搖頭擺腦的看着從報紙上裁下來黏上的短詩，不禁拍桌喊道：『好呀，好極了！』這一喊却把對面坐着的一個近視眼嚇了一跳，忙放下一篇小說稿，揩了揩汗，問道：『什麼事？什麼事？把我的公事也吵斷了！』

吳國璋做出不屑的神情說：『晏大哥，算了罷！』像煞有介事，『你那個公事又有什麼要緊，橫豎不過發幾篇稿子就是了！』

晏達善擠了擠眼睛，朝着吳國璋看了一看說：『我倒要看一看你的要緊事！這個……』說時站了起來，繞到吳國璋面前，將眼鏡逗進了那本洋紙抄本，距離約五分有奇，看了又看，點了點頭，微微的笑

了一笑，說：『呵……！原來是密司做的詩！』「密司」兩字特別說得重，說時又冷笑了一聲，又將那本抄本翻了起來，抬頭向吳國璋說：『倒虧得這樣細心，淑玉女士在報上發表的短詩都被你一首一首恭而且敬的貼起來了！貼得好整齊呀！』說時又將他那寬邊大眼鏡接觸着那本漿糊黏的詩集，『哈哈，倘若你的女上帝知道，怕不要封你做天字第一號的忠臣呢！』

『不要打趣了！伊做的委實是好。你看，這樣的清纖不染一點塵俗氣！我每天早晨總要把桌子抹乾淨，打開窗子，仔仔細細的讀伊的詩。只要讀個幾首，就是少活十年也是情願的。』

晏達善向來是和吳國璋打趣慣的，這時便將手裏拿着的摺扇向他鼻子一指：『不愛臉的東西，虧你好意思說！伊是什麼了不得的人，值得你這樣的五體投地？』

吳國璋聽說罵到他那誠心頂禮，想愛而又怕褻瀆的神聖，心裏很高興，但又不願十分爭執，嘴裏囁囁咕咕的道：『是真好好呢！』

吳國璋聽說罵到他那誠心頂禮，想愛而又怕褻瀆的神聖，心裏很高興，但又不願十分爭執，嘴裏囁囁咕咕的道：『是真好好呢！』

『是真好好呢！』再也說不出第二句話。

晏達善看他可憐，便順手推舟的說：『我和你說着玩的。我也很喜歡淑玉女士的詩！古語有句話說得好，「玉漏銅壺」，我看你姓吳，在江浙人讀來，「吳」「壺」是同音的，你可以算是銅壺了！那麼玉——淑玉漏到你那個銅壺裏。「玉漏銅壺」，這不是好兆頭麼？或者你和淑玉有點緣分呢！』

『什麼？我和淑玉？』很不高興的吳國璋這時有點感到趣味了！

『是的，「玉漏銅壺」，淑玉將要漏到吳國璋的懷裏了！』

『不要開玩笑了！玉漏銅壺本是兩件東西用以計時的，都是名詞，怎能把「漏」字當作動詞，你也太曲解了！』吳國璋雖在說人家

是曲解，其實心裏是很歡喜的。

晏達善見他氣已平息，仍回到他自己的座位上，看那篇小說的投稿；吳國璋仍是看淑玉女士的新詩，因為他的校對時間還沒有到。這M報館編輯室的一角暫時沒有聲息，只聽得剪刀剪着報紙響和蒼蠅圍着漿糊嗡嗡的叫。天氣仍是熱悶得利害，編輯先生們和校對先生們都不住的流着汗，扇着扇子；扇了又流，流了又扇，空自忙個不了。

說起吳國璋來真是可憐極了！以前他在一個朋友劉君家裏閒住，劉君的家住在北門外，離報館約有十餘里，差不多已經是鄉下；但吳國璋久住劉家也不是事，他便因晏達善的介紹，在這西門外的M報館裏當校對，每月只有十塊錢；幸而事情還不多，同事的也還看得起他。要不是因為時局的影響，他早到英國留學去了。以前他連執照都已交涉妥當，西裝也做起了，後來竟受了阻碍。他的英文是很好的，

平生最愛愛爾蘭文人夏芝，安排着要借晏達善所編的副刊來出夏芝特號，他現在也有二十二歲了，還沒有找得戀人，生活又枯乾，又寂寞，淑玉女士的詩差不多是他唯一的幻夢的安慰者，他雖然不認得淑玉女士，但他覺得沒有什麼要緊，他看伊的作品很多，彷彿一天一天的已和伊接近。他每天失神失魄的看伊的詩，有時高興得忘了形，便唱了起來；差不多他把讀伊的詩當作主要事務，凡淑玉女士已在報上發表過的詩他都背得出來，並且背得一個字不錯。他因為很愛淑玉，便替自己取一個號，叫做佩玉，心想佩玉與淑玉固然有意的生了關係，與原來的國璋也無意的不犯衝突，這裏面似乎有點蹊蹺；老實說，似乎有點緣分。雖然小吳不相信神，究竟這個偶合也給了他一些安慰。

這是吳國璋出夏芝特號的第二天。

晏達善獨自坐在編輯室一角的桌上，正在凝神思索一篇論文，預備批評一本新出版的書；吳國璋這時已經出去玩去了。忽然房門推開，走進一個飄洒的少年來，頭戴白草帽，身穿夏布長衫，絲襪綴鞋。晏達善抬頭一看，分辨不清，將近視眼鏡湊近一點，方知是常到報館來玩的老朋友魯一清來了。連忙讓坐，倒茶。一清坐在牀上，接着便談了起來。

『喂，你曉得罷？小吳入了迷了！』

『什麼？入了迷了；誰？』魯一清現出驚訝的樣子。

『還有誰，就是那常做詩的淑玉女士！你想，這不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麼？』

『哈哈！真想得奇怪；竟胡亂想起人家來了！唉！認也不認得人』

家，害什麼單相思！」

接着晏達善又把那天發現這事的情形講了出來。達善幾乎是個留聲機，眼雖近視，玩意兒却多，學人也維妙維肖，一邊說，一邊裝着小吳懊惱的樣子，逼着聲音囁咕着說：『是真好好呢！是真好好呢！』引得一清忍不住笑了起來。停了一會，一清若有所悟似的，突然向達善說：

『拿幾張信紙給我。要漂亮的！』

『你寫信給誰？呵，呵，我明白了，你一定是寫給愛人的。』

『不要管。快拿給我！』

『呵，是的……』達善笑着從抽屜裏拿了幾張淡紅信紙給一清，說道：『我可以看麼？』

『當然可以看。……』一清似乎還有話說。

『想不到你竟寫的是公開的戀愛信！』

一清高興的答了聲不負責任的『對了，』便從筆筒裏選了一枝好小楷筆，慢騰騰的，規規矩矩的寫起信來：

國璋先生：

我給你寫這信，真太唐突，其實我早就想寫信給你了！

你所編的「夏芝特號」我已見到。仔細讀過以後，非常歡喜！我也是一個夏芝的崇拜者，我作過一篇……

寫到這裏，沈吟了一下，寫不下去了。達善是有點小聰明的，看到這裏，自然會意，不覺拍掌道：

『原來還是寫給他的！好極了！冒充淑玉，和他開一個玩笑也好，騙一騙他！』

『不要只管喊好，我做不下去了。……你看，以下要怎樣寫？』

『就寫邱辟特好了，伊那篇取材於神話，很和夏芝的藝術相近的。多寫點文學上的話，好使他相信！』

一清點了點頭又接着寫道：

我作過一篇小說邱辟特，藝術很近於夏芝，這未免太自詡了，我很慚愧的這樣說。夏芝是愛爾蘭新文學運動中的主要人物，他的詩穿着本地神話的衣服，很能代表民族偉大的精神，我最愛讀。以前文學月刊有人譯過他的詩，但都很零碎，沒有像你這樣的有系統的介紹。你能夠允許我，指示我研究夏芝的門徑麼？

我的地址是東門外福祿里一百二十八號！望你能常來談談。我大約十二時以前總是在家的。

冒昧的，淑玉。

寫完便請達善寫信封。達善也便孃孃婷婷的寫了幾個柔嫩的字，

信封上寫的自然還是西門外M報館。在M報館裏寫信，又由郵局將這信寄回M報館，只要大爺高興，郵局當然可以照遞；但是，問題發生了，分局郵戮的號碼不是容易辨認麼？這是容易起人疑竇的，於是魯一清又特別將信託住在東門外的朋友去發。

『哦！這是誰給我的信？』小吳穿着洋服，踏着皮靴，手拿着剛脫下的草帽，很興頭的走到編輯室裏，忽然兩隻烏黑的眼睛發見了他的桌上有一封淡黃西式信封的信，連忙拾了起來。

達善和一清竭力忍住笑，向他說：『呵，是的，有個人給了你一封信！』說完便去低頭做他們的事，彷彿對於這封信的寄來並不十分注意似的。

國璋看到信封上寫的是「又」，忽然有一道寶光撒過他的

眼前，格外使他的眼閃得弈弈有神，高興的喊道：『淑寄，一定是淑玉寄來的』。

『那裏？伊又不認得你，怎會給你寫信？』一清裝着淡淡的說。

一清的話還沒有說完，國璋也沒聽見，信已被他急急的撕開，草看了一個大略，歡喜得手都顫抖起來，話也說不清楚了：

『你看，你看！可不是，可不是！淑玉——淑玉寄來的。』

『真的麼？』達善做出驚喜的樣子，一跳跳到國璋背後，墊着腳去看。

一清做得更像，跑到國璋面前要想搶信。國璋忙把信緊緊的抱在懷裏，索性連自己也不想看了——這當然不是說從此以後不看，只是說，想等他們不搶了，自己再來仔細的看。

『哦！真是好朋友，連信都不給人看！』一清的譏刺來了！

國璋受不住他的冷話，只好把信攤了出來，上氣不接下氣的說：『好——好，好，你們看！』說時從口袋裏掏出手巾來揩汗。

達善讀到第一段的末尾：『其實我早就想寫信給你了，』便拍了拍國璋的肩說：『喂，有點意思了！』

一清讀到第二段前幾句『仔細讀過以後，非常歡喜！我也是一個夏芝的同情者！』也拍了拍國璋的肩，說：『居然還是同志呀！更有希望！』說時又急速的緊跟一句：『更有希望！姆，姆！』

看完信國璋皺皺了眉，——表示心中喜悅而且驕傲的皺了皺眉：『怎麼好？伊約我去玩，去不去呢？』

一清故意逗他說：『當然是去的——我們一齊去罷！』

達善也來湊熱鬧，忍着笑附和：『我也同去！』

國璋真的皺眉了：『不大好罷？你們和伊又不認識……』

『難道你和伊認識麼？』達善裝出不服氣的樣子反詰。

『我和伊雖不認識，究竟伊還約過我——好，好，我們都是好朋友。這次我先去，下次我再和你們去！』

『哦喲……！哦喲……！』譏刺的聲音又來了！

國璋又想分辨，又說不出來，只急得揩汗——但一隻手仍緊緊的握住那封寶貴的信。

『謹防那封信是假的呢！』一清好意的警告。

『笑話，笑話！』國璋自然以為這句話是開玩笑，而以前他們說的話是真話。

國璋的身子和靈魂，這時已經完全賣給『愛』了，連忙戴上草帽，囊囊囊囊的穿着皮靴，頭也不回的跑出去了！

『果然，上了當了！到東門外找淑玉去了！』一清和達善都這樣

歡喜的想着。

忽然國璋又匆匆的跑了回來，一清達善以爲他已戳穿了西洋鏡，倒有點懸懸，以爲喜劇看不到了。誰知國璋却說：『哦，我忘了！淑玉信上說曾作有小說邱辟特，這是登在什麼報上的呀？我倒不曾注意！』

『日報上的。北門外你的朋友劉家有。快去罷，快去罷！』
『好，好！謝謝，謝謝！』囊囊囊囊的又走了！

國璋剛一出門，一清和達善便大笑起來，將忍了一刻鐘的笑都洩了出來，一直笑到出了眼淚。

＊

＊

＊

『喂，朋友！怎麼眼圈兒有點紅？』昨晚怕是沒有睡覺罷？一清問。

『豈止昨晚沒有睡覺！』國璋似怒而實非怒的說。

『昨天你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到晚間你回來了，我都不曉得信。今天早晨又匆匆的出去，怕是找淑玉去了罷？找到沒有？』達善問。

『沒有，沒有！昨天承你告訴我劉家有且報，我便跑到那裏去找。偏生天氣又熱，太陽又晒得利害，汗只是流，跑得我氣喘喘的，劉家離報館又遠，差不多有十幾里路！然而，你們知道的，我仍無一點埋怨！到了劉家，忙把且報翻了一個天旋地轉，又翻得我一頭的汗，手翻着那篇可愛的邱辟特，在劉家吃過晚飯，我便帶了回來，讀了又讀。那時你已睡了，我便寫了一封長信覆淑玉女士！』

『自然，寫情書是應該祕密的囉』達善的俏皮話又來了。

『不是，不是，』國璋又忙着分辨，『又不是我叫你早睡的。』說着又把他覆信中的結構，用字等等詳細講了一遍，他說他會把伊的

邱辟特着實的稱讚了一番，又說他很願和伊討論，又將他所曉得的凡關於夏芝的學問一古腦兒都告訴了伊，洋洋灑灑，一共寫了十餘頁紙，那封信確實費了他不少的心血！

『你費這樣大的心血寫信，不怕淑玉的信是假的，是人家和你開玩笑的麼』一清問。

『那裏，那裏，不過——今晨我發過信以後，不耐等伊覆信，硬又去找伊，却連門牌號數也找不着。我從西門外一直跑到東門外，好不容易才找着了那個福祿里，但是找了半天，門牌號數最多的，只是四十二號，沒有一百二十八號！這真奇怪。』

『怕伊寫的是老門牌號數吧？』一清忍不住笑起來了。

『誰叫你不帶我們去，這才是報應呢！』達善說。

後來他們看他着急到那步田地，不忍再開玩笑了，一清便從達善

的抽屜裏將那一本淡紅的洋信紙，和一縷淡黃的信封放到國璋手上。國璋似乎心血來潮，迷糊地從口袋裏也取出淑玉女士的信和那本信紙，那縷信封一比，不覺恍然大悟，氣得往牀上一倒，直挺挺的睡在那裏。臉色立刻變灰白了，大喊着：『不保你們了！不保你們了！』

空氣裏頓時沈默了一會，一清達善在這時很替可憐的國璋同情。但過了一會，他們兩人拿着一本現代小說譯叢在看，達善翻到顯克微支的波尼克拉的琴師，看見裏面有一首短歌是：

『我的綠~~~~的瓦瓶，

先生把他打破了！』

同情心消滅了，不覺模仿着唱道：

『我的可憐~~~~的銅壺，

玉漏了……了——淑玉漏了！』

接着又說：『國璋，國璋！以前是「玉漏銅壺」，現在却是「銅壺玉漏」了呢！』

「清也模仿着克倫先生的話，對着牀上躺著的國璋說：

『安靜罷，小吳，不要啼哭：

我賠你……你的淑玉！』

一九二五，六，一二。

梨花與海棠

我正在桌上很高興的颯颯的做一篇我自己很歡喜的文章，預備在後天的副刊上登載。忽然我的筆從空中提起，眨一眨眼立刻不知去向，我楞了一楞。回過頭來一看，只見我椅子背後有一個人在那裏抿着嘴笑，手裏拿着我那桿筆，從他那被手蒙着的嘴輕輕的說出話來：『還寫什麼？快上樓去看看，W在那裏發神經了！』我笑了一笑，登時會意，但因為平時W愛開玩笑，在十分相信之中，總帶着幾分不相信的樣子，問他說：『真的麼？』

『怎麼不真？』他把手放了下來，好似要拍膝頭，顯出急於要我相信的樣子。

我那時雖想去看W究竟鬧到什麼田地，但對於我那篇寶貴的文章總覺得有些依依不捨似的。那時我立刻起來，手攀着桌角，眼睛注視我的文章，心兒有一半在文章裏，有一半却又有點像要到樓上去。

K看我那番躊躇的樣子，真有點急了，便直截痛快的用起強迫的手段來：『去，去，快點上樓，不然我就——』話沒有說完，就把紙搶了去。

我知道行頭既已失掉，猴子沒有傢伙好耍，就是懇求也是無用；況且新聞也未始不願聽聽，以廣見聞，便慨然允諾。K自然很歡喜。我正要大踏步的上樓，K說：『輕些！』也就放輕了脚步，小偷一般的上了樓梯：K也跟了上來。剛剛走得一半，便聽到一個憤鬱而又哀婉的嘆聲，曳着很沈着而有很長的尾音，好似一隻雞被黃鼠狼拖去發出的哀號聲一般：『唉！……天哪！……天哪！』這『天哪』兩字好似有幾百斤

的氣力，都貫注在這上面，說出來特別響，而又頓得極快。我幾乎要笑了出來，K扯了扯我的衣角，我纔忍住了笑，又走上了幾步。做小偷總是有點心虛的，雖然偷的不過是話。走到離最高一級還有三四級時，再也不想上去一步，立在那裏便不動了。其實那裏地勢很好，可以露出個頭來，又可以縮進去，非常方便。我看見W穿了一身舊衣服，擡起白而發光的頭仰望着天花板，右手摸着他那幾根稀疏而錯落有致的鬍子，嘴張着，吐出一口白氣。嘆息了幾聲，又低下頭去，失神一般的在總編輯室裏踱來踱去。過不久，又喊了幾聲『天哪』，又摸了幾摸鬍子，好似一切問題都待這鬍子來解決一般。他那本來有縐紋的臉格外纒得像紙團子一般，眼睛深陷了進去，似乎幾晚沒有睡覺；面龐瘦得露出了骨頭，罩在灰色的空氣裏。我想到他近來新受的一種刺激，拿來和這時的情形一比，自然而然的就要發笑，誰知K被

我擋住了樓梯口，又不能再上來一步，又不願退後幾步，竟着急起來，將我身子一聳，就聳到最高的一級。這是一定的，笑聲發出來了，我們沒來由的笑得幾乎彎了腰。W瞥見了我們，便向我們打招呼，暫時停止他的摸鬚運動：『坐，請坐！』

『不客氣，都是自己人。』我們隨便坐了下來，竭力的壓住笑，做出像煞有介事的正經面孔。誰知屁股還沒有帖得熱，他又耍我們到他自己房裏去：『這裏不好談，還是我那裏罷！』我向K眨了眨眼，知道又有什麼有趣的事要告訴我們了，他也迅速的微笑了一下，登時又收了回去；像這般閃電似的微笑，W是看不出來的。我們隨着他進了她的房。他連忙端來兩把椅子，倒了三杯茶，自己坐在牀沿上。他的房只要一瞥便知道是個醫生的住處，玻璃櫥裏大大小小的玻璃瓶，顯出紅，黃，藍，白，黑，『一切的一，一的一切』的顏色，是一些

完全在我們經驗以外的藥水，藥粉等等。藥氣瀰漫了滿屋，雖然窗子還是開着的，他因為和我們S報館總編輯L相熟，所以便借住在這裏，這間房便當了診病室，也就是他的臥室。

他身子靠近我一點，很誠懇的說：『唉，C呵，人真是不可料呀！你看M以前不是和我很有意思麼？誰知——』

『他還不知道你這回事呢！』K帶着似乎嘲笑，而又很想重聽他說那個故事的神情說。

『知是知道一點的，不過不很清楚。』

『呵，他還不知道呵！我真糊塗！』很快的伸手在他快白了的頭髮上打了一下，轉過來仍向我說：『C，你願意聽我的故事麼？』

我點了點頭。

『事情是這樣的。你們都知道，總編輯L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

有一個妹妹M——』

『好大？』

『二十四五歲。——有一天L將他的妹妹介紹給我，說是伊害了病，要我替伊加意的診治。我因為L和我是老朋友，自然沒有不盡心的，當時便答應了。我要伊一天來看一次，取一次藥。果然，第二天伊又來，第三天伊又來，誰知很奇怪的，我便陷到愛情裏面去了。』他低低的說這一句，張開了嘴，展長了面孔，眼睛睜着，手在空氣上做了一個按風琴的架勢。又握着我的手，笑着說：『O伊真好呀！』說到這句話，他的眼睛向前瞅着，下顎突然的縮了一部分進去。同時顯也有點鼓了起來，閉不住口，作出種得意的啞笑；彷彿像彌勒佛似的。很快的又復回原狀。

他每說幾句，我就應一聲，幫助他講話的節奏，催他這可愛而奇

怪的樂曲前進。

『伊的心我早就明白了！』於是眼睛又睜起，嘴又張開，下顎又縮了進去，腮又鼓了出來。更進一步的他自己還輕輕的拍了一下掌。『C，你以爲如何？有一天伊到我這裏來拿藥，我雖然愛伊，總不能讓伊瞧不起，所以擺出紳士的態度，替伊細心的配好了藥給伊，什麼也不說，其實，我的心早已飄飄的了，我細察伊也是有點迷惑，拿了藥瓶，含羞的低了頭，說了聲「謝謝」』說時把身子一扭，裝腔做勢的賣了十二分力氣學當時那嬌滴滴的一聲。但無論如何，老頭子學少女總有些異樣的別致，我們聽了，不禁哈哈大笑起來。他又回復了莊嚴的狀態，『不要笑。是不是？有意思罷？伊捨不得走，下了樓梯。走到報館門口，還立住了腳，回頭望了一望。那番脈脈含情的樣子，真令人消魂哪！』

『又安知不是你自己白日見鬼？』

『那裏！那裏！』老頭子連忙辯解着說。很快的紅漲着臉，頗有點不高興了。『還有呢。緊接着我便寫了一封信給伊，信上無非是些很平淡的話。我勸伊要靜心養病，不要多思慮，這是醫生應有的話，我於是冠冕堂皇的寄了出去。』

『爲什麼不當面說？何況你們又是每天見面的。』

『你真傻！』說時手指着我，似笑非笑的，下顎又凹了進去。復又很快的回了原狀。『這不是一個機會麼？隔了一天伊來了回信。這封信寫得很謙虛，字也極秀麗，就是文也不錯。伊說承我不棄，這樣看得伊起。伊又說，伊的學問淺薄，求我指教。我便要伊知道點醫學常識，又寫了封信給伊。像這樣通了三四次信，後來伊忽向我提及伊近來感到煩悶，雖是我要伊靜養，也難醫伊的心病。你想想——等我

說完你再說！」W看我嘴動了幾動，又要說話，連忙向我搖手。

『你說，你說！』

『女孩子家有什麼心病，不是那件事還有什麼？爲什麼伊早不煩悶，遲不煩悶，偏偏在這時煩悶，而又特別要向我聲說？又爲什麼伊的心病害得不早不遲，恰恰在遇見我以後？伊所謂煩悶呀，心病呀，我看——哈哈，我不說了，想你們早已很明白的了。』說時搖頭擺尾，連用兩句問話，尤其顯出一唱三嘆的神氣。『這實是很有可揣摩的地方呢！伊這封信勾起我一肚子牢騷，我在夜裏預備寫一封長信，將我一生的事告訴伊；好在報館裏的電燈是點通夜的，倒也方便。獨自斟了一壺酒，很痛快的喝着，提起筆來愈寫愈有精神。我告訴伊，我以前在T埠一個著名的N校裏當過全校的校醫；又告訴伊我在W省紅十字會裏做過醫士，在戰場上救了許多可憐的傷兵；我又告訴伊從前我

是那樣的受人崇拜，受人尊敬；報紙上許多被我治愈病症的人鳴謝，替我諛揚，我將那些廣告很細心的搜集攆來，足足黏了一大厚冊；那時巴結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到了現在，我却伏在這樣一角小樓上，寄食在你們報館裏。於是，向來崇拜我的人不崇拜我了，向來尊敬我的人也不尊敬我了；連鬼也不來找我。人倒了霉，還有什麼話說？唉！』說到這裏，他「不禁感慨係之」，老而衰弱的眼眸發光，滴了幾點老淚，用袖子拭着。他們兩個頑皮的孩子到這時也自然而然的陪着他長聲的嘆息了幾下，將以前一番高興的，好奇的念頭不知拋到那裏去了。

這時陰霾的天忽然透出一線陽光，射到我們三個生的悶脫的人的灰色臉上。老頭子更加興奮了，站了起來，大聲的喊：『世界盡是污濁！世界，污濁！污濁！世界！（聲音忽然又低下來）我向伊說，我們

最好脫離這污濁的世界，一同到深山野外去過那寂寞却又清靜的日子，也勝似在這裏看這些牛鬼蛇神，活活的受罪。我又說，我們可以同居，過這一生——我的意思實在是想和伊……」

『後來怎樣？』我們都急切的問。大約K所得到的W君戀愛史的常識也就止於此了。

『沒有怎樣，我急等伊的回信。一天也不來，兩天也不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消息。我問伊哥哥L，他總是笑而不答。前兩天，我老實不客氣的向L說了。我說，你如不答應我這件事，我們的交情便一刀兩斷，那時我狂了，狂得像獅子一樣，我不曉得什麼叫理性了！他却見慣不驚般緩緩的向我說，伊雖是他的妹妹，他也不能作主，須得回去和伊商量，總之當竭力代為鼓吹。現在伊有好幾天不來看病了。我屢次問L 伊為什麼不來，他說大約伊的病已經痊癒，用不着來了。

又問我的事怎樣，有無成功的希望，他却含含糊糊說了幾句若即若離的話來搪塞了一陣。你們看，這急不急死人？唉，天哪！」

他以爲和我們談話，可以從我們青年的心裏得些安慰。誰知談到深處，勾起一番抑鬱情緒，不禁又回復原狀，眼睛朝上翻，發光的仰望着天花板，像在那裏禱告。他的心這時怎樣的痛苦呵！

有一天晚上離那天W和我聽悲劇的時候又過去四五天，W和我閒着沒事做。於是在門口小擔子上買了十幾個銅元的牛肉，又在對門餅鋪子裏買了幾個銅元的大餅，捧滿了兩手。回家以後，我們一邊吃着，一邊談着。忽然門房一推，輕易不肯下樓的W老先生忽然降臨我們這小小的副刊編輯室。W嘴裏一邊吃着大餅，一邊說：「請坐，吃牛肉吧！」

「請，請！不客氣！」W將手一讓。這幾乎成了一套把戲，似乎

大家都非這樣說不可。

不等我們找話來消磨這沈寂的時間，W便說：『伊把我給伊的那封長信退回來了，連回信也不給我。唉，我那封嘔盡心血的信呀！』他又蹣跚，又是嘆氣。

『呀，你說什麼？』

『呵，——我還忘記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寫那封長信給伊的時候，還附了一本聖經，現在伊連我那寶貴的聖經也退還給我了。』說時他又把臉展長起來，顯出驚愕的樣子，從懷裏慢慢的抽出一本破爛的新約全書。又把那本新約全書像母親哄小孩似的兩手帖在懷裏，顯出百般愛惜的神情，眼睛失神般的望着樓板，大聲喊着：『天哪，這本聖經！這本聖經呀，是從槍林彈雨中保留下來的呀！我隨身攜帶到戰場上去救傷兵的呀！這是我的大紀念，這是我的血！唉，唉，伊竟連

聖經也退還給我了！」聲音漸漸微弱下來，但仍使我們依稀聽得：「唉，唉，連聖經也退還給我了！」

我們感到他的末日到了，這一次是他死刑的宣佈，是他生命裏的大打擊。我們在那時也都是歌唱着尋求戀愛者的人，自然對於他也感覺到一種同情心的悵惘，雖然他和伊戀愛在生理上是不合宜的，一個是梨花一般白髮的老人，一個是海棠一般紅豔的少女，立時那厭倦和煩悶的空氣佈滿在編輯室裏，那滿是灰塵的電燈也越顯得晦暗了！

他撫摸着他自己的心，恐怕心碎，肩蹙着，縐紋上又加了幾重縐紋，哭喪着臉對我們說：「K呵，C呵，我的心好痛嘯，我的心好痛嘯！」

我們不知怎樣安慰他纔好，靜默了一會。他的氣似乎稍稍舒緩了，他又若疑若信般的問我們說：「是真的麼？伊是不愛我麼？我想

未必吧？伊怕有別的意思吧？也許是伊怕人家說閒話，所以纔退回信物，以掩飾人家的耳目吧？」停了一會又轉了意思：『或者是伊故意作一次試探，看我能不能再去求伊吧？——也許是呢！』但無論如何，總覺解答得不十分完滿。所以，老頭子終於「悲哀」了！他「傷心傷意的」悲哀了！唉，天哪！伊不愛我！唉，天哪！』

過了一會，他又問我們：『我這一生，將怎樣的度過呵？』

不待我們解答，他又捏着拳頭，咬牙切齒的說：『可恨！』蹙了一蹙脚，又添了一聲；『可恨！天下豈無好女子，難道只有伊一個麼？哼，你那迷惑人的女子！你那害人的！』

在熱的激怒以後，驟然的又冷了下來，溫和的說：『倘若伊能再愛我呵！』

他這時的心情頃刻萬變，如浪潮起落。手足無措，神經恍惚。他

伏在桌上哭了：『唉，天哪！伊真的不愛我麼？唉，天哪！』

一九二五，三，一七。

人

間

紅腫的手

朋友們呵！我要告訴你們一件故事，這是我到現在都不能忘記的。每逢月明如水，涎着臉兒從窗扉窺看，同時舊的思想和迴憶來拜訪我的時候，我便彷彿看見了我所不忍看的那可憐的紅腫的手了。我愈是不想看，那雙手便愈加顯明的呈在我的眼前。他們很黝黑，好像是從炭堆裏掘出來的。平常人的手都是很平坦的，但他們却浮腫得好似兩座小墳墓。平常人的手都很豐滿，但他們卻是處處開裂，紅色間着一條條的紫痕，血肉模糊，瘡斑相間，幾乎沒有一塊整皮膚。那樣的可怖，使我不敢開眼！他們只是微弱無力的在我的眼前搖晃。我愈想愈可憐，緊緊的閉着兩眼，不去看他們；伏在枕上，幾乎要哭出聲

來。心裏面非常非常的難過，有無數的憐憫的箭射中我的心坎，使我幾致不能安眠。這雙手的主人，我雖是心裏沈痛，也不能不告訴諸君明白，便是我至親至愛的小友，我家以前的小僕人，小全；而他的手所以凍裂，由於冬天的天氣嚴寒，操勞過度；其實說來，我常常使起我當少爺的性子來，喚他出去買東西，我實在不能辭其咎呵！我真對不住他，我恨不能再見着他，戴金色輝煌的冠冕在他的頭上，稱他是我們的王！我又恨不得能夠，倘上天見憐這個，見着他，和他很溫和的握手，喊他一聲小弟弟，庶幾可以贖我的罪愆於萬一呢！上天呵，茫茫天海，我從那里去找尋他去？我又怎能有這個幸福在他面前表示懺悔，使我的心平平安安的渡過生命之海，而不受驚擾呵？應該的，應該的，我不配再見他，我沒有顏面再見他。紅腫的手應該在我的眼前晃動，還應該晃動得更猛烈些，更兇些。可怖而可憐的現象呵！我

可憐的小友小全的紅腫的手呵！

我現在要竭力的抑止我的悲痛，敘述他的事，來紀念他，略為減少我一些痛苦！

這是七八年前的事了。他的母親姓苗，在我家做傭工，我們都喚伊苗媽。伊是一個極和善的婦人，伊年紀有三十多歲，做事很勤敏，從沒有發過怨言。伊出來做傭工，聽說是和婆婆嘔氣出來的。伊因為放心不下伊的小孩小全，所以把他帶在身邊，一同在我家做事。伊的工錢是八百文，後來添到一千文。可憐，這一點錢夠什麼用的？他呢，在我家吃飯，可以說是專替我做事，跑跑街，掃掃屋子，做些他所能夠做的事。在他們看來，覺得我們真好，非常感激，爲了肯讓小全在我家住。小全是個很有忍耐性的少年，很沈着的，無論我怎樣打他罵他，他都不說一句話。

起初小全還沒有來的時候，苗媽便對我說：『少爺，我家孩子小全，要在你家吃飯，你願意嗎？』

我很急切的問：『他多大？』

伊說：『他今年十三歲，和你的年紀差不多。』

我微笑着，弄着手指說：『比我小一歲，好極了。我現在正寂寞得很，我正沒有做伴的呢？他認得字嗎？我教他讀書好嗎？』那時我的臉上，現出很得意的有學問的樣子，彷彿將要當老師了。

伊低聲柔和的說：『只要少爺肯耐心去教我那不成器的孩子，我真感激得了不得。』

小全來的時候，我果然和他很要好，當時要他陪着我玩，雖然他不敢和我玩。過年的時候，我要他幫着我紮彩燈，做萬國旗，掛在房裏。還用五彩紙包起落花生來，好似包香蕉糖一樣，也分給他吃了一

些。打鑼鼓的時候，也讓他算作一員，或是拿鼓，或是拿號。他不會玩，我便笑他，覺得他很有趣。他也歡歡喜喜的和我在一處，面上時常含着笑容，也許這就是他唯一的歡喜的時候了。

但是，後來，這後來呵，我仍是和他在一處玩，他玩得不好或是不高興的時候，便要打他罵他，甚至於踢他一脚，雖說我是小孩，不懂得什麼，難道小孩的罪愆就該被饒恕麼？

有一天我要小全做一種遊戲，他不願意做，我一定要他做。後來兩邊堅持不下。我便氣狠狠的跑到他母親面前去說，那時他母親正在洗衣服，用力的將衣服在洗衣的板上擦洗：

『小全他不肯和我玩。』

『他不肯和你玩，你只管打他罵他。』伊一口氣很促的將這句話說完，又喘了一口氣，嘆息一聲，但又不得不裝出快樂的樣子來。我

當時不覺得這句話含着什麼重大的意義，現在想起來，伊說這句話真是不容易，那有自己親生的兒子，願意一個不相干的人打他的？這也只是依在人家的籬下，不能不忍氣吞聲罷了。

我又惡意的緊逼一句話：『你真肯讓我打他罵他麼？』

『有什麼不肯？少爺打他罵他是好意。我不但願意少爺打他罵他，還願意少爺多多的時常的管教管教他呢！』說時頭兒垂下，兩目只是轉着晶瑩的淚，縹着眉兒，幾乎淚珠兒要衝出眼珠，滴到照澈人間苦惱的洗衣水裏。我任是怎樣再要伊說，伊也不多說什麼了。

我得了伊這句話。凱旋也似的回來。因為歡喜過度，忘了再和小全交涉，他總算是便宜了這一次。

又有一次，苗媽在廚房裏切白菜。白菜一絲絲的切得很碎，放在案板上，伊總是很有規律有音韻的一刀一刀的嗒嗒的切。小全也在廚

房裏，坐在小板檯上，呆呆的看着火。那時快要用午飯了。他們都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預備飯，好讓我們吃個現成。我也在那里。我一定耍擱着小全放下柴火和我去玩。小全說：『我不能去，因為我現在有事。』

『你有什麼事？』

『你看我現在不是在生火麼？』

『不用生火了。你陪我去玩玩罷！』

『不能去玩，太太要說了。』

這時我捺不住性子，不覺的生了氣。我便大聲說：『一定要你陪我玩，』說時眼睛睜得很圓很大的望着他，兩手將小袖子也撈了起來，似乎要動武了。

嚇得小全變了色，但即時又還了原。他幾乎要哭出來，但他卻竭

方的忍着，裝作英雄的樣子，發出他那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抵抗的聲音很沈着的說：『我不去玩。』

苗媽在旁邊看着事情漸漸不對，伊便很摯愛而又含着無限的冤抑的樣子向小全很慘的說：『全兒，少爺要你去玩，你就去罷！我替你生火。白菜我可以等一會切的。』

小全很簡單而固執的答道：『不，我不。』

我又很凶惡的說：『不麼？一定要你去玩。』說時走過來拉他的身子。他兩隻手只是抱着凳子不肯放，好似那荷蘭的童子救堤一樣，握得非常的緊，臉上又現出忍耐的神氣，悶悶的只是一句話也不說，身子一動也不動。我又用力想使他的手離開凳子，剛扳上來一點點，他又趁着機會放下去，仍是緊緊的握着板凳。我和他這樣相持了許久。終於因為我是一個少爺，他是一個僕人，我得了勝利，由他母親

竭力的勸解，他陪我玩，伊替他看着火。

又有一次，我教小全讀初等國文，不知學到第幾課，我記不清了。那一課一共有二十幾個字，我教了他十幾遍，他還不會念。於是我這小先生實在不耐煩了，又發起脾氣來。我扮出先生的樣子說：『你給我跪下。』說時聲色俱厲，裝模做樣的，連我自己都在怒氣之下，都不禁要笑起來。但又苦了小全了！他不像他母親那樣要怎麼就怎麼，非常柔順，聽着我的意思，好像馴熟的綿羊一樣；他終是一個有生之意志的青年，竭力要圖存的，自然無論多少總有些反抗。所以他反抗了：『我不跪。』後來我捉住他的耳朵要他跪下。他果然身子低了下來。我再一考查，他卻是蹲着，並沒有跪。忍心的我，這時又敲了他幾下頭。就連私塾的老師也不過我這樣的嚴厲呢！

我這樣蠻橫我母親都不知道，要知道了也是要打我的。但他們也

不敢告訴，如果一告訴，他們便更要吃我的苦了。

我不敢隱瞞諸君，關於小全和我的工作，像上面所說的，不知還有多少，不過我腦力薄弱，又兼事情已經相隔七八年，所以印象漸漸的模糊，所可記得的只是這一點，但現在這一點遺痕卻是一天深似一天，使我心中非常難過。就是上面這一點，我竟能很殘酷的很閒在的，用筆慢慢的寫出來，真也太忍心了！但不寫確乎又很難過，還是寫的好。最使我不能忘懷的便是大雪紛飛的天氣我還要他上街買東西給我吃。我那時做少爺做慣了，那里知道他的手是紅是腫？我知道的原因，也不能不告訴諸君，但我爲了要說明這事，我竊聽的罪又犯了。怕什麼！爲了人道，爲了使人知道爲奴的可憐，我的什麼罪惡都可以表達出來的。

這事是在一個冬天。我在房裏看書。聽見客廳裏有兩個傭婦談話

的聲音，我的心便不能沈在書裏，而字跡早已搖動起來，只於是一個一個的字跡，不能連成句子，心兒早在竊聽伊們說話了。

這兩個聲音我都很熟。一個是鄰居的傭婦，一個便是苗媽。從話裏聽來，似乎小全也在那里。鄰居的傭婦帶着尖銳而清亮的聲音說：「你的福氣真好呀，有這樣大的一個孩子。」

聽熟了的柔和的苗媽的聲音說：「唉！像我們做傭工的人，說什麼福氣？只要不餓死就是好事。小全呢，可憐——」

「怎樣？」一個急切的問發出。

「可憐他的紅腫的手，你看，冬天裂得這樣。……」
彷彿那時我看見了可怕的手。

我聽到這里，大大的受了感動，實在不忍再聽下去了。好似有一線的光明，照到我的心田，使我對他發生一種同情的哀憐。第二天

小全的手拿來細看，便證實了這件事。從這天以後，小全的紅腫的手便時時不斷的總在我眼前閃爍。

後來我待小全也好了許多，不像以前那樣的苛刻蠻橫。但他第二年春天就離開了我到一個酒店去做堂倌去了。

他後，我很想念他。在一個禮拜日，我隨着苗媽去望他去，並在他所住的飯館吃飯。他只是不來見我，還是他母親強拉了他來的。他也不喊我少爺了，對我漠漠然的說幾句話就走了，本來我的權力也達不到他的身上了。應該的，他應該這樣的待我。愛他的只有他的母親。你看他見他母親時把我撇在一邊，兩眼誠懇的望着伊的母親，說了許多愉快的話，對他的母親是怎樣的親愛呵！他以前怕我，只爲了在我家吃飯；現在他憑什麼還要怕我？憑什麼還要喊我少爺？憑什麼還要來見我？他現在好得多了，臉也比以前豐潤些了，聲帶也清脆得

多了！雖是脫離了一層壓迫，又受一層壓迫，但我想，總比我這野蠻的小孩無理的壓迫要好得多呢！

現在那一雙紅腫的手又現在我的眼前了，似乎在戟指，顫威威的指着我的心之痛苦處。他們好似在那里說話，確實，紅腫的手在那里說話：『你這壓迫人的人！我們爲了你受了這樣多的痛苦，腫得像墳墓，黑得像炭堆，紅色間着紫痕，血肉模糊，瘡斑相間。你真忍心呵！你真忍心呵！』

一九二二，一〇，八

槍聲

從校外的原野裏散步回到樓上一間房裏來，想起方纔徘徊難捨的潺潺的流水，溫暖的微風，叢生的花草，散堆的石頭，心裏清明了許多，便翻開課本，獨自在電燈光下預備明天的功課。雖然這樣的生活要使人感到異常的寂寞，但習久了也就不覺得怎樣，依舊是窗外的四圍沈寂無聲，似太空停止了流動，又似室內和外面完全隔絕得如兩個世界一樣，靜悄悄的我只注神在功課上，我的境域只有書和我自己，我的耳朵也罩上了一層厚膜。忽然間遙遠的『砰！』的一聲，把我從小境域裏拖了出來，刺破了我耳朵的隔絕之膜，頓時空氣流動起來，室內和外面的世界立刻有了溝通。我的境域擴大了，被突如其來而不

知所以的聲音擴大了！彷彿以前流連在溪石之間，樂而忘返，忽然被攝到名山大川去流覽，頓時憶到窗外的樹呀，月呀，屋宇呀，和平日所見到而在腦中留過映像的一切。在這時我也只於是心神被這闖入者的聲音略略的擾亂了而已，也許一瞬間我仍要跑回小境域去。但是，我却不能達到這樣的希望，繼續着又是『砰，砰！』的兩聲，緊接着又是『噼！叭，』的炸彈聲，雖也可以疑惑到中秋放鞭炮上去，但這時剛剛脫了烈日的薰炙，離中秋還有十幾天，便不得不使我想到兵士放的槍聲上去了。很快的我想到夕陽將落時宿舍門前的景象和晚飯時的談話：

一羣學生擁擠着站在門前，好像在看一件新奇的事。我正要到校裏去，將講義交給石印處去印刷，但當擠到學生前邊時，却也止了脚步。原來是一小隊兵的經過。兵們穿着灰色的軍服，許多都是破爛襤

襖，補綴不全的。一個個赤足縛着草鞋，荷着斗笠在背後。有的腰間掛着水壺，小刀，手巾等等零碎的東西。有些兵是規規矩矩的荷着槍一步一步的走，大多數却是隨隨便便，倒拖橫放的拿着槍，不經意的慢步走着，顯出極其疲乏的樣子。兵們的臉被太陽曬得很黑，若不是荷着槍，也分辨不出是苦力還是兵了。隔這樣十幾個兵，便有一個拿着黃色小方旗的；一排排的都走了過去，又過了幾輛拉着傷兵的人力車，直到最末。他們走完時，我也沿着菜圃，到了學校，並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晚飯的時候便聽見T說：『退了了的兵現在又要進城了。安靜了一時的C縣恐又要擾亂，我們這個學校也要受些驚嚇呢！』

我們在早晨都聽說各機關忙着歡迎新勝軍，以爲那有這樣頃刻萬變的事，都將信將疑，仍自吃飯，甚至於可以說沒有一些兒相信。

但假設的話却不妨接着說下去。H說：『這裏的報紙真像草紙一樣，分文不值！這兩天稱敗軍爲賊，敗軍如果轉敗爲勝，又要稱之爲義軍了。倘若果真退兵重復將城奪回，你看明天的報上怕不又換了一個論調。

W慨嘆着很沈着的說：『也難怪得。處在這樣亂世之下，又有什麼法子想？只好隨聲附和，還能苟且生存。其實他們那一個又值得我們的愛戴，那一個我們又和他有什麼關係。……』

L話還沒有說完，Y便接着說：『他們是你爭我奪，爲了自己，何嘗想到我們小百姓？』

『可不是？你們誰來都好，只要你們不鬧，我們安居，便是萬分感激！』齋務主任C這樣的說。

S沒有說話，這時也插進去說：『我還沒有聽見過槍聲，倒要聽

聽。……』

我接着說：『倒要聽聽，也是一種新趣味。』

『對了，』S咽下飯去笑着回答。

吃完飯，各教員照常很興致的各歸自己的房間去做他們的工作，我也穿過黑的飯廳，出了小門，逕直上了樓，開始預備我的功課，早將這不久要來的恐怖忘得乾乾淨淨。

但這時回想到這樣的情景，我的心便決斷的告訴我說：『這砰砰的響，確是槍聲無疑了！』繼續着又連聽見槍聲，聲音却由遠而近，比以前清晰。

『這時我明白有了什麼變動，但心裏却仍笑着，心裏說：『這應該要做着恐怖的字樣的，』很有趣的摹仿着恐怖將百葉窗關了起來，又關上了玻璃窗，當作一種極無聊而隨例舉行的可笑舉動，假設着

是預防槍彈的飛來。我又很遐逸而自然的想着：『他們一定有了恐慌，至少也要跑出來探聽這是什麼事了，何不下去看看？』槍聲在這時稍停了一會沒有被聽見。

我慢慢的若無其事的一步一步走下樓梯。走了一半，看見樓梯下S和Y在那里談話。

『S先生，這回你如願以償了！這回你聽見槍聲了！』
S纔着眉頭，但却笑着說：『這槍聲却有些不好聽！』

我說：『我也是破題兒第一遭聽見槍聲呢！』說着下了樓。只聽得足步的雜沓，沈靜的空間越發激動了不安的樣子。這時我的心也逐漸有些兒跳動了。忽然看見幾個學生在門旁伸出頭來，恰巧很清楚的又是幾下槍聲，嚇得他們把頭一縮，如麻雀一般的飛散在飯廳裏，一個個都藏匿起來，有躲在牆角的，有蹲下的，有躺着的，那樣的敏捷

迅速，比遵守體操教員喊臥倒的口令做動作時還要快。黑黢黢的飯廳裏，梁上懸着一盞半明不暗的燈，越發增加人的恐怖。我也好似受了催眠術一般，不知不覺的也隨着他們學生蹲了下來，早已消失了遑逸自然的態度，再也沒有摹仿的興趣，也不以爲這是可笑的舉動，雖然現在想起來，仍不免要誇口，說是以前我自己未免太擔虛驚。忙亂沒看清楚，略定一定神方看見S也躲在那裏，我打了招呼。他說：『哎呀，真討厭！』他也不說要聽槍聲的話了。

『要是整夜都這樣鬧，真連睡都睡不成了。』他又繼續着說。

『Y呢？』

『我不知道，大概他進去躲了罷？你那樓上很危險，比不得我們的平地。』

『可不是？』這樣一說，我又有些不敢上樓了。

這時槍聲仍是時時的響着，很清亮的號筒聲又嘟嘟的吹起來！彷彿我看見馬的奔馳，兵的跑步了。

槍聲又稍停了一會沒有被聽見。S回到他的房間裏去，我也隨着走。到了教員的宿舍一看，許多學生都在那裏，交頭接耳，互相問答，吵吵嚷嚷。Y也在那裏。他們的心理，好像教員能保護他們一樣。其實除了齋務C，教員L、H年紀稍長，又是本省人外，S，Y，和我都是外省人，久住在向少戰事的京津一帶，沒有經歷過槍聲的小先生也是一樣的害怕呢！他們很害怕，小的學生年紀只有十三四歲的，只是抱着大的學生，面色灰白，手足無措，說不出的恐怖。

等到又聽見槍聲時，他們又蹲了下來，躺了下來。我也枯坐在Y的房間的凳子上。自然而然的想到徐玉諾的在搖籃裏幾篇小說中所說的戰禍。霎時間，燒，殺，劫，掠，一切慘苦悽惻的現象都現在眼前。

我愈加害怕，心的跳動也加增了速度。

我很懊悔此次不該來，嘆息着說：『從外省跑來送死，那才不值得呢！』

Y說：『你怎麼說起這樣的話來？』我也自知說得過分，便不言語，雜亂的人聲裏便彷彿兵們已經闖了進來滋擾一樣。心又不住的跳動。雖然也發出笑聲，自己終覺到笑得十二分的不自然，且帶了許多恐怖的分。這時從窗外望去，夜統治了一切，黑沈沈的一些兒光也沒有，似乎是和槍聲表同情，猶笑着來和我們爲難呢！

槍聲又沒有了。隔了許久仍沒有聽見。齋務主任C跑來維持秩序。讓學生不要驚恐，並且解釋說：『這是退軍來奪城，怕城裏有敵人；所以向着天空放槍示威，也是自己好作個準備的，沒有什麼，打也打不到我們這裏來。我們有什麼可以勞他們光臨的呢！』說時把兩

手的手面向上，伸開臂一比，以示一無所有的樣子。又將左手一揮說：『你們靜心讀書去罷！』學生們心略安定，便都聽話回到自修室。

○還買了許多點心請我們喝茶，大家說說笑笑，又把方才槍聲的事忘了大半，各自去睡；我的心的跳動漸平，也大着膽子上了樓。放寬了心，朦朦朧朧很甜蜜的一夜直睡到天亮。

第二天早晨醒來，槍聲還留在腦裏。向四圍一看，書籍如故，桌椅如故，箱篋如故，一切都是舊觀，知道夜間無有變動。窗外的朝鳥啾啾的叫着，仍如每天早晨所聽得的。忽然又聽見『砰，砰！』的兩聲，嚇了我一跳。我想：『怎麼槍聲還在響呀？難道昨夜開了仗，現在還在戰鬪麼？』仔細一聽，原來是飯廳裏廚夫擺長條凳子，弄得砰砰的響，快要吃早飯了。

翻閱報紙看時，果然又稱退而復來的兵爲義軍了！從報上知道兩

軍並未交戰，以前的勝軍早已聞風退出。

一個同事問我：『你昨晚受了驚嚇沒有？怕不怕？』

我囁囁着說：『沒有經歷過，多少總有點怕的。你呢？』

『我麼，不怕得。經歷的總也有百十來次了。○縣向來不靖，你奪過來，他奪過去，來回倒換着玩，只是多使小百姓受些損失，並算不了什麼！』說完嘆息了一聲走開。

同每天一樣，飯後又出校外的原野散步。一切的花草都是依舊，河水仍是潺潺的流着，秋草仍是叢生着，草地上仍是散堆着石頭。我站在一塊稍高的石上瞻望原野的風光景色，和風雖也拂拂的吹來，景色雖沒有減去他迷人的魔力，但我總覺得一切都帶着血腥，心中也不似平日那樣澄澈，拂也拂不去的如輕雲般的飄浮着昨夜槍聲的恐怖！

一九二三，九，一四。

嬌嬌的兒子

『乖乖呵，你的哥哥在那裏呢！』我的嬌嬌突然這樣的說。

那時我正憑窗臨眺馬路上來往的車馬和人影，聽了嬌嬌的話不覺驚奇了。我想，嬌母是沒有兒子的，怎麼現在說出這樣的話來了呢。很迅速而自然的，同時我就想起我嬌嬌的命運。伊是我遠房的嬌嬌，一個不幸的婦人。伊的性情極溫和。雖然自從做了婦人以後，沒有得到一些兒快樂；伊總是顯出一個愉悅而有希望的臉在我面前。伊的丈夫在煤礦公司做會計，每月的收入只有三十元，所以他們兩夫婦便不能不節省費用，只租了兩樓一底，三間小房——樓上的兩間，裏面的一間當作臥房，外面的就當作客堂；樓下的一間是傭婦的住室，同時

又是他們的小廚房——他們要穿衣，吃飯，出房租，這一點點的收入當然是不夠的。幸而伊會刺繡，時常做些東西託人拿出去賣，賣得的錢都拿來貼補家用。是的，伊的刺繡是極精緻的。伊的房裏掛了四條屏，繡着花鳥，栩栩如生，那翎毛的翻撲，花枝的搖曳，顏色的勻稱，使我幾乎絕叫起來。伊可憐伊丈夫的勤苦，想爲他分一些兒勞力，伊便晝夜的做法計。此外伊還會踏縫衣機，這也是伊能够得錢的路子。伊和伊的丈夫感情極其融洽，雖是家境不好，在他們看來，並不能够使他們痛苦，或是將他們的愉快減少。不過，伊是沒有兒子的，這應當是怎樣的寂寞！每當那太陽很興致地升起的時候，便是伊極無聊賴的時候。伊這時推開窗戶，遠遠的望着伊丈夫的後影在大路上漸漸的縮小，以至於不見，伊纔將窗戶關起。伊的丈夫到公司辦公去了，只剩伊孤單單的一個。兩間小的房屋現在也似乎嫌他們太大。

伊便做着活計，做好飯等他晚間回來。差不多每天都是度的這樣單調的生活。伊看見伊的鄰居的小孩，每每羨慕得了不得。當鄰婦抱着小孩到伊家來玩的時候，伊總要從鄰婦的手裏接過小孩來撫摸一番。小孩的玫瑰紅的兩頰，圓圓的臉，肥白而嫩弱的小手，天真的憨笑，不寧的跳動，一舉一動，無一不引起伊的愉悅。使伊的心絃緊張的急奏着母親的愛之曲。不過，這僅僅是最短時間自己哄瞞自己的幻夢，伊實在說來，是沒有兒子的，這又應當是怎樣的寂寞，在這幻夢醒了之後。

我忙回過頭來，只見我的姑姑望着我笑，伊也望着我笑。這時我陷在迷離惆恍的境地裏了。

『你們明白的告訴我吧，我是誰的哥哥呀？』

『傻子，你看二嬸的桌上不是你的小弟弟麼？』我的姑姑又笑

了。伊是我的小姑姑，只比我大一歲。我兒時和伊時常打罵，那時是
不知什麼長幼的。現在我們都是十八九歲的人了，伊已成了大人，但
我仍是脫不去孩子氣，不懂事故，所以我有傻子的稱號。

我跟着姑姑的視線一看，桌上放着一個小篋籠，籠上有一個極可
愛的泥兒，雪白的臉，微微的向着我笑，穿的是一身極華麗的衣服。
二嬸這時正在縫一樣東西，見我望着泥兒，便滿身歡悅而得意的問
我：『呵！你還不知道麼？我早該告訴你了。』

『是的，我到二嬸家裏來的次數沒有我姑姑來的次數多，今天我
還是抽出工夫和姑姑回來拜望嬸嬸的，所以不能知道。』

這是此地——天津——的一種風俗。凡沒有兒子的可以從天后宮
取一個泥人回家來養，以作先兆，將來便可真的生子。『姑姑說着，
又跑到桌前，撫弄着高僅數寸的泥兒對我說：『你看，你的弟弟多麼

可愛呵！」

「對了，他真可愛得很。昨晚他託夢給我，說是他穿的衣太冷，要媽媽做衣服。我今天正在這裏趕着做呢！」伊拿着針線確定的說，好似真有這回事一樣，在臉上更顯出母性的愛。我這時纔明白伊所說的乖乖就是那沒有靈魂的泥偶，而伊所做的東西就是泥兒的衣服。這時我想反抗這種偶像信仰了，我的舌動了，口也將張了，但又不便打斷伊們的話，只好忍耐着聽伊們說，一聲兒不響。伊們談得格外有味了：

「你在夢裏看見他長高了些麼？」

「是的，長高了些呢，並且越長越可愛了。」

「我得空的時候，一定要做一頂小帽子送給我的小姪子戴。」

「不敢當得很，謝謝呀。寶寶，你聽見了麼？你姑姑要給你做花

花帽呢。』

時候到了，我可以說話了，勇士要赴戰場了！我那忍不住的話可以盡量的講了。但是，我聽伊們談得很有興致，現出莊嚴的顏色，一點也不像開玩笑的樣子，不禁心裏也起了變化。幾次三番的想笑，或是以科學的常識來解釋泥兒信仰之謬誤，但只一想到嬌嬌不幸的命運和伊的寂寞，便怎麼樣也說不出口。倘若說了出來，伊更要感到寂寞和不幸，連這點夢幻的滿足都沒有了。所以不但我不反抗，反而附和着生硬的說：

『我當哥哥的也太不像樣了，這次來也沒有帶得玩具來給我的弟弟。』

『不必，不必，你們都是小孩子，何必這樣客氣呢？』嬌嬌連忙搖手。停了一歇，嬌嬌嘆息着我姑姑說：『唉！我們倆每天都是受

金錢的緊迫，沒有一天過的是鬆活寬裕的日子。』稍停一刻，又苦笑着接着說：『幸而我的寶寶還乖，不然，我真不願沒趣的活在世上。』

從這句話我感到他偉大的力量，彷彿有一道寶光，罩在我嬌嬌的頭上，這時我看見嬌嬌微微有點喜色。漸漸的喜悅的高度和圓光同時增長。不但我不反抗伊的愚蠢，反而爲伊祝福說：『願這夢幻的圓光繫留着伊的喜悅，長久的長久的使伊這樣愉快的過伊一生！』

一九二四，一一，六。

82
697-5
(4)

定價12.60

181